□ 12
3764
298

b12
3764
298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十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補曰左傳曰圍時城也杜預曰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劉炫曰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年楚人伐鄭不言圍補曰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泰曰諸伐國而不得獨據彼又贊病鄭爲代者之罪而以此著鄭伯之罪者齊桓行霸尊崇王室紱合諸侯冀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而鄭伯辟義逃歸違叛霸者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于上討顯于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亦猶桓盟不日以明信而葵丘之日之以爲美補曰疏因前書逃歸是罪著於上也今言伐又言圍是討顯於下也文烝案注言罪著於上非卽傳所謂著

91-331

罪傳言著罪者卽申病鄭意也言伐復言圍或爲伐者之罪或爲受伐者之罪不嫌無別者下以伐鄭致變偶事致後之例亦足明之也

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伐鄭之諸侯補曰此本杜預曰小國叛而卽齊嫌救之非善故發之善救許也補曰疏曰何嫌非善而傳言之者以許是近楚大之者鄭叛中國外心事楚成蠻夷之强益華夏之弱齊桓爲伯討得其罪鄭人服從遂使世子聽命是其大也文丞案公羞以夏末行冬初至未滿二時故不月

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致何也補曰據偶事當致後大伐鄭也補曰疏曰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補曰杜預曰卽犁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邾之別封故曰小邾案莊五年公羊曰倪者何小邾婁也○撰異曰小邾婁終春秋皆然

鄭殺其大夫申侯補曰呂氏春秋謂之申侯伯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補曰疏曰此云殺無罪是罪鄭伯也案傳例失德不葬文公不書葬則亦失德也枉殺卿佐是失德之儁未知鄭伯更有失德爲當直由殺申侯不可知也文丞案文公不葬非直由殺申侯說見後卒下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寧毋某地補曰當云魯地○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案今公羊亦作甯說文宀部寧安也从宀心在皿上皿人之食飲器所以安人也万部寧願詞也从万部甯聲用部甯所願也从用寧省聲石鼓文天子永寧是訓安之字今書傳盡作万部字晉古文書大禹謨音義辯之宀部字爲會意猶安从女在宀中万部用部二字皆从其聲又同義明三字並通矣毋万部左氏作毋音義曰如字又音無公穀音義曰音無又茂反衣裳之會也補曰疏曰衣裳後歲兵車二文相近故傳因而別之

曹伯班卒○撰異曰班公羊作般案爾雅般訓還班訓賦而古書以聲同通用

公子友如齊補曰聘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曹地○撰異曰公羊款下有鄭世子華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補曰據是下士貴王命也補曰會者外爲主王人爲主是貴王命言命者王人命不得出會諸侯明有天子命者得出會也貴者經貴之亦由當時會實班上猶能尊貴王命故因而貴之以示義諸書王朝臣出會先諸侯者皆有王命皆是貴之卑者猶然餘可知也嘗論之齊晉皆以外諸侯而爲伯故自王人之微以至尹子單子劉子宰周公皆據王命爲先非周初二伯之制也周初之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其繼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皆以內諸侯爲伯蓋所謂王官伯矣齊桓晉文與鄫侯稱鄫伯相似但齊晉既謂之侯伯又謂之霸諸侯亦其異也齊晉既爲伯而朝服雖敝必周之卿士仍謂之王官伯則又沿舊而通稱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補曰朝服元冠之服十五升緇布衣而連裳說見前詩謂之緇衣逸周書大匡謂之麻衣諸侯視朝之服也天子視朝則皮弁服白鹿皮爲弁士冠禮曰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素積者謂裳素者緝也其衣蓋以縞舊說十五升白布爲之疑非緇帶者士制大夫以上皮弁服皆素帶諸侯視朝朝服朔視朝皮弁服天子視朝皮弁服朔視朝元冕凡在朝君臣同服論語吉月必朝服弁冕雖舊必加於而朝謂皮弁服也與其下文朝服立阼異文朝服立阼異文朝服弁冕雖舊必加於首補曰左傳景王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也冕與弁與冠散文渾言之皆通周室雖衰必先諸侯補曰無問會者尊卑也六句申上意兵車之會也

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向謂五年逃首戴之盟齊桓爲盟故乞得與之不錄使者使若鄭伯自來所以抑一人之惡也兵車之會于此乃震服懼不得申衆人之善補曰戴祖啟曰向也逃則今也乞矣文烝案經因其乞而乞之乞之猶上云逃之皆謂春秋之文也向乞者或作鄉注不錄使二句本何休下二句在上逃歸傳下何休下二句在上逃歸傳下何休云逃之皆謂春秋之文也向乞者重辭也人道貴讓故以乞爲重補曰注依定元年重請爲說彼釋求義非釋乞義求與乞雖同是重而乞又重於求疏曰文與乞師同故爲重辭得之重是盟也悔前逃歸故以重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言乞知不自來補曰何休曰處其國上注音義曰得與音豫下請與并下注而與同本或作豫孔廣

森曰與許也使請
見許盟於齊也　蓋沟之也
也挹取其血范本之孔廣森曰周官邦沟鄭衆曰沟讀如酌
酒尊中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尙書事然則
酌之之義猶言探之也鄭屬與楚不敢親來盟使其世子爲
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
至也文丞案沟訓探亦可通言使其世子則據公羊經非也
蓋者承上語辭謝湜曰爲宗廟社稷主而其始若賤者負罪
而逃其終若賤者哀告而
乞著其屈辱罪其不智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禮記明堂位
曰季夏六月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
案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於是獻子始見經襄十九年卒然
則失禮非獻子所始明矣雜記之云甯所未詳補曰范依左
氏說禘爲三年大祭因喪畢始禘自後遂以三年爲節不知
喪畢或禘或祫五年而再殷祭禘實五年祭之名言大廟以
包羣廟閔二年詳之矣明堂位季夏六月鄭君以爲建巳月
毛詩傳亦言夏禘秋祫七月禘者後世變制非唯不始於獻
子亦必不始於此時是雜記之誤又禘武公在二月禘僖公

在十月是魯禘實無常期矣禘既無常史例不以失時志此
志者爲用致夫人也月者謹用致非譏禘不時也○禘有爲
時祭名者王制祭統春曰礿夏曰禘郊特牲祭義又言春禘
國語郊敬子言嘗禘蒸享皆據夏殷之禮也商頌序長發大
禘自是殷祭之禘別乎時祭故言大也禘有爲祭天地名者
祭法魯語周人禘嚳而郊稷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
天子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郊禘不過繭栗天子禘郊之事
必自射其牲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此禘乃冬至祭昊天上帝
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之禮周頌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
地亦通稱郊也喪服小記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此夏正月祭上帝於南郊之禮郎魯郊子丑
寅三月之禮郊而通稱禘也周禮注以圜丘方丘并宗廟爲
三大禘案爾雅曰禘大祭也皆蒙其名矣　用致夫人
合聲則禘故凡大祭皆蒙其名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
于大廟立之以爲夫人補曰左傳以夫人爲哀姜果爾則當
言用致哀姜凡小君既沒有謚不言夫人猶君不可舍謚直
言公也公羊以爲齊之媵女案左氏哀二十四年傳公立公
子荆之母爲夫人宗人嚚夏謂魯無此禮是知魯君當身以
妾爲妻者始於彼時非春用秋中所有黃澤言之矣　補曰重發傳者
嫌與用幣異　致者不宜致者也　補曰言致知不宜致宜致者則曰至自某
不曰致之猶立與卽位之異公羊并上句

皆同謂之用致者始立妾母爲夫人而見於廟用此禘禮以致之亦若夫人始嫁而告至又若三月廟見之禮也沈欽韓曰妾媵不助祭尊成風爲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爲此日入廟之典也文烝案左氏說以爲吉禘致新死者而此禘非值喪畢不得爲吉禘故杜預推左氏之意以爲歷三禘而行其禮紆回失實

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

補曰說見莊元年

言夫人必以其氏姓

姜去氏次於此例

立妾之辭也

補曰此專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言成風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是妾不爲夫體明矣補曰案庶子爲父後者爲所生母服緦三月謂君之庶子父卒者也若父在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既葬而除不在五服中不爲後者父在同父卒則爲其母大功九月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九月父卒爲其母齊衰三年爲後不爲後者皆同凡大夫以上他庶母皆無服喪服經注備矣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行於國也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至於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

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於士庶者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君駁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眾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文烝案如鄭所言知穀梁爲正經明有譏非也鄭論成風意謂正夫人有以罪廢妾母得成爲夫人鄭又言宣公所以得尊其母爲夫人者以姜氏歸齊不反之故又杜預釋例以爲適母薨則申其母尊孔穎達申杜曰哀姜既薨成風乃正出姜既出敬嬴乃正襄公一世無娶夫人之文故齊歸得正今案此等權宜之說皆非穀梁義唯孔說齊歸似可依用鄭援漢事乃光武非文帝也

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

鄭嗣曰君以爲夫人之禮卒葬之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也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傳終說其事補曰此有二我字蓋通下二句皆夫子之言與十九年傳我無加損同例也蘇輒謂春秋所書不爲異辭者君臣之禮胡安國以爲謹禮所

由變薛季宣以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大廟去夫人氏姓以明君之非正補曰注非也貶者謂爲不沒其實一則以外之弗書人氏姓以明君之非正補曰注非也貶者謂去夫人氏姓與文姜哀姜出姜之貶皆同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不言夫人補曰注亦非也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者謂不直言夫人之葬也於彼論之夫人之葬之者正焉者所謂春秋視人所惑立說以明之成風而言僖公成風也於紀其實也貶焉見正焉也略舉數事以證斯文我亦夫人之楚商臣禁殺而楚子蔡侯我亦楚子之蔡侯之惑則有說焉桓不可爲公而王不討疑若可也故將公之則先謹之也文姜不可爲夫人而子念母疑若可也故既夫人之而又貶之也不惑則無說焉楚商臣蔡般夫人而知其不可爲楚子不可爲蔡侯也故楚子之蔡侯之如恆文也是故我紀其實而已矣紀其實而無說我寄其意而已矣寄其意者亦所請我無加損焉而名亦未嘗不正也後世史書既非聖筆不足寄意乃競立說小失則乖凝文體大失則變亂事實自王通沈既濟孫樵以來又不第如譙周于竇孫盛之書以模擬文句爲病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補曰史記桓王子莊王佗莊王子僖王胡齊僖王子惠王閬世本名毋涼國語注或作涼左傳崩在上年閏月無日以爲至是來告趙匡以來皆疑之嘗是上冬有疾至此崩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補曰宋桓公也不葬者疏曰作御左氏作御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官周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葵丘地名補曰周公名孔葵丘杜預釋例宋地也全祖望洪亮吉據左傳云西爲此會從水經注爲晉地注自末天子之宰通于四海 宰天官冢宰兼爲三公句外皆本杜預于會盟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曰通于四海者三公論道之官無事補曰疏曰傳言通於四海者解其與盟會之事也若直爲三公論道之官則無事於會盟以兼爲冢宰通於四海爲諸侯所尊故得出會也一解通于四海者解其稱官之意與注乖文烝案一解得之於注亦不相悖孔穎達解此傳謂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通於海內故書官名是也孔又以爲傳兼解宰卿以其兼冢宰通於四海而書官渠伯糾爲宰夫咺爲宰夫咺卿之屬亦書官者因冢宰連及之也官有正有貳有考冢宰卿爲正小宰中大夫爲貳宰夫下大夫爲考其官名俱爲宰故

通得書宰其士則謂之殷而上士中士視旅下士爲尊故統於考而亦書宰不嫌無別者或名或字或爵足以別之也宋司城官屬俱來直書司城司馬亦其比也至於周公出奔晉祭公來不言所兼之卿官其餘自卿至中士皆不言官明非冢宰及其貳與考則皆略之王于虎卒左傳謂之王叔文公經不言官而國語以爲大宰似未足據也公羊謂宰周公是天子之爲政者案周初周公以大宰攝王事明宰實爲政爲政故通於四海通四海故言官此必魯史所受周禮舊法而君子因之春秋時周之爲政者不必皆大宰矣鄭君周禮注曰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何休曰宰猶治也干寶賈公彥解周禮謂取謂和之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李巡本爾雅下文又云八蠻六戎五狄與風俗通同又古書言四海或爲四方之通稱是有二義也時蓋百官聽於冢宰王既葬而命之出會諸侯會葬先出以俟乎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不名不如子般子野禮柩在堂上宋子及定四年陳子未葬稱子某此者既出會盟與諸國君列序不得獨出名也

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補曰內書子者既葬稱子未葬稱子某此兩楹之閒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宋殷後也補曰注言殷後者解傳堂上爲兩楹閒也其實傳亦通言之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無外事者猶云喪不貳事也殯者以大斂而徙棺也依檀弓喪大記天子之殯敬塗龍輴以椁加斧椁上畢塗屋諸侯之殯用輴櫬至於上畢塗西序塗不暨於棺士之殯見衽塗上帷之敬與櫬同字凡柩既殯將葬乃啟之其未啟謂之在殯也疏曰嫌稱子合正無譏故傳責其背殯文丞案傳明經意見其無哀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丙女也

補曰疏曰不嫌非內女而云內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

女也者明內女有書卒之義補曰未適人通言內諸未嫁許嫁笄而字之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善之補曰喪髮象男子飾也服傳曰吉笄者象笄也何休曰笄者簪也所以繫持而不泄所以遠別也昏禮曰案曲禮亦與傳同又曰女子許嫁纓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也字者尊男子冠而字耶南仲說易女子貞不字直訓字爲許嫁誤易之子當從虞陸說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于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補曰閻有事故復舉諸侯雖王臣及諸侯之世子大夫在焉皆以諸侯包

之薄宋祝柯重丘皋鼬五者皆同義也左傳謂宰孔先歸傳無此意國語似與內傳同何休亦謂宰馮公不與盟似皆非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何休以爲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以爲惡邾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鄭君釋之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補曰疏曰毋雍泉以下是四敎之事而論語一匡天下鄭指陽穀者據公羊之文其實此會亦有四敎故云從陽穀已來云云也十五年盟牡丘而云不復盟者以衣裳之會不復盟彼是兵車故也文烝案陽穀大朝葵丘明禁傳本截然明白鄭必兼用公羊者凡鄭君之學主於貫通禮合往往如此劉賁對策曰葵丘之盟特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汪克寬曰首戴定天下之大本洮安天下之大勢葵丘示天下之大法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諸侯用牛大夫用豭補曰疏曰衣裳之會皆不歃血以此會極盛故獨詳其事耳洮會云汶陽之田下文加於牲上是也徐邈云陳牲而不殺埋之陳示諸侯者不殺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壹猶專也補曰讀書加于牲上者亦謂活牲非死牲讀書之如下所云曰毋雍泉專水利以障谷補曰雍遏也說文曰泉水原也管子書稱楚人攻宋鄭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雍泉亦謂此類毋忘毋訖羅訖止也謂貯粟補曰二注皆毋忘毋易樹子樹子嫡子本正儲無易本正當立之子毋以妾爲妻補曰說文妾古文妻从冄女冄古文貴字明妻者貴稱文王之妃太姒大雅稱寡妻毛傳曰適妻也孔穎達曰適妻唯一故言寡寡者特也小雅之豔妻鄭據之指豔妻魯詩作閻妻或作剡妻鄭據之正厲王后以爲敵夫曰妻鄭是也荀子曰天子無妻謂禮之正稱其通稱則謂后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女正位於內補曰此謂妻也國秦漢以後毋后爲攝主春秋之世見其端矣公羊載四敎在陽穀無末句孟子述葵丘五禁亦無末句而文九詳曰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彼以五命爲五禁此則句別爲禁也左傳不言明天子之禁而載宰孔之言以爲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既移四敎事於陽穀乃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遂以此盟書曰爲危之國語亦記宰周公語戴國策蔡澤亦言震矜國叛皆他國所錄

末俗所傳
違於經義

甲子晉侯詭諸卒 獻公也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撰異曰公羊作甲戌張洽曰甲子不應在戊辰後合從公羊作甲戌詭左氏作佹陸淳纂例唯云公羊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補曰疏曰弒書時者不正且又未成君○撰異曰殺公羊作弒案此字或作弒或作殺皆音申志反後闇弒吳子盜弒蔡侯皆同淮南子董仲舒劉向並言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段玉裁以爲當作二十六謂當弒完一也宋弒捷四也晉弒奚齊五也弒卓六也楚弒髡七也齊弒舍八也宋弒杵臼九也齊弒商人十也莒弒庶其十一也晉弒夷十二也鄭弒夷十三也陳弒平國十四也晉弒州蒲十五也齊弒光十六也衛弒剽十七也吳弒餘祭十八也蔡弒固十九也莒弒密州二十也楚弒虔二十一也許弒買二十二也薛弒比二十三也蔡弒申二十五也齊弒據例當直稱子也陳侯之弟招殺陳侯之世子偃師重舉陳此當言陳侯人不君之故繫于其君補曰言經爲國人不子之辭也疏曰徐邈云不子者謂不子愛之也非范意高樹然曰以子繫國公也以子繫君私也文烝案加之者緩辭何休所謂起先君之子孫覺曰惡奚齊而里克之罪不減此春秋所以斷疑似難言穀梁義最精 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補曰經不正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補曰行至此始專是朝大國如京師如晉如楚皆朝也月者疏以爲公以正月如某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月也猶存君之意也案孔說最爲得實正月存穀梁亦言存公不致者亦從安之之例

狄滅溫溫子奔衛 補曰蘇子國於溫溫子即蘇子寰內諸侯天子之上大夫也滅奔皆蒙月月非但施於滅子曰里克自不當安於奚齊卓之立殺之王樵曰不正既於奚齊見義則正里克之罪文烝案傳曰死君難臣道也文烝案傳曰死君難臣道

晉里克弒其君卓 補曰朱子但不可殺於卓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言也疏曰後君死重發傳者仇牧是卑者所殺此爲尊卿殺之嫌異也文烝案傳曰死君難臣道

殺及卑也荀息閑也 補曰荀息所以爲閑者公羊所謂不食其言及傳並稱閑明同義矣柳宗元非

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者欲以重耳爲君重耳夷吾兄文公 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補曰左傳國語劉向列女傳謂伐驪戎所得莊子以爲艾封人之子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補曰公羊列女傳同左傳國語謂殺申生而立其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子姜也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補曰胡何通衛士宿衛之宮宿衛之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士主守護者冢高墳謂築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補曰祠者祭之通祠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補曰福胙肉

國語曰息開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不食其言又不可爲信春秋類之孔父仇牧以激不能死者耳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補曰有許男從伐不危之故不以愛辭稱之師伐鄭未嘗用許師又不復煩諸侯也以江黃伐陳以曹伐厲以徐伐英氏齊桓用師節制如此

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累者延坐及之上明其有專殺之罪罪君不罪臣也申侯之殺已發殺無罪之例此重發之者里克弒逆嫌例有異故重明之也弒逆不可云無罪故不曰殺無罪而曰罪累上論其事則謂君上以罪延坐君上有小異要之經書其殺專以罪君其意一也 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補曰國語惠公曰子作弒皆誤說具隱四年 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補曰據有罪還以凡殺論 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

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補曰酖之正字作鴆運曰鳥也
脯以毒補曰國語曰寘堇于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　藥
肉賈韋並曰鳥頭也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
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補曰
曰跪亦曰跽曰啟安坐曰坐亦曰居曰處危者直其身
安者著於蹠爾雅毛詩傳皆曰啟跪也聲類曰跪跽也覆酒
於地而地賁賁沸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
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補曰兩言子者尊辭君喟然歎曰吾
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補曰王念孫曰方言曰予
讐也予與古字通與我讐我也文烝案言吾又言我者語意緩於吾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
之補曰上兩言女此言爾世子之傅里克補曰傅傅相也何休公羊注曰禮諸
侯之子八歲受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
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文烝案此入學就
傅之年大戴禮保傅白虎通並同蓋自王大子王子以至元
士之嫡子皆如是書大傳以爲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

一說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世子曰入自明補曰句絕入自明則可以生不
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
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
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慮麗姬又譖重
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刎脰而死補曰刎割斷也脰頸項也呂氏春秋劉向說苑以爲伏劒死左傳國語列
女傳以故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爲自經故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補曰傳兩言夷吾不言惠公者因稱重耳故順文稱之觀此
傳重耳得正明矣公羊載里克言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
立幼長亦謂重耳也又以惠公文公出奔還入皆爲篡特發
傳云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
謂惠公之入文公之入渾皆不書爲文公諱故也
又云齊小白入于齊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享國長美見乎
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文公享國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
諱本惡謂桓之功足以除篡文則未能須爲諱惡也案公羊
皆失之文公得正當言歸懷公見殺本非出經不書惠公之
入懷公之弒文公之歸者皆因魯史之舊左傳以爲不告故

不書
是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補曰以大爲異也不月者蓋歷月○撰異曰雪公羊作雹徐彥曰左氏作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撰異曰陸淳纂例曰丕公羊疏陸淳纂例並曰丕鄭者四不言父則其經無父字段玉裁曰左傳言丕鄭父字明矣案今左經皆有父汪克寬曰傳但言箕鄭父胥甲父如箕鄭父胥甲父但言樂祁犁傳者此上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里克同黨恐異故發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補曰姜氏聲姜也言及者以夫及婦也不致者此亦離會又會桓與柯以下同

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補曰亦通九月言之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禮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以旱也故得雨則喜以月爲正也不得雨則書旱明旱災成何休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也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君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而不害物固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補曰爲災言旱不爲災言不雨左氏公羊皆同穀梁補注十與異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撰異曰三月各本作正月惟唐石經作三月與左氏公羊同王引之曰據杜氏長麻正月辛丑朔三月庚午朔則作三者是今據改正

夏楚人滅黃補曰不月者黃與前之弦後之夔江六羣舒等皆夷狄也故滅皆時傳於弦夔略言之於宣十五年發例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補曰言便於伐

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宗諸侯謂諸侯宗之補曰通曰宗長也字林曰主也言彼求與中國會盟而中國受之則當終庇之我既主諸侯宗以宗爲尊非其意風俗恐桓霸盛極而衰難以及遠故勸使弗受管子書以及遠而不能救乎管仲爲管仲垂死勸桓公歸江黃於楚蓋記者傳聞之誤桓公不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補曰伐江在文之篇傳因黃事連言之耳又疑上經伐黃穀梁作伐江先儒無說莫能明焉疏曰案史記管仲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魯僖十五年與傳不合文烝案史記不足據而左傳是年冬管夷吾平戎于王亦與傳異或平戎事在前年也傳必記管仲死者明管仲在猶救故若于閔之也閔其貪慕伯者以致滅補曰閔黃卽能以病桓也黃與弦皆以近楚被滅而黃列桓盟爲春秋所閔故滅弦非桓病滅黃乃病也桓德之衰至城緣陵而辭始著而其端見於不救黃則當管仲之歿也其機伏於盟貫則以違足明桓公之盛皆由仲之功雖管夷吾名氏不見於經而經意可知矣董仲舒曰弗能察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穀梁之於春秋善察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撰異曰杵公羊作處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兵車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杞邑補曰疏曰左氏以爲淮夷病杞公羊以爲徐莒脅杞案此亦城而遷之邑卽國也何休曰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案城虎牢城成周皆時者皆同義城杞上有五月亦不蒙之左傳事在六月知亦時矣其曰諸侯直曰諸侯無大小之序是伯者所制故曰散辭補曰杞雖未滅而國已危城緣陵以遷各自欲城無摠一之者非之宜列序其人以見美言諸侯而不序是散辭也散辭與二

年專辭若相對其實城邢不必列序而序此當列序而不序正與元年文相對也文七年傳曰略之散辭即是略互相備也嘗論之城楚丘及成陳成虎牢歸粟皆伯者之大美事故皆爲內辭城邢城緣陵城杞城成周皆伯者之尊常美事故其文皆以列序爲常邢緣陵之等所以異於楚丘者一是興滅一但持危也成與歸粟所以有異於城邢緣陵等者危而有警而以師守之有急而以粟賙之其城之而事已畢有功大於城也據左傳城成周本是罷戍而城之昭二十七年晉致諸侯之戍于周三十二年王請於晉令脩城以罷戍晉人之謀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是城不及戍之驗也若然城成周書戍成周不書者彼時晉霸衰微兵力不足不欲與戍陳戍虎牢同辭故也左氏謂晉致諸侯之戍魯人辭以難是謂魯不在故不書若然城楚丘魯若不與亦將不書乎城邢無魯又何以書也此左氏彌縫之失也聚而曰散何也據言諸侯城則是聚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言諸侯城則非伯者之爲可知也齊桓德衰所以散也何休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邾君釋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

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補曰衰者從大差小之謂桓之末年功成志怠女子小人爲政德日衰以迄於亂左氏引書所謂欲敗度縱敗禮也春秋明帝王之道貴敬義之學既以諸侯授桓深以其縱欲不終爲惜故傳特明之不復言杞遷者亦略之也知非避封杞者杞不言入非封明之也○趙鵬飛曰脩內者王脩外者霸何謂內根諸心之謂內何謂外徇於物之謂外王霸之道均依仁仗義也均伐叛討逆也而王以王霸以霸何哉內外之異也脩內者逸脩外者勞故王者之脩無勤怠而霸者之脩有勤

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

遇例時此非所宜遇故謹而月之補曰季姬蓋莊公女周法字積于叔姬則僖女也○撰異曰繒左氏亦或作繒周語晉語鄭語鄫並出戰國魏策漢書地理志作繒左氏公羊作鄫終春秋皆然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于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補曰疏曰傳例曰遇者志相得也今云同謀者以淫通與盟會異故發傳文丞案注疏以淫通解同謀非也同謀時容有淫事而不可以同謀

爲淫此謂男女同謀卽下使繒子來朝一句是所謀也此遇亦是不期而會之辭志相得之義而云同謀者非謂遇有二例正以男女不應志相得爲其同謀所以相得猶下文云請己亦非謂朝有請已爲夫人之事故使之也季姬稱字者呂大圭曰女子許嫁笄而字豈其許嫁於繒而未歸者乎程端學以爲雖未許嫁既笄則字也注以左氏駁傳疑魯女不應遠遇諸侯案徐彥公羊疏曰何氏以爲鄫魯相近信使交通男女之情風流應合末世無禮容或有之此言足匡范失下年經書歸繒而此經季姬直字不繫繒又以內及外以女及男異於經書歸繒而此經季姬直字不繫繒又矣後篇子叔姬單伯之事異於齊高固以夫及婦明左傳爲不然亦不知而別爲說皆不可據

來朝者來請已也 使來朝請已爲妻

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婦人使夫異於君使世子故重發非正之例文丞案此句謂季姬無禮 以病繒子也 補曰此句謂言使又以病繒子病其已也君使世子故重發非正之例文丞案此句謂季以病繒子也 補曰此句謂言使又以病繒子病其既惑男男亦悅女則有苟合之事故病之與病齊襄同爲大國未嫁女加以非正之事也女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山名劉向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補曰范以鹿字并爲山名誤依杜預與傳顯戾言晉亦未是說在下不繫國者經辭尚簡舉山名則國可知趙匡以爲山自有常處是也公羊沙鹿崩下記異孫覽以爲書之如內辭者王道大壞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者徧於四海雖在於國不得著其國孫氏之論甚美傳無其意聊記之耳○撰異曰陸淳纂例曰鹿公羊作麓非也說文引春秋傳沙麓崩麓之誤陸所見穀梁左氏皆作麓也說文作麓古文作棻叢木足補曰鹿之正字作麓亦林也別所生

異其名耳周禮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

沙山名也 補曰此鹿屬沙山猶詩言旱麓

無崩道而崩 山猶詩言旱麓

故志之也 補曰案公羊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休曰襲者嘿陷入於地中此傳不言邑名而以爲山足之林無崩道而崩卽隱三年傳厚曰崩之例是亦以崩爲襲陷與公羊不異不得但如劉向散落之解也張洽曰詩所謂高岸爲谷謂是類孔廣森曰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又曰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五鹿地猶屬衞不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爲陽雄士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益非實矣文丞案沙鹿時屬衞姜寶王夫之顧棟高江永皆云其日重其變也 補曰趙汸曰地陷視山崩爲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別之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補曰蔡穆侯諸侯時卒惡之也補曰此發通例惡之故肸父哀侯爲楚所執肸不附中國常事父讐故惡之文烝案略之甚也疏引糜信曰此卽何休說也不書葬者疏謂或是失德或是魯不會言魯不會是也言失德非也凡時卒惡之與失德不葬各爲一例去葬之罪最重時卒之譏較輕時卒不可去葬不葬者魯不會也去葬亦不須時卒則所謂一事不再譏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文烝案再朝不致猶安之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補曰當云地闕國語曰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衞諸夏之地管子中牟下有鄴牡丘作社丘○選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陳侯下又有衞侯公羊亦有衞侯而在陳侯之上案陸所見穀梁無衞侯與今公羊亦異程端學往往據之

兵車之會也

遂次于匡救徐也時楚人伐徐匡衞地補曰時楚五字贅甚遂繼事也補曰重發傳者時齊桓德衰嫌義異也次止也有畏也畏楚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次于陘以德令而畏楚故別發之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諸國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大夫不序者何休曰起會盟穆伯也大夫不序者何休曰起會盟范注本杜預當依何氏爲明了文烝案再朝不致猶安之

兵車之會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補曰當云地闕國語曰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衞諸夏之地管子中牟下有鄴牡丘作社丘○選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陳侯下又有衞侯公羊亦有衞侯而在陳侯之上案陸所見穀梁無衞侯與今公羊亦異程端學往往據之

楚人伐徐

冬蔡侯肸卒補曰蔡穆侯諸侯時卒惡之也補曰此發通例惡之故肸父哀侯爲楚所執肸不附中國常事父讐故惡之文烝案略之甚也疏引糜信曰此卽何休說也不書葬者疏謂或是失德或是魯不會言魯不會是也言失德非也凡時卒惡之與失德不葬各爲一例去葬之罪最重時卒之譏較輕時卒不可去葬不葬者魯不會也去葬亦不須時卒則所謂一事不再譏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文烝案再朝不致猶安之

楚人伐徐

遂次于匡救徐也時楚人伐徐匡衞地補曰時楚五字贅甚遂繼事也補曰重發傳者時齊桓德衰嫌義異也次止也有畏也畏楚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次于陘以德令而畏楚故別發之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諸國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大夫不序者何休曰起會盟穆伯也大夫不序者何休曰起會盟范注本杜預當依何氏爲明了文烝案再朝不致猶安之

齊旋爲楚所敗嫌救非善故發明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夜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徐邈曰案齊桓末年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也于時霸業已衰勤王之誠替于

內震矜之容見於外禍釁既兆動接危理故月眾國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爲一世興衰齊桓威攝羣后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著所危云爾補曰此伐楚與國以綏徐寇也曹稱師者蓋與次聶北同義齊師當亦同疏曰錄所善者葵丘著日以謹美著所危者此年書月以見衰文烝案震矜之容用公羊語

八月螽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僖公憂民之重災不至甚故明之唐石經初刻亦無螽字

九月公至自會莊二十七年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補曰致之已變常例足以見危不須復加月月者已滿二時從伐楚例公羊以爲久故致當是以久加月也下有季姬歸于鄫書逆者微也

季姬歸于鄫補曰孫復曰不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補曰加之者與仲子同左傳曰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爲罪之謂書以罪之杜預曰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神道晦冥也補曰助教唯此爲深也案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爾雅同訓毛詩傳曰晦昏也昧也義亦相近冥者爾雅毛詩傳窈也晦冥也說文幽也公羊訓晦字亦同而意與傳異傳云晦冥也與成十六年傳互相備此但釋晦義故曰日事遇晦曰晦與書朔同例彼疏云舊解以爲僖十五年傳曰日事遇晦曰晦與書朔彼疏云舊解以爲僖十五年傳曰晦冥也者謂月光盡而夜闇不謂非晦日也舊解是也公羊曰春秋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其釋二晦皆曰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以爲晝日而冥譴之他則書晦日食晝晦如呂氏春秋云日有鬬書如史記奏本紀六國表日食晝晦此等皆合公羊之意與穀梁蝕有晝昏如爾雅云霧謂之晦此年穀梁二晦皆用公羊楊疏截然不同矣漢書五行志劉向說穀梁劉向說舊解之義孔穎達亦謂左氏不從舊解之義孔穎達又彌縫之據史記日則謂二晦一同公羊一同左氏公羊同其說皆誤孔廣森又據史記日此年穀梁與公羊同其說皆誤孔廣森又彌縫之據史記日食晝晦謂春秋兩見晝晦皆適當月晦由食既之甚乃然其言尤鑿竊以晦爲月盡朔爲月一日始蘇觀文明矣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甲午晦此年下有正月戊申朔推算易矣至於日食晝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鬬晝昏爾雅之霧則春秋未有書者公羊之說何可通乎汪曰楨語子此疏誤解其實自前漢公羊盛行已失其旨震雷也補曰公羊謂雷電擊之夷伯魯大夫也補曰據左傳是展氏之祖父也注本杜預杜又曰大夫既卒書字劉敞葉夢得以爲夷是氏非展氏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明夷伯之廟過制故因此以言禮補曰疏曰傳歷言天子以下廟數以爲過制故震之文烝案注疏非傳意傳因大夫有廟備言之

耳公羊桓二年何休注曰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鄭君詩箋曰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祭法注曰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天子七廟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有二祧遠廟稱祧補曰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見聖證論馬昭難王肅語案逸周書作雒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大廟者后稷廟宗宮文王廟考宮武王廟毖成王時止立此三廟至其後有親廟四乃合爲七鎬京雒邑當皆同制故喪服小記曰王者立四廟而韋元成等議及石渠論及白虎通之文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其言正相符同之毖周公制禮豫爲立法如此諸侯五廟顯考廟祖考廟皇考公羊成六年何休注曰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曰如魯祭文王鄭祖厲王則皆謂之周廟即始封君所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廟也不入五廟數凡始封君不必皆祭一世廟則一而已

大夫三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補曰盧植以爲天子之大夫何休亦曰天子卿大夫三廟鄭義則通列國也天子諸侯大夫廟數王制禮器皆同王制說三廟亦有大祖之廟與祭法異者蓋據諸侯小記大傳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重大宗也異姓大夫容有爲他國公子之後者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悝命爾爲司寇意孔氏以弗甫爲大祖廟數弗甫者宋湣公之適長子虢公鮑讓國亦別子也鄭君解別子兼謂始來在此國者解大祖又兼非別子而始爵者其義益備亦容或然耳凡別子當身皆爲一廟其後有三廟此廟不入士二曰考廟王考廟補曰何休數若魯三家之桓公廟是也士二曰天子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文烝案王制禮器說士一廟鄭君以爲祖禰共廟即祭法云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是也士亦容有大宗而無大祖廟者公子之重視大夫唯大夫乃得祖之也大夫士有廟當必有主從通典徐邈說魏書清河王懌議爲得也又案祭法天子諸侯一壇一墠大夫二壇適士一壇有禱則祭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是皆不立廟而得祭猶官師之王考無廟而祭至於天子諸侯去墠爲鬼大夫適士去壇爲鬼官師死曰鬼鄭君以爲凡鬼者薦于其廟庶人無廟死曰鬼鄭君以爲凡鬼者薦于其廟而不祭比而觀之可見古人追養繼孝之道矣後人泥程子

張子之言但知高曾祖禰當通祭遂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疑古之道不即乎人心是惡識禮意

流卑雍曰德厚者位尊道隆者爵重故天子遠及七世士祭祖而已補曰疏曰光猶遠也卑猶近也文烝秦光與廣同二字古通用荀子作流澤廣流澤狹也德厚者流澤於後遠故百世不毀祖考廟及二祧是也德薄者流澤於後近故親過高祖則毀四親廟是也又諸侯無二祧大夫無顯考祖考士無皇考亦是以德之厚薄爲差也雍注不解德字流字之義而飾以浮辭則下文三語不相承接三德字有二解矣

是以貴始補曰謂貴德之本也德以厚德爲本本在始封言始封之德厚自天子七廟以下大戴禮禮三本荀子書皆略同皆不言一廟公爲齊祖亦是也疏曰祖謂廟不毀文烝案周祖廟也必爲祖是貴之此所謂流光又左傳晉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如魯語祭法論黃帝顓頊以下文王世子有先聖先師之奠亦準斯義

冬宋人伐曹補曰許翰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一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補曰敗不言戰例在昭十七年傳前後文稱徐人

此從其常稱者徐之稱人實以齊故今爲楚敗齊救無功不得援齊以自重故亦不得人之何休曰不月者略兩夷狄也

夷狄相敗志也補曰相敗雖是夷狄亦重其事而志之志者經例因史例也二句與宣十六年傳直云周災志也同意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晉地獲者不與之辭諸侯非可相獲補曰疏曰不與之辭宣二年傳有明例注言之者嫌晉侯失衆與秦得獲故注顯之欲明亦不與秦獲也范別例云凡書獲有七謂莒挐一晉侯二宋華元三蔡公子濕四陳夏齧五齊國書六麟七於晉侯著失民之咎於公子濕彰公子之病於華元表得衆之辭於挐顯公子之辭惟施於兵獲獲麟不入例范非也文烝案獲爲不與之辭於公子之辭於挐顯公子之辭惟施於兵獲獲麟不入例范非也此言獲不言以歸者傳例曰以歸猶愈乎執也秦非夷又非入滅晉君雖見獲可不諱也不言獲晉侯夷吾者名以表獲不諱也

既言獲不須名也公羊曰君生得曰獲

韓之戰晉侯失民矣補曰見其失民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補曰民未敗而君獲謂不言晉師敗績但言獲晉侯是著晉侯之失民也言獲則師敗可知不沒其事之實特其立文不言敗若未敗然所以與宋華元盡衆相救之文相對又以別於蔡侯有釋文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將致隊落補曰疏引異義載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霸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左傳曰隕星也○先隕而後石何也據莊七年星撰異曰隕說文石部引作磌星後引作磌隕後乃知是石言隕隕而後石也說隕如雨先言
後數散辭也耳治也隕石記聞也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
文王篇字林等無其字則五補曰疏曰范取公羊爲說磌字說字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劉知幾曰聞之隕視之石數之學士多讀爲評據公羊古本並爲磌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也象陽而陰行不進以致敗也
云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
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董仲舒劉向賈逵皆曰
鷁水鳥孔穎達引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於陽又引洪範五行傳曰鷁者陽禽文烝案莊子曰白鷁之相視
眸子不運而風化司馬彪曰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左傳說此
曰風也五行傳曰思行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

○撰異曰公羊音義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淳纂例曰
是公羊作提誤也孔廣森讀從提鷁依唐石經作說文此字
左鳥右兒引春秋傳六鷁退飛或作鶋今字多作鷁穀梁
公羊皆然左氏音義鷁本或作鷁陸淳纂例鷁左氏公羊作
鷁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欲著石日鷁月故言是月若不言
是月則嫌與戊申同日此猶丙戌決日義之意益魯史本亦書日君子改言是月公羊曰是
月者何僅逮是月也孔廣森據初學記鷁冠子注讀爲提月
與傳異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曰治也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補曰先後耳目之義與公羊同故注全用公羊語大戴禮夏小正傳曰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先鳴而後鴈何也鴈者鳴而後知其鴈也小正文多如此等之文因乎古數子曰如此則春秋此
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補曰微小也夫知者施於人之
知之物稱也自人言石鷁則一無知一非星其本是星鷁以風化還以風退則小有知矣若謂石已非星皆非耳目所及亦不可言有知無知也是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君子論而議之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君子存而不論石無知故曰之天使之然故詳而日之補曰二十二年鷁或時自欲傳曰日事遇朔曰朔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退飛耳是以

略而月之補曰猶沙鹿無崩道而崩則不日也此夫子自述之言足明日月之例有所加損此爲損則彼爲加矣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補曰此君子是夫子汎論語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此所謂正名董仲舒說聖人正名於言無所苟卽引此經石鴞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補曰盡謂或先或後或日或月皆孩提之良知以至於知者之無不知皆靈於物有差別猶必不苟記錄人事更當何如此通明春秋脩辭之意不遺微細故王道可舉補曰亢爲人頸引申之爲高也舉也舉王道者劉勰所謂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也魯王禮也春秋王法也因王禮之舊作王法之書此素王之說所自起而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謬言亦萌於是焉韓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此云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舉者務大而緩小學者之事也卽小以見大聖人之心也耳治目治之異無知有知之分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故春秋王法不越乎此亦猶闕雎興於鳥鹿鳴興於獸乃冠風雅之首皆孔門之教也羅願駁穀梁以爲遺辭適宜安取王道不考甚矣此六句亦夫子之言與十九年梁亡傳皆見一經大指在左氏則曰非聖人誰能脩之在公羊則曰君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在傳則直述聖言也學者詳焉民所聚曰都補曰國所治處眾之所歸也都聚雙聲爲訓廣雅曰都聚也文九年傳曰京大也聚大義近都京意同故左傳葬宏曰毛得以濟侈於王都王子朝曰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是京師稱都猶諸侯之國都故風俗通曰天子治居曰天子都國也引伸之下邑民居眾之城曰都舊都曰邑廣雅又曰都都亦取聚義以明大於他邑故古稱二年成邑三年者皆曰都都而周禮四井爲邑以至四縣爲都其等差猶是也傳不言爲王者後記異又不言故宋者略之從可知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季友桓公之子大夫曰卒正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益師明其有罪此則顯其稱公弟叔仲賢也補曰叔也仲也舉中言之弟者貴稱字以表德故足得正故兩明之稱公子以表德故足明賢此文及公弟叔肸是也此不如叔肸稱弟者疏曰季子雖賢兄已卒也公羊於此亦曰賢也陸淳聞於師曰季友之於此立僖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大閔殺叔牙慶父義也佐閔立僖之義也中人之所惑故於其卒褒之明其得反經合道之義也補曰公子孫繫君爲號至親者公子孫是也疏曰傳因季友之賢發起其例

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補曰疏之也奪其親辭是爲疏之仲遂仲嬰

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大夫日卒正也補曰疏曰又發之者以賢故重發之文烝案魯比三族周內史對宋襄公謂今茲魯多大喪者也其名而不字又非罪非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補曰杜預曰臨淮郡左右菑仲舒曰邾侯獲于韓而背之董義未知何據貫陽穀爲諸侯皆至公羊所同也邾是齊所存不應不與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補曰英氏猶潞氏也陸淳曰古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以氏配名也仲氏吹篪及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字也滅赤狄潞氏以氏配國也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

夏滅項補曰不月者既爲齊諱文從孰滅之桓公也補曰何休曰以言滅略異於譚遂或亦夷國歟知非內也文烝案文與伐英氏相接明是齊人矣左傳英氏何以不言桓公也據莊十年齊師滅譚

桓齊爲賢者諱也補曰承上齊人言滅則是桓公可知故可師爲賢者諱凡諱皆不沒其實也蕭楚曰滅傳陽言遂今不言遂知是諱文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知政昏亂易可滅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霸者存恤鄰國抑彊輔弱義不可滅人之國補曰注解不可滅宜在上滅之下時桓霸功已成故言霸者有不可滅之義而何爲滅之乎桓但見項有可滅之勢遂忘此義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補曰滅是惡事何猶以爲賢

君子惡惡疾其始絕其始則得不終於惡郤曰謂善善樂其終樂賢者終其疾其初爲惡之事不終身行也郤曰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補曰內注各前說皆本何休郤兩說則又公羊惡惡短善善長之古之學者克己所以復禮聖賢論善惡之際往往如此

桓嘗有存亾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郤曰存亾謂存那補曰存亾謂城那城楚丘城緣陵也衞已亾那杞將亾皆桓所存左傳國語並言齊桓存三亾國韋杜並指魯衞那衞繼絕謂立僖公所以終其善衞那韋不誤杜未必然當依公羊何休說指那衞杞也孔廣森曰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遂不諱意也文烝案覆過除罪傳桓字下各本皆有公字此所謂春秋之義以功覆過

葢涉公羊文而衍
今依唐石經刪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魯地○撰異曰卞俗弁字陸淳纂例曰公羊左氏或作弁國語曰魯有弁費檀弓有弁人

九月公至自會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陳列兵車又以滅項往會既非踰年乃反故往還皆書

月以危之補曰月者與上十五年同此較上尤久彼盟而月此會而亦月是從往月致月有懼之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據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不書日補曰不得獨據夷吾又在時卒例當云據例不日其不正前見矣補曰既有所見還依常例與子般卒傳同彼言其見於後者此則言其見於前者兩處發傳餘從可推公羊哀三年傳曰春秋見者不復見意正相類又以明君子大居正非以齊桓功德之盛遂不論其正不正也桓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貶不稱公子虛國謂齊無人傳例曰以國氏者嫌也

眉注坿列

第十九葉十七行臧琳曰今本玉篇有頠字葢孫強等增加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終

長洲彭清鑅
吳縣潘介祉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一

南菁書院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穀梁補注十一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一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撰異曰公羊宋公下有會字

孔廣森曰伐喪無道故謹而月之補曰非責也疏曰侵伐書月惟施於內今亦施之於外衍字也 非伐喪也伐喪無道故謹而月之補曰非責也疏曰侵伐書月惟施於內今亦施之於外

者齊桓以安危所繫故書月以表之

宋襄欲繼齊桓之業故亦謹而月之

夏師救齊魯師 善救齊也補曰疏曰以魯昔與齊仇讐恐救之非善故發例文烝案重發傳者嫌內兵獨

救義異也

疏非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齊地補曰上稱宋公此稱宋師宋公與

伐而不與戰也公羊以

此解戰上言伐之義 戰

言戰是違常例案公羊曰

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客不言及言及惡

宋也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興霸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邪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略其先後補曰疏曰鄭云邲戰直在楚者公羊意如此故據之難何休文丞案言戰先言伐亦是惡宋可知傳省文也據左專桓無適子當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而雍巫因寺人貂薦羞爲無虧請又許之無虧者長庶也上伐是齊立無虧而宋納孝公此戰是齊人既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戰當時一伐一戰同役異情但君子承史脩經專舉大義事之細曲多在所略史書伐齊戰贏伐喪之罪無所可逃經因存月以非之反其及文以惡之伐戰並舉又寓其意使後人讀此卒後葬前之文而宋襄伐喪之罪益著則其事之細曲固不必論有欲詳考之者而孝公之不宜納亦足明矣聖人之經簡易正大而曲折微妙之悟在其中家鉉翁說晉荀吳伐鮮虞曰存大節而略細故

春秋法也此言最是學者當一以穀梁斷之

狄救齊善救齊也補曰疏曰善狄能憂中國文丞案重發傳者嫌與諸夏異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豎刁易牙爭權五公子爭立故危之補曰注上句公羊下句左傳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其稱人何也補曰據當言邢人及狄如晉人及姜戎春秋亦有不稱人而不言及者伐秦伐晉之白狄伐吳之淮夷是也但姜戎白狄淮夷皆複字或言及或不言及皆可成文若狄則單字不稱人矣陸淳杜諤趙鵬飛黃仲炎吳澂程端學等以爲狄稱人者便文猶書吳人緡人不知便文可言及也凡單字所以有不成文者荀子曰累而成文名之麗也麗即儷字謂配偶也吳言人梁言山澠言水皆其類

善累而後進之累積補曰善積而後進故不於救稱人而於伐稱人救是善事但不若書聘爲舉道故與荊人不同也聘稱人爲進夷狄之文救稱人則與中國文同非其救前已有善事不得遽進伐衛所以救齊也何休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鄭君釋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

伯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其爲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補曰傳以是春衛伐齊是夏狄救齊今狄又伐衛故言所以救齊申釋伐之所以爲善也此經自不得有救文功近而德遠矣功近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補曰狄有何功德可言近遠指衛齊尤曲注非也此句謂齊桓也桓之功近在中國而桓之德遠及夷狄故狄與邢共救之也君子於齊桓之歿未忍遽忘之此及下二十年兩稱狄人傳於此曰伐衛所以救齊功近而德遠於二十年曰邢小其爲主何也爲主乎救齊明夫救齊一事深當聖意文施於進狄而義起乎崇齊木瓜之思下泉之志固若是其章章也夫宋輔桓以霸者也邢衛則皆桓所存也宋與衛伐齊而邢狄能救之齊與狄盟于邢而衛卒滅之故春秋自伐齊至於滅邢惡宋衛而善邢狄屢書不一書其意皆相貫也何休孫復以爲狄稱人者善救齊孫覺曰傷中國而畀諸侯也中國無道則孔子欲居九夷諸侯伐齊狄能救之則進之曰人皆所以傷中國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補曰滕宣公也宋公稱人者滕有罪也執諸侯自戎蠻子赤以外皆不名滕獨名滕名昭篇以前卒皆不名獨名於其執益狄道正長嫡不以名通史於此書名見非正也趙與權曰齊桓之伯執不及君已爲薄矣宋襄效之而執虐人之君其能免乎程端學曰出乎爾者反乎爾故楚執宋公矣文丞案執諸侯大夫常例皆時當如何休說此月者惡宋襄無道又前此執虞公爲執之變文此乃執君之始也故謹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南曹之南鄙補曰葢國之南近都城○撰異曰宋公羊作

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撰異曰上鄫子汲古閣公羊作鄫人誤唐石經亦作鄫子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與厠豫也補曰之盟是盟也謂上曹南盟卽解此經盟字孔廣森曰不言如會者未至曹南也邾在曹東鄫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補曰惡邾子故執特謹日尙不論及用也稱人者從衆辭例凡執諸侯爲衆辭者皆是與其執有罪此執言用邾惡易見雖爲衆辭無嫌於罪鄫而與邾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論語云以血釁社者以血釁也取鼻血以釁祭社器補曰疏曰范言釁器非也衈社者以血釁社謂擊也文丞案于社稷祈于五祀鄭衆曰珥社稷以牲頭祭也鄭君曰珥讀

爲衈祈或爲刲刲衈者釁禮之事也山海經祈聃用魚郭璞曰以血塗祭爲聃聃亦衈字也公羊曰叩其鼻以血社左傳曰朱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何休曰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又案用人甚無道亦蒙曰也繒子不名異於蔡世子友者繒子例不記卒此以被用記耳雖爲魯瑕不得名趙汸曰小國之君不卒則亦不名故邾戕繒子亦不名其說是也

秋宋人圍曹 補曰沈棐曰伐齊盟曹南從宋者惟曹邾善曹以親諸侯可也而專事威强欲以力爭不亦難乎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稱人外卑者也杜預曰地於齊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楚人鄭人時之班次與襄五年吳人繒人亦同但吳班多在末以不稱人殊會爲常文故其稱人序繒上者可別見義楚班本不定稱人而序或在末或不在末皆爲常文無他義也卑者盟不日寧月此不月者以楚初與盟故略之甚○撰異曰公羊作公會唐石經左氏同趙汸曰魯有救四公子之僖公未嘗如齊卒爲仇敵此盟決非公往

梁亡自亡也 補曰實是秦滅而以亡爲文明其自亡也疏據下力役之文謂梁之土地必爲人所取似同公羊魚爛而亡亦同左氏秦得之也

湎於酒 補曰齊色曰湎於妻妾曰酒淫於色 補曰荒放心昏耳目塞 補曰言君以湎淫致昏塞上無正長之治 補曰正長通言卿大夫正亦長也謂官之長也周禮曰建其長立其兩建其正立其貳對文析言之大臣背叛 補曰耳疊言以圓文則不別此言長官不事其事言無民爲寇盜 補曰言有亂民也兼忠臣此數者必亡之道 梁亡自亡也 補曰言以其如上所云故爲自亡

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 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湎其惡明補曰言湎該淫色以下五句此二句承上自亡反言之春秋亡國多矣而此與紀侯大去皆不加力役紀賢而滅天也所謂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閔之而全之也梁湎而亡人也所謂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故書曰梁亡罪之而著之也舉此二義則餘皆可推春秋其至矣乎傳其備矣乎張洽曰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頸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此胡氏所謂如化工之賦形異於畫筆之肖像張略本蘇轍說

梁亡邾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

已矣補曰此下皆夫子自述之言也不言子曰者傳省文疏曰不葬有三爲齊桓譖滅項之類是改舊也梁亡鄭棄其師之屬是因史之文也文烝案加損者猶史記云筆削也正名者卽論語荅子路爲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朱子或問用馬融說以爲使事物之名各得其正而不紊是也君子於魯史之文有所加損以其名不正故加損以正之孟子引夫子之言曰其義則某竊取之而莊子以爲春秋道名分卽此謂也其或在史舊文已足見義其名既正不須加損則此梁亡鄭棄其師之屬是也劉知幾引汲冢瑣語晉春秋獻公十七年鄭棄其師其文正同足與魯史相證故知穀梁子無虛語也二梁亡出惡正也正謂政教事所以爲正名者具如下文所論補曰正卽政字呂氏春秋曰班馬正以正爲政荀子書尤多出猶發也行也惡政胡安國傳亦曰心昏而出惡政皆是也始於耽酒色中於失官守終於釀羣盜皆緣君之無道積漸使然故總言出惡政爲君人者之明監大誡左傳言梁伯亟城罷民公羊家言梁君隆刑峻法亦足兼之矣以出惡政而亡故正其名直云梁不言秦滅之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謂高克補曰鄭伯以惡其長而棄師故正其名直云鄭不罪主將高克此二事適合聖意故無可加損也加損正名者脩春秋之大宗指左氏公羊皆言脩穀梁言加損言脩

加損皆在文辭之間而一經之事述皆史氏之本書從可見焉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故春秋作也又曰吾猶述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作爲也補曰爾雅同有加其度也更加使大城南門也本名穫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案史記孔子世家記齊人歸女樂事曰陳於魯城南高門外言新有故也非作也猶作也故志之論語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汪克寬曰僖公之篇無城築土功之事庶幾其能愛民矣而猶有南門南門者法門也法門之過制南門者法門也法門謂天子諸侯皆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謂之法門補曰法門與法廐同意禮法所得有也諸侯之城四面皆有門皆是法門此新作者則魯城南門注牽合南面爲義以法令解法字皆非也南門明非以此專法門之稱也何休說公羊以爲諸侯軒城缺南面以受過說文獻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缺

夏郜子來朝補曰公羊曰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何休曰明當尊遇之異於鄧穀案左傳郜文之昭也

鄫爲宋滅葢滅而復封歟○撰異曰陸淳纂例曰鄫穀梁作邾案陸氏葢據誤本

五月乙巳西宮災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補曰父爲考考廟稱禰禰之言邇也成三年傳曰新宮者禰宮也近猶似也爲於也僖之頗稱閔廟曰新廟奕奕自據時人恆稱非春秋文例矣觀於閔僖之閒可知受國爲人後之禮據文二年傳知其相爲昭穆據此傳知其不稱考禰祭法所謂考廟王考廟者言其常法耳非以爲稱其稱之則直言謚也昭穆之次人定也祖禰之名天定也此制禮之精意也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故不言閔宮而云西宮補曰成三年傳曰斥言桓宮以惡莊也若論禮之正稱則以宮配謚以是爲閔宮也閔宮也凡寢與廟必南鄉而賈公彥周禮守祧疏曰立廟之法后稷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當穆者處西皆別爲宮院又聘禮疏曰諸侯有五廟大祖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又謂之閤門此賈據冢人葬法以推廟制知其相並排列與院謚禮圖同閔爲穆廟居於最西故言西宮足明其爲閔宮也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公濞弟武公敖子懿公戲兄括之子伯御立懿公之弟孝公稱子惠公弗湟以後入春秋計自伯禽至閔十七君而伯御誅死既無謚必無廟伯禽廟爲世室不毀其初實爲昭廟伯禽以下考穆煬昭幽穆魏昭厲穆獻昭眞穆武昭懿穆孝昭惠穆隱昭桓穆莊昭故閔爲穆也公羊以此爲小寢內之西宮甚誤宮寢之宮經皆言寢不言宮自楚宮外言宮皆爲廟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補曰案左傳爲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衛人及狄盟異明亦特文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以與狄其盟數之長邢爲主焉爾補曰爲主即所謂外爲主也凡會盟故亦謂之爲主矣疏以公會鄭伯于曹曹必不爲主但邢能救齊今盟于邢故知歸功於邢以爲主不謂盟國都者例能爲主案疏合下三句爲解非此句之意此句正爲會盟國都者見例特大概言之原不必皆主會主盟上年盟于齊脩桓公之好惟彼一事當是地主主盟耳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以救齊是也補曰此申足上意言邢是小國而有爲主之文何也以前曾與狄人共救齊故盟則爲主救齊既善盟善可知狄進稱人亦同前義可知傳但論其事不復釋義者從前傳悉包之也王引之

曰下其字衍文
葢涉上句而衍

冬楚人伐隨隨國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衞補曰已見義仍從恆稱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爲盟主故序齊上鹿上宋地補曰此本杜預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與十九年盟齊同義

夏大旱傳例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補曰注引傳例固是但此時得雨亦不言雩龍見常祀不志也旱時正也補曰疏曰凡非八月九月而雩者皆書時以見非正書秋書冬是也其旱則例皆時何者旱必歷月非一月之事故雩之時竟六月無雨故得謂之旱也若非盡夏秋一時之久不得爲旱矣不言不雨者爲災也左傳曰是歲也饑而不害張大亨曰志大旱而不饑者猶有人也陸佃爾雅新義曰饑者荒政行也趙汸曰歲猶有入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雩宋地雩或爲宇補曰楚於此始書子而後文獻捷戰泜圍宋還書楚人從其常文則此書子者乃特筆以見義下王明宋公强致楚君自取執辱故書楚子以顯之○撰異曰雩范見或本作宇左氏作孟穀梁作雩葢誤或所見異餞之義故字又轉爲霍猶左傳蔡公孫明卽公孫霍也執宋公以伐宋補曰不言楚執者公羊曰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文丞案此不言楚不疑其非楚與昭四年會申執徐子異文者此一時彼一時徐又夷也以重辭也傳例曰以彼從盟國執曹伯之正例此爲變例也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此傳及定七年齊人重辭也然則以有二義矣國之所重故曰重辭補曰尙有內爲志一義范失之

冬公伐邾補曰不致者惡事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稱人者爲執宋公貶補曰注用公羊非也焦袁熹曰會雩書楚子者欲見宋致其君乃招執辱自餘卽復以書人爲平文高澍然曰萩聘之前書爵惟會雩特文餘皆恆辭書人焦高說是文承伐宋而言使亦不疑其非楚君也書宜申者以其來我故得錄名與萩同義傳於彼發之捷軍得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所

得非菽嫌異故也其不曰宋捷何也據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不與楚捷於宋也不與夷狄捷中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會雩之諸侯補曰薄宋地史記宋世家作亳二字古通用左氏哀十四年傳宋景公曰薄宗邑也明薄即亳矣會者外爲主焉爾補曰疏曰重發例以明之又烝案疏言釋公嫌會非是外爲主故發例以明之者是公非也傳重發外爲主之例正明是楚子主之釋之者以釋者是釋宋公補曰此經各本誤跳在傳會者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補曰內獲言歸之霸國執有言歸者自餘悉不志經例因史例也歸者以公在故目言楚之釋齊履謙曰雩薄皆宋地諸侯見執竟外曰歸竟內曰釋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何休曰春秋以執之爲罪釋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君釋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補曰何既失之鄭又非也不與楚專釋與上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盟目之文意不相屬公羊所云不可通於傳胡安國引傳文以公羊爲誤胡氏是也傳言不與專釋者明非楚所得專執故亦非楚所得專釋也傳但解經釋不言楚則上執不言楚亦包其義上執無傳故於此特明之焦袁熹曰楚執之楚釋之不言可見其事著也無楚執楚釋之文不使夷狄得加於中國其文隱也李光地曰立文如此眞可謂婉而成章文烝案盟不致者會夷狄也宋蜀皆同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補曰不致者言伐言取事尤惡左傳以須句爲國邾滅之而公反其君劉敞孫覺葉夢得趙鵬飛呂大圭黃震李廉皆以爲無此事○撰異曰有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句羊作朐後同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等地補曰戰則是師也不言邾師者從小國無師例○撰異曰升左氏或作登案左傳凡升下字皆用登陘玉篇邑部引左氏傳作鄧

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補曰案左傳發傳者齊大國稱師邾小國稱人嫌有異也戰者公也重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補曰案左傳楚人亦楚子也宋主楚客故以宋及以晉楚之戰例之又當內宋泓宋水名日事遇朔曰朔者日事在日例曰案春秋書戰者二十三直書敗者春秋三十有四戰補曰案春秋書戰者二十三直書敗者七凡四十而云三十有四戰者蓋去婁林箕貿戎交剛長岸檇李不數六者皆略書時故也臧書日大原蒙上月故亦併數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補曰言自此泓戰外無如此立文者三十三年秦稱師而爲晉人所敗亦是以師敗乎人彼晉人是晉君亦與此楚人相似但以彼文直從敗狄之例故不據爲義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補曰王逸楚辭注倨簡曰驕謂若齊頃公敗於鞌也頃公與四國大夫戰不如此以楚君稱人傳亦大概言之耳文子曰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補曰傳倒句以便文言師敗不言尊敗省文書楚子或書楚師或可稱宋人敗績如衛之於齊責之也補曰若不責之則當所執補曰楚伐宋而宋與戰欲復前恥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前年宋公爲楚

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怒而執之補曰明上四事皆譏文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也不說伐鄭者在會雩後略之家鉉翁以穀梁抑宋與楚爲陋穀梁但言成王怒而執之何嘗與楚哉故曰禮人而不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曰補反者反永諸己改行飭躬也此引古語與孟子文同自取之則宜自反之也春秋以忠恕爲教正己而不求於人因人而益求諸己徐幹中論曰忽人之謂蔑忽己之謂通又曰孔子制春秋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皆此理也傳中多以人己爲說唯是尤深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又復補曰此用論語無又之二字襄公之謂也慧術智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者也古者被甲嬰胄補曰甲鎧嬰加也胄兜鍪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也補曰興國若齊桓伐楚也征無道若湯伐葛文王伐崇密也夫湯文之事義兵也齊桓伐楚近乎義兵者也宋襄報其恥則始於貪兵卒於忿兵雖曰應兵實類驕兵也二十八年下胡安國曰春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詩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詩

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
負愧之兵也矣成二年下亦云然程子說詩及朱子說詩初
解皆同論語引之則又學者之事也傳　宋公與楚人戰于泓
言自取之恥不宜報明泓戰有敗道　水之上　補曰公羊曰期
戰于泓之陽　司馬子反曰　補曰疏曰麋信云子反
可從夷之爲反形近而誤也左傳當爲子夷文烝案麋說
公子目夷字子魚傳固不必全同楚眾我少鼓險而擊之勝
無幸焉　若要而擊之必可
泓也疏曰以小敵大克之不名徼幸王念孫曰注疏皆非也
宋非楚敵但可僥倖以取勝耳無猶莫也乘其在險鼓而擊
之以取勝莫有幸於此者　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　補曰排也　推須其
出險者盡濟泓也　既出而旌乱於上陳乱於下　補曰公羊宣
十二年何休注曰繙廣充幅長尋曰旒繼旒如燕尾曰旆加文章曰旂錯
革鳥曰旟注旄首曰旌兩言亂者時楚人未成列儻嚴不整
子反曰楚眾我少擊之勝無幸焉　補曰謂乘其未成列鼓而
擊之以取勝則亦莫有幸於此者左傳曰勁敵之人臨而
不列天贊我也是兩幸字之義　襄公曰不鼓不成列　列陳補曰何休

曰不戰未成陳之師須其成列　補曰疑當更疊成列字屬下句而後擊之則眾敗而身
傷焉七月而死　何休曰卽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
年是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
師君重于師也卽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盧言也卽二十二
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
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
也傳所以言則眾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倍則攻敵則
以取大辱　補曰傳承上詳述戰事以起下文戰少則守　補曰係子曰用
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之王念孫曰倍則
曰能猶乃也言宋少於楚人而不能
宜堅守不戰戰已可責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
言何以爲人　補曰墨子經曰言出口之利於經於楚
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言之所以爲言者信
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　補曰於文信从人言說文以爲會意字墨子經曰信言合於意也鬼谷子
曰信者明也說文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
誠也釋名申也　信之所以爲信者爲其遵所理也各
信　補曰呂氏春秋曰所貴
本誤作何以爲道今依鈔本北堂書鈔引改正　道之貴者

時其行勢也凱曰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於時何貴於勢宋公守匹夫之狷介徒蒙恥於夷狄焉識大通之方至道之術哉補曰勢者時之所趨孟子所謂待時乘勢戰國策亦曰時勢者百事之長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是其義也又言宋欲以少敵眾當用子夷之謀合於時勢今又違之重自取辱明春秋責之者深程子易傳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又曰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愚謂春秋之書亦如是○左傳但言宋襄求霸而公羊言襄之戰得正道君子大之比之文王於是有宋襄列五霸之說於是有商頌美襄公之說紛紛之論甚不足據若以敗績為正夫子何以言我戰則克乎陸賈新語以為宋襄輕用師而尚威力至死於泓水之戰春秋傷之與穀梁合最得經旨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前十八年宋伐齊乘勝而報是以惡報惡也補曰胡銓趙鵬飛家鉉翁並謂齊孝公以怨報德此似是而非也宋伐齊喪立孝公自一人言之則以立我為德自一國言之則以伐喪為惡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故當以惡論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桓公之子襄公補曰左傳曰傷於泓故也與上傳合公羊於上圍緡曰疾重故亦謂重故創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為喻○撰異曰茲公羊作慈則失德明矣蔡景不忍使失民則葬其失民何也補曰據上言宋師敗績不如義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子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為不書葬為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許戰謂不期也既期而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主之功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蹉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補曰傳用論語文言以不教之民戰者謂之棄師今宋襄昧於時勢率爾一戰是亦不教而棄師之類也君自棄師民孰君之故曰失民也春秋於韓著失民之文於泓則為責文無失民文要其所以責之者即為其有失民之道失民在於棄師與鄭棄其師亦

不同而同也注故徒善以下鄭引考異郵文也見詩大明正義引箴膏肓正義但有徒信三語文略耳會遠疆作定遠疆李琪曰春秋於襄公之終不以伯錄茲父卒略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矣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蓋爲時王所黜補曰杞成公也不名從宦男例杞於魯非壻即外孫當時猶以宦薛待之網子鄫子亦魯壻皆不記卒矣不日者或不正或史略之不葬者或不會或亦略之自此入襄篇與大國同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補曰避弟子帶之難也注本杜預傳所謂居其所不月者王奔異於諸侯不嫌與小國同例天子無出補曰無出者文無出也凡言出者皆施於奔言出奔爲有出之文直言奔則爲無出之文王子朝王子猛王子朝是也瑕朝皆天子之臣天子之臣有奔道無出追故文無出天子之也瑕朝皆天子之臣有奔道無出追故文無出天子之左氏與傳同公羊曰王者無外曲禮曰天子不言出亦皆同也易言王用出征書言王出在應門之內王制言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彼皆道其實之辭春秋之文別自有例斯蓋周禮之舊典策所守君子因而用之以爲經之恆辭正例也周不言出猶內不言來或臨天下或臨一國王臣因乎王內臣君出失天下也江熙曰天子必巡守然後行故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乎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文是作不以道假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文是作不以道假八傳言失天下闕然如有未備補曰江注多不明白失天下者即謂奔也天子無所謂奔故無出既言出則奔可知出文即爲奔文奔則失天下是出者失天下之辭也諸侯言出奔在爲失天下事正相類也是時王實出奔在鄭氾地既非會諸侯之比又與居狄泉不同經爲失天下之辭自是直文但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內諱出奔言孫不欲直爲失國辭王不諱出則明以直文爲特文矣春秋之辭婉直交質唯變所適隨事不諱出則明以直文爲特文矣春秋之辭失天下而成十二年傳曰一見之謂一見其文以明其義從適傳順經意作解前後皆相貫通此傳曰魯莊一疑之例寓王周之心也又春秋聖者之作或一

言兼衆義或有義而無文傳言失天下凡二莊僖不志崩爲失天下蓋以起齊桓之存周也義之兼見者也自後頃王亦不志崩周公又言出殆皆承前爲義居者居其所也補曰此釋書居義兼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邵曰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爲國補曰邵注未喻傳旨莫無也有有天下也二句說所以言出又言居之義言天子失天下猶加居所之文者以爲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天下雖失無敢有之文者則居其所者固自若書出不沒其實書居深正其名也陸淳趙汸以爲禮天子適諸侯諸侯避正寢納管鑰而館於廟故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文丞案明年四月晉侯納王不告故不志高澍然以爲春秋即其事其文取義非備記載之書不必具首尾舊史所無不增益也嘗以春秋之義推諸他事測其異同如厲王三十七年鄭之氾也流亦出奔也苟非特文不可書曰王居于晉矣厲流之後不別立王凡十四年又當依公在乾侯之例每歲

晉侯夷吾卒 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不葬篡文公而立失德補曰篡立及韓戰失民固是失德但此從

蔡侯肸時卒之例非從宋公茲父不葬之例以魯不會葬不書葬耳左傳惠公卒在上年九月是年正月秦納公子重耳入桑泉二月入于曲沃殺懷公國語云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疑晉諸得之其月葢此年之月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補曰日例在宣十五年傳○撰異曰有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燬之名何也據宣十二年楚子滅蕭不名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補曰注用何休也本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補曰注用何休也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周公康叔皆文之昭也邢周公之胤也此傳左氏公羊並同曲禮亦曰諸侯滅同姓名孔廣森曰滅同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夔彼雖自爲同姓而於王家則爲庶姓罪猶差輕文丞案十八年後春秋惡衛至是名燬爲燬之終事意足而文備矣○此經燬字從無異辭黎錞杜謂朱子乃以爲因下衛侯燬卒傳寫之誤苟不深考不知其似而非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迎婦補曰此本杜預婦人既嫁

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爲大夫妻有歸宗之禮據此傳則求婦爲禮故發之文丞案傳并欲爲大夫妻明義故又發之姑逆婦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補曰其姑逆之故於逆稱婦不嫌與逆婦義同公羊亦同也後求婦亦從此例故不發案白虎通曰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穀梁及公羊漢時皆有外傳有章句白虎所引蓋出其中是說逆婦及求婦二經歟

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何休曰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鄭君釋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即位以見讓莊去即位爲繼弒是復可以比例非之乎補曰何說固無理鄭亦失之祖謂孔父也左傳稱大司馬孔父又稱孔父爲司馬在祖之位在司馬之位也宋自此殺大夫者四春秋皆不稱名姓此經左氏無傳文七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左傳謂殺公孫固公孫鄭而樂豫舍司馬史記謂殺大司馬公孫固然則固鄭二子當依孔穎達說爲孤卿之官而固則以大司馬爲孤其下又有樂豫爲司馬屬於固也成十五年書宋殺其大夫山左傳云蕩澤爲司馬謂之于山文八年則明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以彼諸文推此年所殺明亦是司馬可知劉敞梁之說未可輕議而左傳事迹抑亦十得七八矣此傳二句通四經言之孔父不稱名曰爲祖諱四經不稱名姓曰以其在祖之位尊之明四經亦爲諱也孔父諱而四經皆諱者盈乎諱之意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故宋魚氏世左師之位亦各世其位故宋司馬之位孔氏所不忍言也孝經首章引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匡衡以爲孔子特著之春秋與孝經同義而公羊以始隱爲祖所遡聞亦習聞尊祖之說而誤也但四經雖皆諱名姓而或直云大夫或稱官或稱字或稱國或稱人傳或言或不言則又同中之異後當文各論之鄭云罪大者名之而已者謂山也山稱國以殺不得爲罪大山是字亦非名也疏曰祖之疏古本或作禮之疏言同姓與異姓不別則於禮法爲疏也○四殺大夫其文微乎微矣公羊經師失其義乃於此年文七年八年造爲宋三世內娶之說不可通宋襄夫人王姬王之姊也謂之內娶不亦謬乎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納者內弗受也補曰此發通例圍一事也納

一事也補曰圍陳事在陳納而遂言之怪其異事而辭相連謂經文不再有似遂事之辭補曰事在頓出楚人也蓋納頓子者陳也圍陳使納頓子補曰注語最非楚人公子比弒其君是公子比又非公子比事正相類傳以文例特異故言蓋爲疑辭疏引鄭釋廢疾謂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其說不了

葬衛文公補曰屬上生名之失德甚明故不如茲公去葬時者從正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衛稱子在喪洮魯地未踰年故也三十三年傳曰晉人者晉子也彼是踰年而未葬傳以子稱之明必已葬且踰年乃得稱本爵矣杜預以莊二十七年之洮爲魯地僖八年之洮爲曹地曹地之洮三十一年始屬魯左傳所謂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也此年杜又云魯地孔穎達以爲誤

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小國無大夫以公與會故進之時有衛子則無敵公之嫌補曰此盟無衛子直是公會之則本可不目言其人當從包來之例稱莒人不當從書獲書來逆書來奔之例稱莒慶今得目言者以公之與衛子會之故目之傳不言以公之與衛子會之但言以公之會者傳意特大概言之亦以下傳其說是也莒慶與衛寧速特發其義故此不具說注未二語卽本下傳其說是也莒慶與衛寧速無異義但莒無大夫因事目之則直以國氏此其異也何休曰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壻之義杞伯繒子皆無尊敬之文何說非也不致者會惟兩君從離會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向莒地補曰卽隱二年莒所入者後屬魯故桓十六年城向後又屬莒公不故宣四年取向○撰異曰速公羊作遬案遬者簡文會大夫補曰謂不書氏名也隱八年傳曰不可言公及大夫莊九年傳曰公不及大夫皆同義其曰寧速公羊作遬淵大夫皆稱人也內君外臣特以速何也補曰據翟泉蜀盟會大夫皆沒公自參以上不沒公則宜稱人以相盟會其文皆沒補曰外亦有君不以伉爲嫌故可稱氏名以會也不致與洮同

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補曰巂齊地○撰異曰巂纂例曰公羊左氏或作鄙左氏音義戶圭反一音似轉反公穀音義皆又似兗反段玉裁曰似轉似兗字當作雋非也弗十行本左氏誤作不葉夢得呂本中所見已然人微者也補曰謂將卑師少自陽處父以前有將尊師少而稱

人者傳但大概言之侵淺事也補曰輕於伐也
君自重舉例以起下公之追之非正也補曰不煩
追至鞌急辭也以急辭言之明不至鞌補曰疏曰文承追
齊師之下卽云至鞌是急辭也據文與公
追戎于濟西異弗及者弗與也弗與戰也補曰說文及
逮也爾雅逮與也注非可以及而不
敢及也畏齊師補曰師者通稱不別之辭故爲大
明亦在不例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
大之也大之謂變人言師補曰師者通稱不別之辭故爲大
追而弗及者公也不得仍言齊人也凡大夫將師少
稱人衆稱師專稱也敗如師會師卒于師之類通稱也齊履謙高澍然得之弗及內
辭也弗及者若曰我自不及耳非齊不可及補曰注非也此
承上可以及而不敢及句申言之凡可以然而不然者
經皆言不今變文言弗是爲內辭若曰齊師已去追之弗及
非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實至鞌下加言弗及則其不敢及
方足見矣此所以爲內辭者追既非正又不敢及不可言
也凡言弗皆內辭非竟內兵不致者既弗及若猶未已竟
夏齊人伐我北鄙補曰許翰曰齊孝圍宋邑又侵伐魯不已與
矣文烝案齊侵伐魯不已公下宋桓魯莊之意正相反霸業所以墮
伐也伐陰齊也國語說齊桓公地南至于濟北
至于河東至于紀鄣管子鬬作伐河作海江永約計魯竟以
爲北與齊分泰山西與曹分濟水南近鄆滕西南至金鄉魚
臺單縣鄰於宋東跨蒙陰抵諸城濱海東南鄰於莒案此皆
非齊魯初封之竟也晏子春秋云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
地五百里管子說桓公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記云封伯禽康叔於魯衞地
各四百里孟子諸書則謂公侯地皆方百里孟子又
云今魯方百里者五周公封魯大公封齊皆方百里

衞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補曰公子遂莊公子東門襄仲何休曰稱師者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乞重辭
也雍曰人道施而不有讓而不取故以乞爲重補曰重發傳
者前盟例此師例也注亦以定元年重請爲說求乞二文
所同非乞文所獨也重者重師傳於成十三年明言之公羊
曰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杜預注曰乞
不保得之辭釋例曰凡乞者深求過理之辭何重焉重人之死也補曰申非所乞
也補曰非所乞而乞也上言師所以稱師出不必反戰不必
乞此言乞莫重於師顧前乞盟文上句
勝故重之也補曰言有死道又申重人之死也公羊兩不必
作不正論語曰子之所愼齊戰疾史記趙奢謂

其妻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破趙軍者必括也亦得此意
董仲舒曰僖公親任季子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
國之患直乞師楚耳趙鵬飛曰僖自公子友卒而用公子遂
善惡判矣張洽曰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閔雨國以
殷富中年以來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
遠乞師以刷其恥孔子罪臧文仲竊位蓋爲其從公子遂如
楚爲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爲政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
矣文烝案書曰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所謂皐陶謨可以觀治
也僖以能安民得之以不能知人失之左傳此行有臧文仲
不名者略夷狄微國猶誘戎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補曰夔子不名○撰異曰兩夔字公羊
並作隗唐石經穀梁夔子殺之不名○撰異曰兩夔字公羊
夔子作夔人誤也
例明也疏曰此是夷狄之微國故從時例以歸獨愈乎執也補曰重發傳者前敗
夷狄微國不月不名有異故也此執亦即獲也凡諱獲言以
歸者其義多端中國獲王臣則諱爲王臣諱也夷狄獲中國
則諱爲中國諱也皆不專施於入滅者也中國獲中國中國
獲夷狄則亦諱諱中國之暴也此專施於入滅者也夷狄獲
夷狄則亦諱諱夷狄之盛也亦專施於入滅者也王臣非士
不可名其餘諸侯既諱其獲則生名以顯之不名者略也傳

欲因同以見異
故於此重發例
冬楚人伐宋圍閔○撰異曰閔左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
氏公羊作緡
也以吾用其師日其事也補曰吾將用之故并日彼事非道用師也楚人出師
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宋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
公羊同何休曰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
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
有大夫未得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補曰楚稱師以公之舉其以者不以
者也何休曰稱師者順上文以者不以
者也民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雍曰兵不祥之
之安有驅民于死地以共假借之役乎補曰疏曰重發傳者
彼據外此據內故重詳之文烝案首句乃明惡內之義注未
能了說在
桓十四年
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以蠻夷之師伐
深怨危必之道補曰以夷伐鄰伐而又取皆惡也疏曰莊六
年公至自伐衛傳曰見公惡事之成也與此不同者互文起

義其實此亦見惡彼亦危之文烝案傳固互文而此則危之之意爲多故言危之與彼略異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補曰無虧既死則昭爲正故書曰○撰異曰昭或作照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補曰危之者潘繼兄而立雖得正危道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者楚子也補曰序諸國君上足明其爲楚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補曰從其書人之常文乃所以人諸侯非謂此之書人不爲常文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何休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鄭君釋之曰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文何據而當貶之邪甯謂定哀之世楚彊盛故諸侯不得不從耳江熙曰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行必有我師諸侯不能以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之直是義所不取信曲屈猶不可況乃華夷乎楚以必義見貶則諸侯之不從不待貶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于兵首則彼碌碌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補曰疏曰鄭云無賢伯范言楚彊盛者二者相接也爲當時無賢伯楚又彊盛故諸侯不得不從泓之戰傳譏宋公而江熙云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關者據宋不能量敵强弱致師敗身傷故譏之其於信義實未有所關而楚復圍之故貶楚子也文烝案江注以義相帥帥當作師轉寫誤也江用公羊爲說不可通於傳疏曲通之非也傳但論華夷豈論曲直哉諸侯信夷狄而伐中國故人之以貶之人楚正所以人諸侯義甚明白楚自萩聘次厥貉以前君臣稱人其常文也非以稱人特爲貶楚辭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者則宋得與盟宋圍此盟歸功於僖因有是說解可知補曰杜預曰宋方見外是亦宋矣文烝案此與杜說是也范注本何休何氏以曹南不同不致與薄同不可依用葉夢得曰盟于宋之國此與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一終

太倉畢長慶
吳縣吳大彬 校

穀梁補注十二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二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伐衛再稱晉侯忌也　鄭嗣曰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補曰詩曰維予胥忌毛傳曰忌怨也說文曰忌憎惡也再稱晉侯各爲一事明其既怨憎於曹又怨憎於衛凡有舊惡無不念也常例當言遂伐衛爲繼事辭張洽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文公君臣之規模也故先侵曹伐衛若以大義興師則當先於乞師伐齊之魯從楚圍宋之陳蔡呂大圭曰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晉乃舍而攻曹衛者陳蔡鄭許遡楚者也曹衛遡宋者也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時方圍宋晉欲釋宋之圍致楚而與之戰也文烝案二說深合事情而晉文初念實主脩怨故經以忌爲義張洽又據左傳事迹以爲文公終始徇私報怨得之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刺殺也內諱殺大夫故謂之刺蓋取周禮三刺之法補曰公子買子叢也

爾雅曰戍遏也韓嬰詩傳曰休注曰以兵守之曰戍說文人部伐戈部戍並从人持戈廣韻戍從人荷戈王筠曰廣韻所據是也詩何戈與殺又役之古文作伐從戈從人皆同意李巡爾雅注曰卒事之已也范注刺殺爾雅文孟子言刺人而殺之則二字亦微異內諱殺大夫謂之刺本公羊諱者經例因史例也明堂位說魯君臣未嘗相弒弒本是殺字君爲臣殺則書薨書卒臣爲君殺則書刺是所謂未嘗相殺皆魯史舊法也晉語曰刺三卻刺欒盈亦本晉史辭歟刺取三刺之法本杜預案周禮小司寇司刺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先名刺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先名

後刺殺有罪也 補曰此猶外之稱人以殺也有罪故不日從不日卒見惡之例不發傳者刺偃重舉正例此亦從例可知何休曰內殺大夫皆時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例公子啟曰舊解云公子啟卽公子偃啟書日者啟無罪今觀上下文勢理恐不然猶襄二十三年傳引蘧伯玉曰耳

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補曰不卒成一句葢時既聽察其辭而斷獄弊訟麗法議罪者也不之一字律之定論經之通例也至於成矣則以不卒成爲罪也公之附楚以敵晉經所不論既公羊徒滋曲說而後世史書但云某官某有罪棄市或云有罪自殺則以實事爲虛辭矣○史記漢書以來以天子爲本紀編年記事取法春秋雖視古經爲繁不若古經之密至於言罕褒譏事無黜陟史通所論更不必言也

楚人救衛 補曰鄭玉曰見晉伐所必救能致城濮之戰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 補曰疏曰重發之者以晉文初霸嫌得入中國故發傳以明之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惡其忌怨深補曰凡諸侯執諸侯稱爵斥執者皆是惡之之辭傳并明通例也晉文執曹伯執衛侯兩文相對甚明解此以見彼

畀與也 補曰公羊同爾雅作予予與也察統曰畀之爲言與也

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哀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使子沿其罪而言與宋人者是使宋公拘執之補今執曹伯不言歸于宋而言畀宋人葉夢得以爲此經當曰此猶桓三年不以齊侯命衛侯也人者眾辭故不嫌也注首二語連上畀與也句作解左傳曰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田不言田者經成而公之又謂穀梁不見其事左安見左傳必不誤乎傳上文乘軒者三百人明是因曹風三

百赤芾之文誤以爲實程子曰詩但言其多耳曹國小豈容有三百知左氏誤者多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補曰左傳謂晉侯一戰而霸也時楚使得臣將師楚無師無大夫故戰稱人也敗稱師與燕同義傳例中國敗夷狄言敗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又不論其疑戰不疑戰皆不書日中國雖與之結日列陳既能敗之則不欲詳之也楚較他夷狄爲進故不直言敗楚師而結日之戰得書日○撰異曰齊師唐石經作齊侯誤

楚殺其大夫得臣

補曰宜申以其來我書至此與有大夫者同之將也經自以殺大夫見文但仍未得氏也楚殺得臣公子側皆賣軍文不蒙上不論此等情事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衛稱子者時衛侯出奔國更立君非王命所加未成君故曰子踐土鄭地補曰衛子衛侯之母弟夷叔武也杜預曰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諱會天王也實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諸侯自共盟然是諱之也所謂諱而不正補曰下有王所文會天王可知故可爲諱也不如齊桓外內有疑文者從桓已足見義又據左傳是月己酉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在癸丑前五日是則晉文既受命無所可疑故與齊桓異文傳前言桓非受命之伯則晉文既受命亦足以明也不致者會天王諱而不正是惡事○說左傳者謂王官之宰臨盟先同姓後異姓又先衛後蔡春秋所書會之次非盟之次也案此說欲以左傳合經殆非也竊意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此是盟詛初行時舊制則然自齊桓以異姓主盟其制變矣衛或舊在蔡上後來亦變矣公羊曰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最得其實言其序其會則盟在其中矣左傳衛祝佗稱周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此周人自據舊制記而藏之也至謂梟鼬之盟長衛於蔡則左氏求合踐土載書虛增之也所以知周府載書非鑿空而梟鼬長衛不可信者彼上文分魯公分康叔分唐叔云云其數典必皆有據而謂君以軍行則祝出竟若嘉好之事祝無事焉則與經侵楚之文亦鑿相乖刺明彼傳須分別觀之而釋例正義皆曲說也又此踐土盟左傳謂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與傳言會天王似亦不合

陳侯如會如會外平會也於會受命也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于會故書如會

公朝于王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非京師朝補曰此發
自天子所天子之所觀禮云女順命于王所考工記云不屬
于王所鄭風又有公所之文彼皆當時恆稱春秋脩辭則別
有義例也胡安國曰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
方嶽亦何必於京師然後爲禮乎古者天子巡守於四
方有常時諸侯朝於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塗可以豫脩故
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豫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
公朝於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
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
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譏正其本之意也文丞案胡云天王
下勞者依杜預說公羊以爲致天子傳及公羊皆以河陽爲
再致杜說非也此傳
與下朝傳互相備

六月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補曰何休曰復歸例皆時此月者
二故何氏有此例不可通於傳復歸與歸同弃歸與自楚楚
執歸則異弃歸月執歸時下三十年徐邈說得之
有奉焉爾補曰疏曰重發傳者
自楚嫌與中國異也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
也中國猶國中也補曰注凡訓中國爲國中者隨文爲義詩
中谷爲谷中戰國策東山之君爲山東古人語多如此君

實有國舊爲君故言復鄭之名失國也補曰疏曰重起失國之
復也此發復歸通例鄭
弃不名惡其藉楚之力
之文丞案出不名則入
耳不必言惡
其藉楚之力

衞元咺出弃晉補曰訟殺叔武也不書衞侯殺
其弟武者時不以告史本無之
陳侯款卒補曰陳穆公也前稱世子非不正蓋不蒙上刀在惡
之例何休曰賤其岐意於楚何氏本解不日義合
諸傳例則宜時也
不葬者魯不會

秋杞伯姬來莊公女
來歸壹
公子遂如齊聘也補曰不
注於此宜刪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陳稱子
補曰溫晉地本溫國狄滅之襄王以賜晉文杜預曰陳共公
稱子先君未葬也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
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蓋主會所次○撰異曰陸淳纂
例曰左氏晉侯下有齊侯案今公羊亦有之邾子板本左氏

作邾人誤唐石諱會天王也復致天子補曰此下言
經亦作邾子王守其爲會天王光明
天王守于河陽河陽晉地補曰守巡守也孟子引晏子對齊景
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所
守爲守巡之亦爲守白虎通曰巡者循也守者牧也爲天循
行守牧民也文選注引禮記逸禮亦曰天子巡行守牧也巡
守字經典古書多通用狩○撰異公羊作狩左亦一作守全天王之行也時實晉文
公召王以
臣召君不可以訓因天子有巡守之禮故以自行爲文補曰
全者深正其義下句是也踐土言朝直承會下此再致天子
失禮尤重故須特爲全
文注前三語本左傳
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補曰此所謂全
也杜預左傳後序引汲冢紀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知此
守卽是上會河陽卽是温非別有巡守之事但論其事則會
卽是守論其文則既言會又言守若別有守事然故曰爲若
將守而遇朝也李琪引紀年之文云瞻此則尊王之辭信爲
仲尼特筆李氏以爲春秋有述有作小事則述舊而紀錄大
事始作以制義也左氏公羊以此守爲狩郞狩郊之狩左傳
又謂晉侯使王狩皆失之李兼曰此非
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以爲辭是矣爲天王諱也補曰晉
王上替諱下陵而
之以全之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日之所照曰陽補曰北爲陽
則南爲陰南爲陽則北爲陰

温河陽也補曰晉之河北上田衆多温亦其一邑耳下
文云温河北地是也黃仲炎趙與懽得之
王申公朝于王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諸侯朝王王必於
宗廟受之者蓋欲
尊祖禰共其榮補曰言朝于王所不得言如京師是
足明其非禮重發傳者嫌朝王與諸侯相朝異也獨公朝
與諸侯盡朝也補曰起下主善以內句左
傳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其日以其再致天
子故謹而日之補曰起下其日以外
朝特書日以見非常君子從而取義焉公羊
曰其日何錄乎內也主善以內目惡以外主善以內目惡以外
非公獨朝何錄之有于王所目惡以外于王所目惡以外
言再致天子補曰主善謂言朝目惡謂謹日
此猶桓十三年傳言由內及之由外言之言曰公朝逆辭
也而尊天子鄭嗣曰若公如京師而今言
天子補曰申上善意也辭有公朝是逆常之辭雖逆常而曰公朝王所是尊
逆之而順者名之正辭之盡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
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温河陽同耳小諸侯故以一邑言之尊
西南北巡守因上言日繫於月月繫於時補曰杜預左傳序
尊天子覆解上經日記事者以事繫

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孔穎達曰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　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補曰杜預曰壬十月十日　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甚矣以臣召君僎倒上下日不繫于月猶諸侯不宗于天子足夫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禮樂征伐出焉朝覲訟獄謳歌歸焉天下之人皆繫於天子百世不可易故於功盛事僎者既謹其日又去所繫辭微而義切矣左氏不得其說又無從益其月故其傳亦遂於冬下云疏漏之迹顯然闕疑之意則善直述經文而繼以丁丑云云疏漏之迹顯然闕疑之意則善也與上及成十五年二文皆相對曰稱人以執執有罪在晉文爲伯一年之中一人之身六稱晉侯而一稱晉人同文異義異文異義於此爲信案左傳衛侯先期入叔武喜而走出前驅射而殺之胡銓以爲此康誥所謂兄大不友于弟與父不慈子不祗弟不共皆民彝之不可泯亂當速由文王作罰者也此入而執補曰亦晉侯入衛而執謂自温渡河入衛也温在河南案左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此晉侯入衛之後聽其訟於衛也又曰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此正說經文也又曰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此說下經文言咺訟既直乃得書其歸也夫咺在晉而衛侯得與訟則咺從晉侯在温即隨入衛可知也王在温而歸衛侯于京師則是時王將反京師可知也左傳並載於會温後又其後舉王守公朝二經乃是補序前事故以是會也一句爲更端也又以壬申公朝丁丑圍許二句相接壬申至丁丑六日明入衛等事皆中間四日事也杜預並以爲十月釋例又疑是十二月也　其不言入何也補曰據曹言入不外王命於衛也入者自外來伯者以王命討衛衛王之土故曰不外王命　歸之于京師緩辭也辭閒容之故言緩補曰與成十五年歸于京師相對爲緩急　師也補曰申上緩辭意明得正天子爲天下朝覲訟獄所歸此年備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補曰此公羊所謂君入則已出君出則已入　自晉晉有奉焉爾嫌霸者與凡諸侯異　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補曰大夫爲國體與君共國復還居位則皆言復　重發傳者共圍之補曰此本杜預故發以同之　諸侯遂圍許會温諸侯許比再會不至遂繼事也繼事會于温之也疏曰會温已訖中間有事或恐不相繼故發傳以明之　重發傳者齊桓是伐與救與攻晉文是圍並霸者之事故詳

謝湜曰諸侯朝王許獨違命書遂圍許得討叛之義俞皐引項氏說以爲晉文公經略中外自今年春自北而南夏自南而北冬復自北而南明年春復自南而北始歸於晉文丞案冬會乃再出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三月爲晉侯所執今方歸復之曹伯本宜獨爲變例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復將陳其義故重舉以同之曹言復以其言復於圍許前獨寘宋身未反國之辭通王命

其曰復通王命也免之于宋自許即從反國之辭通王命

遂會諸侯圍許補曰段玉裁曰左經亦作圍許傳作于許者謂會諸侯於圍許之師也彼時曹無師遂繼常例異故重發之文丞案曹伯復使若身既反曹自曹來會不可直言會圍許事也補曰疏曰恐被釋而遂與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朝而不言朝嫌其曰來卑也補曰疏曰鄒黎來又異也公羊曰夷狄之君亦未得爵命而稱朝此謂卑賤之故直言來矣公羊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即襄十八年注云不能行朝禮是也文丞案公不在亦得言來者葛盧未見公輒反至冬復來見公其事甚明故無嫌也則以後事致之例若公至自圍許補曰此二事偶則以温再致天王亦不致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某地補曰當云周地即昭二十三年之狄泉也案左傳晉狐襄濤塗泰小子憖皆大夫也惟蔡侯無名氏或是闕或卑者也宋序齊止孔穎達謂公孫固爲大司馬尊也自晉以下皆稱人者傳例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故不稱氏名也左傳以王人爲王子虎是否未可知不日者晉文不至諸國皆大夫既序其人則去其日亦所以略之不致順略文之撰異曰左氏無公字左傳有之虛盧纂例唯云公羊作公會翟公羊作狄二字通用

秋大雨雹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温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補曰此本劉向也漢書五行志劉以爲盛陽雨水温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僖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臧琳曰范注當以此補正之文

烝案不月
者蓋歷月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元咺之罪于伯者君忌之使人殺之而後入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罪累上也凡稱國以殺大夫或殺無罪或罪累上參互不同略當近半然則稱國以殺有二義泄冶忠賢而君殺之是君無道也衛侯雖有不德臣無訟君之道元咺之罪亦已重矣然君子之道譬之于射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衛侯不思致訟之愆躬自厚之義過而不改而又怨咺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補曰疏曰言有二義者殺無罪罪全在君罪累上上下俱失文烝案注說甚正然非有二義也傳意里克丕鄭父元咺甯喜之屬罪惡固不可掩而春秋書之專以罪君大夫之罪經所不論罪累上與殺無罪其例無異特以里丕之等究不可云殺無罪故謂之罪累上非謂君子有所分別其閒同一稱國之文而有二義也此重發傳者里丕弒逆嫌與異也又言以是爲訟君者言經著累上之辭者以是爲訟君故也訟君者致殺之由君臣無獄是不待言但君而爲臣所訟君之失道甚矣於此而專殺大夫則其罪自在君上春秋之義主於責已不主於責人注言譬之於射者是也故爲累上之文也傳明言訟君而陸淳論上執衛侯之傳以爲不知有與元咺訟事何謬之甚

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補曰胡安國曰此春秋誅意之效也赦事誅意漢人語公羊言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以此傳及殺陽處父傳觀之較然明矣

及公子瑕公子瑕累也補曰孔及臣又非必先死嫌非延及坐及也以尊及卑也補曰重發傳者非臣無尊卑專是延坐非訓與之及也據左傳元咺立瑕爲君瑕實不成君經不以爲君與王子朝奔楚同

衛侯鄭歸于衛徐邈曰凡出奔者罪名未定其國猶追奉之君不言復歸者高辭然曰拘於京師而歸不書復內京師也

高說最是國內皆王土言歸又言復則嫌若有外故曹成公亦同也曹共公特奉王命耳本不在京師故未復言復以見義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補曰近土介兩來魯新結親好今此用師特來告魯故得書於策君子仍之明春秋事悉如舊也○嘗論魯之史記書內事皆有體書外事皆承告不漏不蕪最爲嚴重至君子脩春秋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既約其文辭矣有并削去其事者觀於所書皆可互見如公卽位不書公至不書納幣來納幣不書來媵媵他國不書子生不書天王不葬內弒君不葬內女不葬夷狄不卒變之三不葬內不言戰外不言圍邑取邑之屬是也若其不可以書不書互見者則固悉書不削用還魯史舊章史所書亦書雖細必載內事如公子慖出奔齊外事如介人侵蕭之屬是也史所不書亦不書雖大弗紀內事如公子友以偪公適邾不書外事如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師伐晉納文公不書之屬是也諸王崩皆書而莊僖頃不書襄王之出居鄭書而入王城不書敬王之居狄泉入成周書而處姑蔑入王城又不書惠王之處鄭入王城則悉不書皆因舊也下三十二年徐邈注所謂爭仍本史而辭有損益者最爲平允得實而陳傅良趙汸每以左傳事之不見經者臆求聖人書不書互見之旨則介人用師孤文細事左傳所無經亦何所互見而存諸雖有發明適滋繳繞學者未可以其專門鉅製而輕信之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補曰周公名閱天子之宰通於四海補曰疏曰前是會此是聘嫌異故重發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尊遂乎卑補曰疏曰傳言此者遂是繼事之辭以辭有善惡故傳分別明之文烝案公子結以輕遂此言不敢叛京師也何休重今公子遂以尊遂卑明其事各異曰大夫無遂事案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自往然卽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於此乎甯謂經同而傳異者甚眾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補曰葉夢得說此經合於傳義與鄭說相發鄭云受命如京師如晉各爲一事卽葉云者謂本當言公子遂如京師公子遂如晉各爲一事行引盟衡雍盟暴之文是也鄭云同周於諸侯大夫以二事行引盟衡雍盟暴之文是也

叛而不尊天子者謂再出公子遂連文並書見其並出命而並受命則似叛京師即葉云尊周使若公子遂自往然者謂以繼事之文別其尊卑其義明其不敢叛其辭則從入鄆之例即葉云譏爲之辭若大夫之專事然是也然則此爲不敢叛入鄆爲不受命辭同而義異所以不嫌者葉氏曰大夫之遂有曰盟曰城曰入者矣聽於人則可盟兵在己則可城可入此遂而可得爲者也內大夫如此聘也必有禮焉非遂之所能爲也案葉氏此論最明確公羊兩傳皆曰公不得爲政蓋未達乎此○許翰曰若意其遣使京師必以有故於晉非是則未往說經者不當如是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曹田補曰公羊曰晉侯執曹伯班其地予魯也書取者魯使人取之據左傳國語臧孫辰實往是侵地於諸侯左傳以爲晉分曹與盟宿入杞之屬異亦直書其事而略其人故從卑者之文蓋凡直書其事者有此二例矣若祭祀蒐閱之屬則是國之大事其例又殊城築淺直以其事志則卑者尸之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 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行天子事制禮作樂終致大平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祭蒼帝靈威仰昊天上帝魯不祭補曰疏曰范惟言天人相與交接故謂之郊或當亦以在南郊就陽位而祭也文孫案周公薨云云者今文尚書金縢說也此注全本何休又明堂位祭統並言成王賜魯郊禘而禮運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公羊亦曰魯郊非禮也劉敞引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以爲魯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所賜非成王也今以穀梁左氏都不論及姑依明堂位祭統金縢說可耳又鄭君謂魯有郊無圜丘注末三句本之郊丘爲二其說可從靈威仰之說出於緯書不可用也傳曰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郊特牲論郊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不從補曰不從不吉也凡卜郊皆謂卜郊日龜曰卜蓍曰筮不從書曰龜從筮從乃免牲補曰牲特牲也用騂犢郊特牲曰牲用騂尚赤猶三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望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補曰此鄭駁五經異義文見詩閟宮正義公羊以爲祭大山河海鄭以淮易之河左傳所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也公羊高齊人蓋據齊法齊地在岱陰又東至于海西至于河也魯因郊而望列國則無郊有望矣賈服杜說左氏曰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何

休曰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璧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夏四月不時也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鄭君曰孟春建子之月傳以予丑寅三月皆爲郊時在哀元年然則明堂位言其最先所卜月耳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是魯以正月爲常也左傳例稱啟蟄而郊又載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啟蟄在建寅月是魯又以三月爲常也竊意子月之郊義專報本寅月之郊禮兼祈穀蓋周以冬日至圜丘祭天爲報祭夏正郊祭天爲祈祭魯無圜丘之祭故但於子丑寅月郊祭通祈報爲一歟四卜非禮也郊春事四卜則入夏補曰卜法亦在哀元年四卜者前月下辛第四卜也不從則正月下辛卜二月卜三月上辛三卜也又不從則二月下辛也十二月上辛二卜也不從則正月上辛初卜今此三月下辛又卜四月上辛四卜矣而又不從乃於四月亦當在上辛不日者何休所謂不郊則不日也免牲免牲者爲之所以書若使卜從而以上辛郊則亦書也免牲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元端黑衣接神之道元熏

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全曰牲傷曰牛牛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補曰七八爲緇六八相似也熏卽纁亦黃色也杜預曰免猶縱也孔穎達曰縱放不殺之也何休曰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冕衣纁裳使有司冕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范注後四句皆哀元年傳文免牲免牛皆先卜乃者亾乎人之辭也亾人若曰無賢人也凱曰其猶無居人譏僖公不共致天繼凡傳言亾之亾者不在也凡言亾之亾者不在也凡言亾乎人者注皆如此解之皆非也王引之曰亾讀存制與在我亾乎人與讀爲與舉舉皆也言制皆在我而不在人是亾乎人爲不在乎人之證也管子曰邪行亾乎體違言不存口莊子曰其在彼邪亾乎我在我邪亾乎彼淮南子曰物物者亾乎萬物之中是亾乎爲不在乎之證也禮檀弓曰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荀子曰禮以順人心者皆禮也又曰然則鬬與不鬬邪亾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又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亾於情之所欲又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亾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子曰聖亾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亾於富貴而在於得和是又亾於爲不在於之證也詩唐風曰子美亾此禮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亾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季子使而亾焉是又亾

此爲不在此亾其爲不在其亾焉爲不在焉之證也文烝案王說是也李光地以爲亾乎人猶俗言不由人意亦是也王氏又以此年及宣三年成七年十年襄七年亾乎人之人爲指有司宣八年亾乎人之人爲指公子遂則皆失之成七年傳云其緩辭也曰亾乎人之稱不在乎人者在乎天也李光地以爲無可奈何之意是也乃免牲乃不郊乃免牛皆以凶變言乃此無可如何之事也至黃乃復至河公有疾乃復皆以疾言乃至河乃復亦以著有疾言乃此又無可如何之事也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既爲善之之文雖責專命猶從疾例則亦無可如何之事也趙汸以爲不得已曰乃卽傳意也至於定哀不敬之文但言其備災無道絕非國無賢君之謂其於乃字之義本不相涉彼二經固無乃字也凡乃皆亾乎人之辭惟定十五年乃克葬爲急辭彼與宣八年以乃與而二文相對爲緩急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望郊之細也不郊無望可也已止也補曰公羊同注二語本左傳何休曰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補曰

疏曰重發傳者嫌國君之妻異故明之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帝丘衛地補曰杜預曰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補曰鄭文公也不葬者棄師失民與宋襄同例○撰異曰捷公羊作接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補曰何休曰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杜預曰就狄廬帳盟趙鵬飛曰再舉衛人侵一事也盟一事也文烝案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與二十年盟邢同義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晉自莊閔已前不書于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亾禍福不以相關

則它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
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
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
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
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此蓋脩春秋之本旨
師資辯說日用之常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舉
矣補曰書日者正也注因文公論晉事因廣說春秋今
更裨而足之不告故不書左傳例如此劉知幾史通曰汲冢
瑣語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又曰瑣語春秋載魯國閔
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子元所說未知
何如而魯史皆承赴告其理實無可疑君子脩春秋辭有損
益事無損益主於因辭明義不以記事爲重公羊所云其辭
則[圍]有罪焉孟子所云其義則圍竊取之而歐陽脩以爲聖
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故據其所得而脩之意亦近是至注
謂魯之史策不失常法其說亦確但未詳盡耳案明堂位曰
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左傳昭二年晉韓起見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王道所以成也杜預
四年衛祝佗言封魯公時有備物典策注曰史法最備定
由此觀之知魯史記事之法實有王者之禮周公之典迴
與他國不同傳稱石尚欲書春秋是周人亦重其記載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也補曰滑近鄭之國將
言秦入虛國故先言

滑國也莊元年言鄀鄀邑也亦先言紀國也文例正同耳
左傳秦欲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犒其師乃入滑而還于殽
稱師以敗也于彭衙稱師以戰也此稱人則師少之
文其將爲百里之子孟明視卽敗于殽之秦師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補曰殽晉山名公羊曰
也案十八年伐衛狄不言及而稱人傳曰進之又宣八年伐
秦成九年伐晉白狄不言及而稱人傳曰進之又宣八年伐
年伐吳徐人越人不言及昭四年伐吳淮夷不言及昭五
鄫及鄆之義也此役晉君實親在故不得列數伐吳則楚子
主之故與伐衛伐秦伐狄亦不日此日者公羊曰盡也蓋惡晉同文也疑戰不日敗夷狄亦不日
變例○撰異曰公羊無師字殽公羊本又作肴有不言戰而言敗何也補曰據例兩夷狄曰敗中國敗
夷狄亦曰敗餘言戰敗前韓後彭衙皆同例狄秦也補曰明在敗夷狄其狄之何
也補曰據秦稱師非徐狄吳比例非是成敗之秦越千里之險襲鄭補曰謂入虛國滑無備故
進不能守退敗其師補曰疏曰舊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退敗其師謂敗于殽王引之曰疏又云

本或別進字耆疏文別字下脫一有字葢疏所據本無進字其舉傳句亦無進字又記別本有進字者於後也當從疏所據正本無進字爲是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補曰史記趙世家扁鵲云秦穆公曰帝告我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又云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縗淫扁鵲傳亦同傳所云即其事也疏以亂人子女爲入滑之時縗暴亂非也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明秦本非夷狄補曰如上所云皆狄道也故自殽戰狄秦則遂以秦爲狄秦爲狄者穆公不卒康公始卒至惠公而後日是準諸滕楚莒吳諸國爲狄文也孫覺曰春秋書敗秦師則甚秦之惡而狄秦尚書載穆公自誓則許其改過而新之益聖人之意惟其事之善否所在耳趙鵬飛鄭玉汪克寬皆各有說文烝案荀子曰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即公羊文十二年秦伯使遂傳語而公羊又曰其爲能變奈何惟談談善諍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數語皆用秦誓文然則賢繆公能變者乃推尚書錄秦誓之意以說春秋而春秋實無是義書記言春秋記事各不相同公羊亂其家法而左氏則美穆公用孟明尤流俗之論也秦伯將襲鄭補曰何休曰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此下追敘上事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補曰百里子百里奚也左傳無百里奚諫下哭師送子亦獨蹇叔耳

音義曰百或作伯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家木已拱矣何知子之輩皆已老死矣拱師行補曰公羊曰師出此合抱也言其老無知亦當爲出涉下師行而誤或云上謂遂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補曰百里奚子孟明視也同時爲帥者又有西乞術白乙丙俱見左傳左傳又曰蹇叔之子與師史記以爲西乞白乙皆卽蹇叔之子呂氏春秋又謂蹇叔子曰申與視高誘以申爲白乙丙也女死必於殽之巖嗌之下其處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我將尸女於是尸女者收女尸補曰二句相屬爲義嗌者崟之借字音義曰本或作崟說文曰巖厓也崟山之岑崟也厓者山邊岑者山小而高廣雅曰岑崟高也公羊作嶔巖楚辭招隱士嶔嵚二字並出左傳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二陵之下也必死是閒卽傳巖崟之下尸女於是也何休說公羊杜預說左氏皆以爲其處深阻險隘故料其必死於此范注本之王引之曰皆非也言女必在此閒戰死不可在他處吾將於此收女尸死有定所乃可收也呂氏春秋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殽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是其證也師行百里

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補曰依孟子書百里奚去虞入秦年已七十時虞未滅也至此蓋年百歲餘彼不死則我死矣畏秦伯怒故云彼我要有死者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戰例又非是成敗之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輪一隻之輪補曰倚唐石經初刻作奇嚴可均曰漢書五行志引此作觭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觭隻也則漢世穀梁本是觭字後省角旁亦作奇或於綺反是陸所據范本作奇或作倚也文烝案方言曰倚踦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閒謂之踦公羊作隻輪何休曰隻踦也明諸字俱通何又曰皆喻盡者晉子也補曰別姜戎言及又下危文公葬足明襄公親之傳言晉子爲踰年未葬稱子之明文亦侵伐稱子之著例其曰人何也補曰晉是霸國言戰言敗雖非君猶宜稱師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補曰劉向說苑曰好戰之臣不可以也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不察也羞小恥以搆大怨貪小利不假道之故詩要秦師襄公聽先軫與兵要之殽擊之匹馬倚輪無反者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眾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彊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惠士奇曰秦晉自殽之後兵連不息秦遂合於楚卒爲晉患故春秋於殽戰狄秦而微晉交譏之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要秦哉孔廣森曰下經曰癸巳葬晉文公諸侯之禮遞朝五廟先葬五日而啟啟期癸巳乃釋哀廢禮佳兵造釁不臣不日耳則是時已當戒啟期癸巳乃釋哀廢禮佳兵造釁不臣不子孰此爲甚

癸巳葬晉文公曰葬危不得葬也補曰危者危晉襄背殯用兵故特發傳以明同義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樓補曰不致者伐而取惡事也○撰異曰樓左氏作婁公羊作取叢亦作取菆徐彥疏曰有作鄒字者孔廣森曰鄒即訾婁之合聲猶壽蔓爲乘句讀爲穀是也就作叢菆字亦當讀如鄒叢與諏陬等字並从取古諧聲

本同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箕晉地補曰晉不稱師以敗之者以敗夷狄故略之也言敗不言戰例在成十二年傳何休曰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案當專是略夷狄

冬十月公如齊補曰孔廣森曰月者公有疾而行故危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補曰月者爲下薨日

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非正也小寢內寢非路寢補曰范以小寢爲內寢本杜預經注左傳曰卽安也服虔曰小寢夫人寢也譏其近女室杜亦曰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於路寢疏曰傳發此例者以隱閔不地桓公非正令僖公雖好卒而沒於婦人之手故發傳以惡之楊亦謂是夫人之正寢也左傳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窮于廟服虔曰寢謂小寢也案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鄭君注曰路寢一小寢五又引玉藻路寢聽政小寢釋服之文斷之云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又引春秋薨于路寢薨于小寢之文斷之云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然則鄭意以僖所薨之小寢爲君之燕寢不以爲夫人正寢

隕霜不殺草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補曰劉向以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詠不行緩之應也末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重謂菽草也輕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補曰傳合定元年爲說韓非子曰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何爲記此仲尼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王應麟曰以論語焉用殺之言觀之乃法家者流託聖言耳文烝我戰栗之對相似王氏因有此論但韓非之言而前數語問荅

案胡安國疑其與宰我戰栗之對相似王氏因有此論但韓非之言而前數語問荅

非後五旬或非夫子之言本見不字之通例

當實有之正穀梁所本見不明厥妖木冬實補曰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木之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董仲舒引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孔廣森曰此於洪範五行傳曰田獵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洪範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五行屬木不曲直五行傳曰田獵不

實之爲言猶實也實子補曰劉向以爲李梅子中有核於植物中屬蘗物也下實字是名實虛

實之實與
孫字同意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眉注坿列

第十六葉五行 草今本十一行 聚卽
誤菽 核字

漢州張祥齡
吳縣汪家鰲校

穀梁補注十三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文公經傳第五補注第十三文公僖公子史記名興母聲姜以襄王二十六年卽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正卽位正也繼正謂繼正卒也隱去卽位以見讓桓書卽位

示安忍莊閔僖不言卽位皆繼弑補曰杜預曰先君未葬而公卽位不可曠年無君文烝案公羊言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杜用爲說踰年未葬得稱公者自已國臣民稱之成定並同李賢後漢書注引穀梁傳曰承明繼體則守文之君也傳無此文葢後學者說傳語在外傳及章句中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撰異曰公羊作癸亥朔王引之據漢書五行志以爲朔是衍字師古注劉向傳所引已衍案陸淳纂例所據本唐石經本皆誤衍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例曰天子大夫稱字葢未受采邑故不稱氏字者貴稱故可獨達也補曰左傳曰內史叔服周禮內史中大夫夫也注引稱字例在定十四年傳依後王子虎卒傳前一說

則叔服本王子不以王子氏葢省文也此事在時例葬曰會言會明非一人之辭其志重天子之禮也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補曰此本公羊杜預也穀得書所由五年傳解會葬之處二者互言之文燕案此不獨互言也傳文至簡每以一傳包前後經文此以天子使人會葬爲重則以知諸侯使人會葬爲恆事也以會葬僖公爲重則以知凡公與夫人之喪天子使人含賵之等皆爲恆事也又以知賵仲子含賵成風志者亦爲重也又以知會葬成風志者尤爲重也若然傳於賵仲子言不及事於含賵成風言兼事不周事又別爲解者彼二文又兼有是義傳但就一邊言之也諸侯之禮有志者邾滕之奔喪會葬則以君親來志也秦穆成風則與賵仲子略同也亦皆重之之義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補曰疏曰桓不以禮終僖則好卒二者既異故傳詳之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也補曰亦不知爲上爲中此事蒙上月○撰異曰錫左氏唐石經及宋本作賜段玉裁曰非也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桓薨後見錫此卽位見錫嫌其得正故傳發之劉敞據韓嬰詩傳及鄭君詩箋說以爲嗣君三年喪畢以上服見於王王於廟命之錫之黻冕圭璧文公喪未畢而命之成公喪既畢而不受命於天子皆非禮何休以爲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何氏自據九錫爲說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補曰叔孫得臣公子牙孫莊叔左傳曰如周拜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禮卿不得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補曰注首句本左氏盟翟泉傳彼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杜預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文燕案此左氏一家之言未可用也注末句卽下年盟垂敏傳文又加一卿字其實傳之大夫卽卿也傳不於柔會宋公陳侯發例又不於此發例者隨意而發非有深義疏曰傳以伯者至尊不可云得會非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鄭嗣曰商臣繆王也髡文王之子成王也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尊也商臣於尊親盡矣補曰鄭嗣注本何休休何云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此刪一句不如本文爲善末句增足淺賢髡之被弑爲其欲黜世子○撰異曰髡左氏作頵

正不正徐乾曰中國君卒皆略而不日所以殊夷夏也今書日謹識商臣之大逆爾不以明髡正與不正補曰此與成九年莒潰同意此謹無父彼謹無君也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程子曰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愚觀穀梁兩傳而知聖人有憂之也是故中國詳之夷狄略之中國也而夷狄則亦略之夷狄也而禽獸乃更詳之文相錯而義相成也是故夷狄之辭無時而可同中國者也君臣父子之敎有時而不論中國夷狄者也推之全經而皆通侯之百世而不惑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秦地補曰

李光地曰敗秦師于殽罪秦也及秦師戰敗績稍怨秦也文孟案此戰甲子殽戰乙卯戰以喪禮處之故子卯不避○撰異曰衙公羊或作牙

丁丑作僖公主作爲也爲僖公主也爲僖公廟作主也主蓋神之所馮依其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補曰公羊曰爲僖公作主故何注加一廟字解之范襄之非也狀正方以下亦本何休也徐彥謂皆孝經說文孔廣森曰案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主之有穿此其足證者覲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君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歟設玉加金事亦同矣葢古主之遺象疏曰糜信引衞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西壁陷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范注與何休徐邈同與衞氏異其藏之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或如衞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文烝案糜所引衞宏說據漢舊儀則帝主九寸后主七寸藏太室西壁陷中立主補曰說喪主於虞禮平旦而葬日中反而祭謂之祭則設座於陷下正禮曰虞其主用桑補曰虞安也以安神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卿大夫五虞士三既虞埋重於道左而有主吉主於練

期而小祥其主用栗補曰疏曰案莊公之喪已二十二月仍譏其爲吉禘今方練而作主猶是凶服而曰吉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爲吉也此雖爲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故傳以吉言之文烝案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夫隮祔於祖必有主主必爲吉主明周之吉主卒哭作之故左傳例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而舊說解此句爲喪主失其實也此傳及公羊皆至練時作主似據殷制或者殷周之禮諸侯得通用抑或魯有王禮避周從殷皆未可知矣注用桑用栗皆本公羊何休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杜預亦同但不說夏耳何休又曰埋虞主於兩階之閒易用栗也虞用桑者桑猶喪也取其名與其麤狉所以副孝子之心練用栗者取其戰栗謹敬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加之益爲禘祫時別昭穆也疏曰徐邈注盡與之同范亦當不異孔廣森據五經異義載公羊及禮戴說虞主埋於堂兩楹之閒又一說埋之於廟下以爲何氏所稱非師說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補曰注以毀訓壞非也脩壞曰壞猶潤汙曰治亂曰古人語如此所脩之廟謂死者祖之廟於今君爲曾祖卽他日之新宮也必脩之者士虞禮記檀弓卒哭而祭之明日也旣祔仍以祭之明日當以所作主祔於此廟據鄭君士虞記注曰凡祔子問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其廟推此知練而祔者練而各反廟廟無虛主又無二主則祔者練而各主皆如舊而所祔新主之復於寢必也洽大祥禫後三年喪畢然後今君高祖之父遷依公羊馮君章句則遷廟之主藏於大祖大室北壁中旣遷則謂之毀廟乃以會祖之主遷焉而新主遷於曾祖之處謂之新宮大戴禮有諸侯遷廟篇卽喪畢遷主新宮之禮其末云擇日而祭葢卽閔二年傳士虞記之吉祭或祫者也朱子據遷廟篇君臣皆元服明其爲除喪而遷張履又據之文明其爲從寢之廟其說皆是也自來說穀梁者皆以壞廟爲毀廟則與大戴之遷廟相混鄭君士虞記注盧辯遷廟篇注孔穎達王制正義賈公彥周禮甸人疏遂謂自寢遷主在練時楊氏疏曰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卽易檐其事相繼故連言之非

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至朱子則曰穀梁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朱子此語可謂破的但其言壞舊廟遷舊主亦沿舊解之誤張履作毀廟論祔祭論知穀梁所言爲殷制然亦有廢除事殊壞且穀梁不應此句說遠廟而下文說新宮其不可通也甚矣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補曰范此解可用練之明日祔亦得云納新神也檐屋檐聯也說文檐爲楣檐楣爲楣楣爲秦名屋檐聯齊謂之㕣楚謂之楣何休說新宮云易其西北角塗者堊飾壁禮所謂白盛也兩言可者略辭大戴禮有諸侯釁廟篇成廟釁之以羊君臣亦皆元服與遷廟篇相次彼時事多練則略矣易檐改塗爲壞廟之道則壞爲脩壞而廟指新宮甚明

三月乙巳及晉大夫盟于處父 晉大夫不言公處父伉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高侯存氏處父去族嫌異故重發之爲公諱也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邾儀父矣不書地者公在晉也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不去高侯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於恥差降

補曰爲公諱者釋經去處父氏與公羊同也去氏所以爲諱者卑者以國氏既不言公則若內卑者與外卑者盟是全乎諱也如晉與大夫盟較莊盟既書日不嫌非公得以成其諱文故下文遂云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注謂若邾儀父本何休說頗迂曲宜刪去公親如晉三句問經文何以見之 何以其日也補曰存日公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補曰疏曰重出卑公已甚是所恥也補曰出不言公如故反亦不致皆諱恥也既以去大夫氏爲諱出反又諱者諱莫如深也不地而存日則有所見矣故諱恥從深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歜垂歜鄭地 補曰不日者蓋以盟事可惡如祝柯之例歟或以霸國大夫盟數國之君始於此與齊高侯又不同故特變其例以示異左傳稱士穀爲司空晉司空非卿又作穀唐石經作穀左氏公羊作穀左亦又作穀歜左氏作隴徐彥公羊疏曰左氏作垂隴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補曰言可者時既多外異其辭耳傳特發此又明外大夫不可也或傳欲以此意明此盟不日之義故不於上年會戚發之唐石經無外字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災不書旱五穀猶有牧文丞案不雨之文不在七月下者雨而後書不雨則七月雨矣其文不得在下胡安國程端學說皆非也月令正義引鄭君釋廢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分爲四部各有義焉孔廣森曰今檢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王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遘禍此其效也文丞案漢書五行志曰皇極之常陰劉向以爲春秋也其應一曰久陰不雨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僖公憂民歷一是也孔因附成爲說無恤民志補曰言春秋以時輒書不雨今文公歷四時乃書是不勤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爲無志也疏曰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不發傳者以一時不雨輕故也下十年十三年意亦與此同故十三年省文不發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祫也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於大廟則其譏自明補曰疏曰杜預言其譏已明謂前已書吉則此亦同譏范云其譏自明謂不待譏責其惡足顯文丞案何休曰不言吉祫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又案躋僖公亦遂以爲常不言初者定篇有從祀文不須加初從可知○撰異曰躋周禮大宗伯注引作隮

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合也嘗秋祭補曰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蓋未知祫嘗之說祫嘗者祫而兼嘗謂先祫而後嘗也詩魯頌曰秋而載嘗毛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禴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禴祭魯則祫而兼嘗不廢時之祭魯則祫而嘗之說也祫而兼嘗則不得直書祫以其是天子嘗卽傳祫嘗之說也故詩大是事以著之言著禮故是事一句意也傳與毛傳多通此文宜以毛爲證何休云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祫則不嘗與毛亦同也禘當行於周之夏而嘗之中葉禘無常月不兼行時祭禮惟八月之祫嘗爲宗廟極盛之祭故詩頌僖公但言嘗不言禘而春秋禘不書大事也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外祭郊社內祭大嘗禘以一大字貫嘗禘二文大禘卽明堂位所未備卽此傳祫嘗也祭統前舉夏殷之時祭春祫夏禘秋嘗冬烝又詳言禘嘗之義篇末乃言大嘗大禘既以承前文又以別前文也此祭在八月而國語以爲烝韋昭謂用冬祭之禮最大乖謬不可據也崔靈恩曰祫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也說文曰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祫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

大祖廟中以昭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繆昭南鄉繆北鄉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補曰此約何休注文何休曰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自外來曰升文烝案周公爲魯大祖周則后稷或曰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蓋非也通典引逸禮曰祫祭七尸公羊合祭作合食又繼之曰五年而再殷祭韋元成劉向以來皆言三年祫五年禘通典引徐邈曰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徐說非也禘以夏祫以秋由禘而祫二年故言三年祫由祫而禘有三十餘月距前十餘月已踰二年祫與禘異於祫者王凡六十月也禘與祫其禮略同所以異於祫者王肅聖證論引禘于大廟逸禮云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又云皆升合於大祖通典引禘于太廟禮毀廟之主昭其升合食而立二尸又云獻昭尸如穆尸又云毀廟之主昭其升合食大祫于大廟名篇亦兼見親廟昭穆之列不毀則又比親廟特禘之禮也禮以禘于大廟序雖禘大祖大祖謂后稷其文言孝子言皇考言孝子周頌序雖禘大祖大祖實指文王歟何烝案周公爲魯大祖周則后稷或曰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蓋非也通典引逸禮曰祫祭七尸公羊合祭作合食又繼之曰五年而再殷祭韋元成劉向以來皆言三年祫五年禘通典引徐邈曰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徐說非也禘以夏祫以秋由禘而祫二年故言三年祫由祫而禘有三十餘月距前十餘月已踰二年祫與禘異於祫者王凡六十月也禘與祫其禮略同所以異於祫者王肅聖證論引禘于大廟逸禮云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又云皆升合於大祖通典引禘于太廟禮毀廟之主昭其升合食而立二尸又云獻昭尸如穆尸又云毀廟之主昭其升合食大祫于大廟名篇亦兼見親廟昭穆之列不毀則又比親廟特禘之禮也禮以禘于大廟序雖禘大祖大祖謂后稷其文言孝子言皇考言孝子周頌序雖禘大祖大祖實指文王歟何休以爲禘異於祫者功臣皆祭案周禮有功祭于大烝何說非也○祫之名亦多矣五經異義左氏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歲祫似是歲一祫或是祫以歲計卽三歲之殷祭而皆與通典引劉歆賈逵所言之祫不同又左傳大夫亦有殷祭據大傳言大夫士是大夫士般祭亦名祫也又時祭亦有稱祫者王制曰天子犆祫祫禘祫嘗祫烝祫諸侯礿犆禘祫嘗祫烝祫彼舉夏殷四時祭名而犆祫之文或上或下祫與犆對不專祭稱但以其合祭親廟主於大祫而兼嘗王制之祫一歲三祫二祭載迎四廟之主渾言祫祭則二祭得兼包也又士虞記古文始虞之祭謂之祫事鄭君曰以與先祖合爲安此則殷祫時祫之外更有祫名也

躋升也 雅同爾雅作陞

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 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主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甯曰卽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固不足多怪矣親謂僖祖謂莊補曰疏曰親謂僖祖謂閔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以昭穆祖父爲喻此於傳文不失

而范謂莊爲祖其理非也文烝案傳以祖父爲喻當如舊說及疏若下文昭穆之說則依段氏說爲順見閔二年又論於下**逆祀則是無昭穆也**補曰閔爲穆僖則昭也逆者謂升僖於穆北面西上閔繼而東并同爲穆是無宗廟昭穆之禮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兄弟所以異昭穆者以受國爲人後爲重既異昭穆即與父子相繼無異僖雖不祔閔而閔世次當考廟於僖有祖道上文以僖爲親閔爲祖而左氏曰先祔後祖其說逆祀皆與傳同由其相爲昭穆故舉以相喻也此說詳具於後漢周舉議奏賈公彥周禮冢人疏劉歆爲兄後議趙汸左傳補注當代通人萬斯同金榜段玉裁孔廣森等皆所依用范引舊說謂升僖於閔上者即何休說也何休云升謂西上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緣僖爲庶兄置於閔上是未思兄弟同昭穆之說於三傳國語實不可通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補曰此祖謂大祖也昭穆相繼皆承大祖之統**無祖則無天也**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補曰天者祖之所自出非以祖爲天也古人稱王者天大祖亦謂配天范因致誤**故曰文無天**補曰文無天猶言隱無會定無正也此指下五年經王使不稱天而言劉逢祿說公羊別傳此數語亦如是解之春秋言天之文唯施於王一言天子義亦不異大祭大變都不斥言故知文公無天指彼二文明矣言故曰者是聖門相承之說**無天而行也**補曰此猶釋隱十年無正曰隱不自正釋桓無王之道遂可以至釋定無正曰定之始非正始曰見無以正也明彼經著無天之文者是見文公之無天而行也自逆祀則是以下極論踦僖之惡以解無天之祀則是以下極論踦僖之惡以解無天之文明爲春秋所深惡也五經異義從左氏說爲大惡不從公羊董仲舒說爲小惡是也昭穆祖天遞推而上亦莊三年傳母子天子之義也又嘗論之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左傳載之謂文仲縱逆祀不知彼文論魯事故無禮不知者臧孫罪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書王法故無天者文公惡也**春秋之義也**尊卑有序不可亂也補曰親親者僖於閔爲兄有祖道宜尊閔也親親尊尊人道之大二者一揆尊理常伸於文爲父宜親僖也尊尊者閔於僖爲君於文爲父宜親僖也而無升道不以親禰害其尊王也文姜母也而有絕道不以親母害其尊也而有弗受文不以親父害其尊王也諸侯夫人害其尊王父也而有弗受文不以親父害其尊先公也此類皆春秋之義傳承上推本廣言之也疏曰稱春秋者以嫌疑之閒須取聖證案疏說固可通要是廣有所包故言春秋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補曰如得禮經當直言如齊不仍史文公羊曰譏喪娶也以爲娶雖在三年之外而三年之內不圖婚三年之恩疾有人心焉者宜於此焉變也董仲舒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國也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

夏五月王子虎卒叔服也 補曰叔服書王子書名者卒例也左傳成元年尚載叔服語此傳則與公羊同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也 外大夫不書卒補曰疏曰重發之異故重發之 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 會葬在元年補曰史書卒者自以其來赴卒之所以赴我者則以其嘗會葬我故也此君子所取義也五年會葬成風者不卒彼不赴故也彼文或作毛伯則卽後書札子殺者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叔服執重任以守國補曰或說以會葬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撰異曰公羊螽皆作蝗獨此亦是螽字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 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志災或爲王者之後或 曰災甚也 補曰此以甚志明雖非王者後亦志也公羊諸螽皆爲記災唯此雨螽及哀十二年十二月螽爲記異例可怪先事而至者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成十六年雨木冰傳曰志異也 其甚奈何莽莽盡矣 既盡又食屋之茅莽猶盡則嘉穀可知莽范與徐異王樵曰徐說嘗驗有之著曰傳以星宜言隕螽宜言雨董仲舒謂或降於天或發於地不可同也故知莽蔡補曰疏曰徐邈云禾稼傳曰志異也此經引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傳此句蓋亦後學者說傳語在外傳及章句案左傳曰隊而

死也公羊曰死而墜也疏曰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螽死而墜於地故何休云螽猶眾也死而墜者象宋羣臣相殘害也禍自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識違是爲短鄭君云穀梁意亦以宋薄德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識何錯之有乎丞案公羊言異也故董仲舒何休言大夫專恣據後事推之穀梁言災也故劉向言宋殺大夫無罪據前事推之鄭君意崇識緯姑作調人以災異爲一不復截然分別於理固通但非昔人家法亦學者所當知矣至於董劉何鄭所推之是非可姑無論耳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補曰凡朝而盟來聘而盟者皆言及以內及外以尊及卑之常辭也不以內爲志之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補曰自此外大夫始稱某帥師稱將汪克寬曰書帥師百有三十僖以前書帥師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帥師定哀之間尤數數書之大夫之強可見矣丞案文以前列國亦有大夫爲將且帥重師者趙汸本陳傅良說以爲雖卿將但稱人將尊師少與將卑師少者同雖卿帥重師但稱師將尊師眾與將卑師眾者同以征伐自諸侯出其臣之尊卑不足辨此夫子脩春秋於內從其恆稱以見實而於外變文以示義也至文以後征伐自大夫大夫出則大夫將書大夫矣張應昌以爲楚大夫將則至成六年始見高澍然以爲秦稱人稱師爲達例終春秋大夫未強故不見大夫將二國皆小異也呂大圭以爲大夫而交政於中國自晉文翟泉之盟始大夫而專征伐之權自晉襄伐楚救江始○撰異曰左氏楚下有以字段玉裁曰淺人所增文丞案劉敞春秋權衡曰公羊脫以字後來皆依劉說段氏獨得此伐楚救江始○撰異曰左氏楚下有以字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則江圍自解補曰江遠未易可救伐楚正所以救之此與宣元年救陳皆未至所救之國彼以下有會楚伐楚楚亦不直須言伐楚楚伐楚亦不直得討賊之義又諸侯之用師於楚者唯齊桓一書伐晉定一書侵使於處父之師直書伐則前繼齊桓而後駕晉定故必曰救江張說亦有理要以救者遂其意致其志凡救皆是善文明此亦善之與諸直言救者一例也若然傳言伐楚所以救江而傳十八年云伐鄭所以救宋於經別無救文三者辭同意異又須分別觀之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補曰出姜也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婦禮成于齊故在齊使稱婦補曰婦者已配之稱謂成昏也禮大夫以上不問舅姑在否皆至三月見宗廟然後成婦禮劉向列女宋恭伯姬齊孝孟姬傳皆有是言賈服何氏說春秋並同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未成婦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鄭嗣曰皆問者之辭問者以使大夫逆例稱女而今稱婦爲是公親逆與怪稱婦速故反覆推之補曰逆便稱婦明非姊婦之婦矣知是公逆曰公也補曰公親逆故不月其不言公何也據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言公而以稱婦見其失若不責其失則但當言公如齊從親迎恆事不志之例而下成禮於齊非責補曰失禮重故沒公文書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史舊文蓋本言公如齊逆女或曰婦當言逆婦爲變文下蓋有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文也曰婦有姑之辭也補曰此言稱婦有二義也下無至文明逆與至共文以逆文爲至文也逆稱婦爲夫婦之婦至稱婦又爲姑婦之婦至所以別有姑無姑者見宣元年何休說其不言氏何也補曰據從魯辭凡姓皆以

氏配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邵曰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於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補曰疏曰宣元年已有傳今復特發之者彼書夫人此直云婦姜嫌文異故彼此明之然彼稱夫人又書至此不然者公羊傳曰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娶乎大夫者略之也徐邈亦以爲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若以諸侯下娶大夫便爲略賤則大夫亦不得上娶諸侯且天子得下婚諸侯何爲諸侯不得下娶大夫是公羊之言不可以解此也蓋不稱夫人異於餘稱傳云夫人與有貶夫人也文烝案不稱夫人者文不得言逆夫人也不言至者逆已稱婦姜婦有二義足以包至不須言至矣何休曰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其說是也劉敞曰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以則亡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之道也劉用左傳卿不行之說而謂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今斷章取之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補曰程端學曰楚滅江不恤而躬伐秦伐楚則遣大夫吾侯之報復情不可掩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速字故賈逵是也段玉裁曰衛甯速見僖二十六年卽甯莊子也僖二十八年三十年左傳皆記武子事則此聘必武子矣公羊非也公羊彼作遬此亦當作遬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撰異曰段玉裁曰據杜氏長厤十一月庚子朔十二月庚午朔又稱十二月無壬寅五年正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則杜所據本實作十有二月壬寅楊昌霖曰今三家經皆作十有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然非經之舊矣改之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然非經之舊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口實也禮記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諸侯含用玉榮叔天子之上大夫也榮采地叔字補曰注首句本公羊尸所沐米卽以飯之依鄭君禮記注天子葢用黍諸侯用粱大夫用稷天子之士亦用稻也貝亦飯所用諸侯飯以貝而含以玉通言之皆爲含故隱元年傳曰貝玉曰含已論之矣元年王使皆稱天此與下會葬王使皆不稱天者所謂文無天也桓之春月有月無王文之於王使有王無天其意相類也傳於此不言者文屬王使而義起踦僖故就彼傳一言之荀子曰春秋之微也又曰春秋言是其微也又

曰春秋約而不速於此爲甚矣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禮含賵各異人補曰孔廣森曰禮上客卿含上介致賵其曰且志兼也補曰加且以顯其兼以上公羊並同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何休曰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禱最晚矣何以言來鄭公之後與昔爲仇兵無休時乃加免繆公以其不周事若不致諸侯周猶給也不給事卽下言早晚加減一字皆有義文烝案周猶給也不給事卽下言早晚賵以早乘馬曰賵乘馬所以助葬成風未葬故書早而含以晚已殯故言晚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禮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輦席旣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賵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玉有其禮補曰疏曰舊解以爲傳言含賵上關天子之於諸侯及夫人耳雜記所云唯論諸侯自相於何者諸侯及夫人於天子有疾當告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故未殯足以及事其諸侯相於示其禮而已不責其晚也今恐不然范云不通是傳之不通何得天子與諸侯禮異明范以傳爲非也文烝案疏說頗得范意其實范謂含不必用與傳亦得兼通此含卽喪三月傳譏其晚豈謂含

必在殯前哉疏引鄭君釋廢疾云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禰次之賵次之賻次之餘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禰之賵之其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文烝以爲鄭君最得之矣此以字各本作已與上句岐異今依唐石經左傳正義引及俞皋集傳釋義本改二字通用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毛伯來會葬補曰毛當爲召榮叔召伯皆大夫不知其上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本作毛撰異曰毛左氏公伯疑誤文烝案左傳曰召昭公會葬之禮於鄫上從竟至墓主爲送葬來補曰通謂凡會葬也下年傳曰處父主竟上之事杜預曰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業正本作辛字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補曰季文子也行父之父齊仲名無佚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撰異曰驩公羊作讙周語字从馬晉語从言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補曰月者爲葬晉襄公補曰杜預曰鄭共葬制也案左傳古者使下大夫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疏曰徐邈解襄公已葬謂春秋之例在外晉襄已葬嫌不同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補曰重發傳者衛成君殺無罪之大夫則是失德不合書葬今襄公書葬則是無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者以襄公漏泄陽處父之言故也舊解亦云襄公罪輕故不追去葬文今以爲傳云襄公已葬者謂卒哭日久葬在前殺在後是罪累不合及君故起累上之

問非是釋合書葬以否 君漏言也 補曰何休曰自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言泄下曰漏

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 臣闇不言君無所聞上下否塞補曰王引之曰闇與瘖同瘖謂不言聾謂無聞也晏子春秋曰近臣嘿遠臣瘖又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語意並與此同說文闇从門音聲古讀若陰故與瘖多通用

夜姑殺者也 殺處父補曰左氏公羊略同

之殺柰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補曰時將中軍者直稱將軍也國語鄭人以詹伯爲將軍當晉文公時晉將軍爲正卿故宣二年傳曰子爲正卿 趙盾佐之陽處父

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邵曰賢者多才也戰主于攻伐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補曰此亦仁者居守之意案論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又徐彥引古之賢仁也又毛詩傳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皆以仁次於賢可與傳相證劉敞傳改仁爲能後儒遂謂彀梁子不識仁字眞一曲之見也字有數義言非一端已論於隱二年 今趙盾

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稱處父語以語之 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故傳曰漏言也

上之事 待諸侯會葬在鄒上補曰之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劉敞傳呂本中集解本俞皐集傳釋義本補正 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 親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故稱君以殺故

士造辟而言詭辟而出 辟君也詭辟而出不以實告人補曰王引之曰辟當爲嬖隸字嬖辟之左右旁皆相似故嬖誤爲辟而言造嬖言造嬖言造嬖之言言造也漢魏六朝唐人文唐書李吉甫傳漢郎中鄭固碑等共十二事皆用此傳語盖舊本多作造嬖寫誤耳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此士對君之辭補曰用謂用其言亂其德猶詩云二三其德不用而商之於人是二三也韓子進士策問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竈簽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無不與人共之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害成春秋亦有議漏言之詞又似不與人共而獨運者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

而學者不之能察也焚波霖注引蘇洵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

晉狐夜姑出奔狄○撰異曰夜左氏公羊作射案古讀夜若豫讀射若序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于諸侯諸侯受於禰廟孝子尊事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存咸月始而朝之補曰疏曰范別例云書不告朔有三皆所以示譏則此文一公四不視朔二襄二十九年公在楚三文烝烝范以公在楚入例乃用左氏說又不以不告月爲不班朔而以書不告爲譏皆涉左傳非也此注自孝子以下皆本何休公羊亦以不告朔解不告月何休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愼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云云何休又曰朝者因視朔政爾又後十六年四不視朔注曰不舉不朝廟明王教尊也朝廟私也故以朔卽論語之告朔後乃受朔政受朔政者卽後之視朔是也范依十六年傳改大祖廟爲禰廟亦以此告朔卽論語之告朔十六年傳注援論語之交謁受朔之事似以告朔卽是受朔此注又似以受朔政與朝廟爲一謬矣何氏說此禮節次自是明順令惟以禰廟易其所謂大祖廟可耳以祭法考之禰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然則朝廟者祭此三廟也先以餼羊告朔於禰廟乃受朔政乃復朝祭於三廟

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補曰告朔猶言班朔卽周禮大史頒告朔於諸侯下傳天子告朔丁邦國亦卽十六年傳云天子告朔於諸侯下傳天子不以告朔是也公羊之告朔亦此意大戴禮虞戴德孔子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牽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又用兵孔子曰夏桀商紂不告朔於諸侯皆與論語之告朔異四不視朔言公不告月不言公知是論天子班朔之事矣不告月不郊與凡言不者皆略異

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六日之餘分以成此月補曰附月也王念孫曰古書於爲二字同用成於月成爲月也僖二十年近爲禰宮近於禰宮也公羊曰天無是月又曰是月非常月孔廣森曰非年年常有之月也說文閏字下解曰餘分之月五歲再閏戴震曰日循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隨大氣而左準赤道爲出沒者晝夜之故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日躔發斂一終月道斜交乎黃道凡

二十七日小餘過日之半月逸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九日小餘過日之半以起朔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分而近歲終積其差數置閏月然後時序之從乎日行發斂者以正故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歲文烝案閏所附月無常月不得定名爲某月朔故變告朔言告月也若日事遇朔曰朔則不言閏月可天子不以告四而喪事不數也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補曰十二月各有其政著在明堂月令閏所附無常月則無常政故天子不班告朔此正解經不告月三字常與閏月連讀見義下句言喪服以年計者其行事不宜數是月指葬時景公言也猶之爲言猶義相類也既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說之補曰注非也因視朔故朝廟因天子班告朔故視朔不告月則無視朔之禮何以朞朝廟爲乎故爲可以已之辭也文於閏朝廟者亦桓公蹟祀之類時魯君臣以僖公爲聖賢故服喪欲久祫嘗踳主閏猶朝祭皆過乎禮或容此朝祭專於禴廟矣蘇轍胡安國以爲此言猶者幸其不已之辭劉敞意林引王安石說以爲不郊矣幸其猶三望不告朔矣幸其猶朝于廟愈乎已則可矣劉氏自爲說則曰以爲可以已者是猶逐其父者而謂之曰可并逐母也以爲愈乎已者是猶紓兄之臂者而曰我且徐之也君子不然彼不郊而三望自謂猶愈乎已故譏之彼不告朔而朝廟自謂猶愈乎已故非之文烝案王氏此說蘇轍亦同二蘇王胡既失其義劉氏書當時謂其用意太過此類是也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事異辭同從傳爲允疏曰重發傳者前爲三望發此是朝廟嫌異故重明之范例猶有五等發傳者三僖三十一年猶三望獨發傳者據始也宣三年成七年皆不發傳者從例可知也此年發傳者朝廟與三望異也宣八年猶繹發傳者嫌仲遂有罪得不廢禮文繹祭與朝廟禮異故也

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二十六年公伐齊取穀不日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僖二十二年公已伐邾取須句過而不改於此爲甚故錄日以志之補曰疏曰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二年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彼比年伐邾而取兩邑經不書日今僖之與文父子異人特言謹而日之者以文公是不肖之君緩主逆祀取邑致討不得序列於諸侯譏其過而不改故錄日以見惡文烝案哀公時魯屢虐邾其惡易見故取漷東沂西自從常例書時其月者爲下事起耳此則相隔十九年父子異人恐其惡不明故日以顯之疏說未了不致者以是惡事故

遂城鄆補曰鄆邑遂繼事也因伐邾之師補曰當云因取須句之師重發傳者上是伐國取邑此是城鄆非繼事也

夏四月宋公壬臣卒補曰宋成公也不日者蓋不正不葬者或石經作壬左氏公羊作王左亦或作壬是宋亂魯不會○撰異曰壬本或作王唐

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誅有罪也補曰重發傳者此非討賊又無名氏故重舉眾辭之例疏曰昭公杵臼未即位國內無君故不稱名氏從未命大夫例文烝案疏非也不稱名氏在祖之位也據左傳所殺者公孫固公孫鄭也二子皆孤卿之官固則為大司馬僖二十五年論之備惟稱人是有罪之辭恐左氏所載有是非失實者史記宋世家曰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其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其事與左傳異而以公孫固為大司馬最為可據以昭公為少子不正又足明後文弒不書日之義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令狐外之文為說也左傳曰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已丑先蔑奔秦杜預曰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釋例土地名中刳首在秦地名中杜據左傳僖二十四年秦納晉公子濟河圍令狐成十一年晉侯在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故知令狐是晉地在河東接秦刳首而經文當據刳首為說今瞭測之或令狐一地而兩屬如闇為晉地而周亦得有闇田之比其屬秦者別名刳首蓋又如溫之有鄔鄔者杜預以為溫別邑溫已屬晉而鄔田猶屬周正與刳首相類周晉爭鄔皆以溫為言說文解鄔字曰晉之溫地是鄔亦通稱溫正猶經之通稱令狐矣師敗績者皆是略之河曲亦同也略之亦因其亟戰傳於河曲始言亟戰者河曲尤其又有變文公羊兩傳皆曰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失之

晉先蔑奔秦○撰異曰蔑公羊作昧昧下有以師二字昧今本作昧唐石經不誤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先蔑不言出徐彥曰據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在外也補曰在外在竟外也公羊亦曰遂在外也何休曰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徐彥曰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莒為楚地亦明矣文烝案二句包公孫敖公孫歸父言之不盡之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輟止也為將而獨奔故曰逃軍補曰此又言經於止戰之後特著奔秦之文者以是為逃軍故也冉有用矛於齊師孔子曰義也子路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

然則逃軍者八臣之大罪楚
事正與此同傳亦并爲彼見義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其曰諸侯略之也晉侯新立

公始往會晉侯不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扈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補曰疏後一說諸侯不序使若扈之盟諸侯都不可知文烝案范本公羊何休說非也傳云略之者與城緣陵同義彼傳曰散辭亦是略之此曰略之亦是散辭文異而意互相備一見桓德之衰一著晉霸之衰呂大圭謂此與十五年十七年皆略而不序者莫有主是盟之辭齊履謙亦以爲散盟散會之辭其說皆是也緣陵之城未知公在否公雖在亦當不出公此異於城故言公也上言諸侯則下言晉大夫屬文之宜也既略之故不日亦不致左傳載諸國爲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莅盟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以徐伐莒而往莅盟嫌非兩國交盟之例故明之文烝案此不日又不月者文承伐下從伐例蓋以徐伐爲主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補曰左傳史記皆名鄭范注贅王崩不去天者事不涉魯不得取義於公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鄭地補曰四日不能再出不爲繼書之此常例也又兩事並在日例言日則不言遂亦是常例疏以爲下事若直言遂會雒戎恐遂爲繼事辭兩名不辨故再稱公子案疏非也疏據公羊雒上有伊字○撰異曰公羊雒上有伊字穀梁左氏皆或作伊雒之戎音義云誤左氏音義云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暴公羊本又作曝俗字也

公孫敖如京師弔周喪補曰左傳文也公不奔喪非禮也說見定元年不至復丙戌奔莒

補曰言不者可以然而不然之例○撰異曰至下各本衍而字今依唐石經刪正左氏有而字文丞案左氏經如桓十八年之與字三年之以字及此而字皆非文例當由後人妄增

不言所至未如也 若其已行而直言復知其實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

君命也 雍曰受命而出義無專之辭未如故知其未復加畢事之文顯命行于下不書所至皆未

不專君命也 復者事畢之辭未如故知其未復加畢事之文無所至皆其人自爲之乃文無所施

其如非如也 其復非復也 補曰其如非如京師

又不返 補曰言如言復皆爲奔起明其意在奔

唯奔莒之爲信 莒左傳謂從莒女已氏也不言出公羊云在外蓋踰竟則卽東行亦以見其未如示復也

故謹而日之也 補曰意在奔莒則有罪故言日以謹之賈逵說左氏曰日者以罪慶命大討也本傳義也歸父無罪故有遂文

不言日也疏曰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傳曰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注云正其有罪彼云正其有罪則此亦正其有罪兩處發傳者此其如非如其復非復臧孫則實奔嫌其意異故舉二者以包其餘成十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亦同此例故不復發之若然僑如亦是有罪書曰而彼注引徐邈云禮大夫去云云與此異者書曰之義有二種之意一爲正罪一爲兼君恩知者以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文承九月下而不書日傳稱慶父不復見明罪重合誅故去日以見恩絕則書日者有恩可知以此推之歸父公子懋不書日之從例可知也然歸父有罪非成公逐之例可例可知也然歸父有罪非成公逐之者歸父父殺嫡立庶宜世不長魯人逐之實得其罪但惡成公逐父之使耳不言歸父無罪也文烝案慶父歸父公子懋不曰之義各異疏不得其說歸父之父有罪歸父何罪乎徐邈君恩之說無當於傳魯於慶父歸父亦非無恩皆不可通也○此事後人書之則曰丙戌公孫敖出奔莒而已春秋出名氏於上錄日於下加三句六字去出字事備而義精矣左傳曰以幣奔莒不書不可書也家勤國曰公不奔喪而卿行是諸侯不有天子赦如京師不至復是大夫不有諸侯

蠆 補曰蒙上月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馬官也 補曰亦曰司馬者武也

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何休曰近上七年宋公壬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者義相違鄭君釋之曰七年殺其大夫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司城君之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

見輕慢也傳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此上下俱失之補曰十五年注以無君爲不臣是也鄭說非也不稱名姓在祖之位也左氏事迹可徵其是非予奪皆未可信但此與上七年皆稱人以殺稱人則已見罪而彼直云殺其大夫此復稱官者蓋因下事書宋司城二文相連不可空言大夫無以相別故下言司城則此言司馬而因此司馬之文又以見祖位及在祖位者之實乃爲前後諸文之樞紐此聖者之作自然之妙也傳因下文稱官是無君之辭故於此亦順而言之不可以辭害意左傳稱其人曰大司馬公子卬

宋司城來奔司城官也補曰宋避先君武公名變司空爲司城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奔殺異也文烝案列國官名自行人以外內外無書者此欲表其無君何以必稱其官蓋其時司城官屬悉來奔實如左傳之說故稱官以著之崔氏舉族皆出則書齊崔氏司城官屬皆來則書宋司城各從其實其義一也若然經以其官屬皆來稱官而傳釋爲無君之辭者釋經空虛擅權無君於斯爲著傳所云無君即指其以官屬來也是知上文司馬乃因此司城之文而書以相別傳於上亦釋爲無君者釋文雖同其意異也司城名氏左傳曰蕩意諸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補曰疏曰此是來奔之始故發傳卿伯宋于哀等不發者從此例可知文烝案此言接我者亦接公也或有公不在而言來奔者當與介葛盧同例亦容不至國都大概是以接公爲文

眉注坿列

第十二葉十二行賻次之句依箴膏肓增　第十五葉十三行正四時從史記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穀梁補注十四

春秋文公經傳第五補注第十四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補曰金黃金也凡金幣黃爲上此亦求賻之類傳曰錢財曰賻錢者赤金爲之若是赤金當言賻矣漢書食貨志曰大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或疑此金是赤金未鑄爲錢者左傳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鑄三鍾明是赤金也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不稱使者天子當喪未君也補曰喪求甚於凡求求金又甚於求賻注解不稱使本公羊卽隱三年例云無君則左傳云未葬是也公羊兩處並云當喪未君又因此無君則左傳云未葬是也彼無君謂未踰年又當如左傳說爲未葬此經謂未三年不稱王且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考之於經景王未三年書天王殺其弟佞夫敬王未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魯閔公未三年上附莊卷而其稱公作謚繫世入廟仍同他公穀梁左氏皆無義例則公羊未可信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子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皆與公羊說同案論語子

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又孟子稱堯崩舜立舜崩禹立禹崩啟立皆在三年喪畢後竊意公羊坊記曲禮所言者自是先代之制而周世則不然呂大圭據顧命康王之誥疑彼時已變制矣

夫人姜氏如齊歸寧補曰姜氏謂出姜此書非禮也范本杜預依左傳例何休則以爲奔父母喪父母者齊大夫家也蓋未可據下有二月三月則此如是正月上求金不以此如特出月明夫人與公異例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補曰月者爲葬日

京大也師衆也補曰二訓公羊爾雅同

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補曰何休曰天子之居地方千里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治自近始故據土與諸侯之時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

辛丑葬襄王補曰公不親會葬非定元年

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補曰不志葬不疑於不葬猶諸侯之時葬正也魯史之制宜辟周史故得以不不得矣列國亦各有史故以簡約爲主

志葬危不得葬也不得備禮葬補曰志葬者以月爲例猶諸侯之月葬故志葬也疏曰重發傳者桓王七年始葬襄王則七月而葬嫌異故重發之文烝案桓是改葬志葬猶不志也彼傳亦不說桓重發之者所以起下

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補曰葬天子而加日甚於危不得葬直是不葬之辭猶諸侯之日葬危不得葬也不葬之辭謂非舉天下而葬一人之辭也注以諸侯無復往會葬解之當改言無復親往則通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刺之餘文書月者當條皆有義耳夫人行十二者文姜七以刺之餘文書月者當條皆有義耳夫人行十二者文姜七如齊再如莒聲姜會齊侯于陽穀于卞并數此出姜氏十二也文烝案夫人行例時至例月何休曰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

卑以尊致病文公也行例夫人行有十二例時休曰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卑以尊致病文公也注曰疏曰范例云夫人行有十二例時以刺之餘文書月者當條皆有義耳夫人行十二者文姜七如齊再如莒聲姜會齊侯于陽穀于卞并數此出姜氏十二也文烝案夫人行例時至例月何休曰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卑以尊致病文公也注曰疏曰范例云夫人行有十二例時

皆言夫人得奔父母喪宜出則卽宜致傳所不言似未足據矣疏引徐邈云卑以尊致者文公娶齊大夫女爲妻故初逆姜氏不稱夫人今致以夫人禮與逆自違故疾公也案徐用公羊說而以前不稱夫人爲尊殆非傳意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撰異曰穀本又作穀左氏公羊作穀 稱人以殺 誅有罪也補曰重發傳者此鄭父有及文嬴異故也 鄭父累也補曰重發傳者鄭父非公子嬴異故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補曰案左傳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皆大夫也稱人者非霸國獨用兵猶從伐沈之例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補曰國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注引穀梁說蓋以爲陽微陰盛君弱臣强之象此年之震疏曰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爲陽行專政之所致也孔廣森曰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書地震皆據魯 震動也補曰公羊爾雅同也隱僖篇震旣訓雷以雷能動物故震之義又爲動凡一字數義者皆如此易卦之震其本義爲動不爲雷震與動古今語也說卦傳曰震動也是以今語通古語爲震卦之本訓八卦皆同也晏子春秋稱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又稱鉤星在駟心之閒地其動是當時通言地動地不春秋言地震不言地動者策書用字之例皆因乎古也地不動者常也文烝案案素問周髀算天動地靜者常也說地亦圓而動不止但人不覺其動故曰不震者也管子震故謹而日之也補曰疏曰范例云地震五例曰曰天曰虛地曰靜 震書雩書楚子別欲見義其後還書人則會雩書楚子使萩來聘補曰會雩書楚子斷自此始蘇轍曰至是齊晉日衰楚人接迹於中國於是書其君臣與諸侯比孔廣森曰商臣弒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固不待貶絕而見文烝案韓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許翰稱之當以此意求之若如周子云春秋正王道又云誅死者於前便未及此韓子說春秋曰不誅其人曰謹嚴曰深其文辭皆甚確○撰異曰萩或作萩案古讀椒作菽段玉裁曰菜之俗也左氏公羊作椒公羊亦或作萩案萩若萩也楚無大夫卿 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補曰褒之

猶言進之以其來我故進之而得目言
萩也楚君初見新意楚臣猶依舊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補曰稱秦人無君臣者從遠國例略
見上五年注既不責之故
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萩來聘也秦
人弗夫人也言秦人弗以成風爲夫人故不言夫人補曰若
以成風爲夫人當直言成風今繫僖公言之明
爲弗夫人之辭孔廣森難傳曰若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令惠
公僖公尚在何以稱之文烝案宰咺秦人兩事本以歸妾母
志其以可辭受之因以見
尚在則亦直文見譏矣此不足疑也范以不言夫人爲弗夫
人之辭非也正嫡夫人亦未有既沒而稱夫人
者夫人乃生時之稱唯何休知之後儒皆不省卽外之弗夫
人而見正焉見不以妾爲妻之正補曰秦人蓋曰此所以襚
僖公之成風者故可因以見正繫諸僖公就使
秦襚莊公之成風君子亦必以其可辭受之因以見正也志
者與賵仲子略同孔穎達曰是時服除已久始來弔贈當以
變禮待之檀弓曰衞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
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
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補曰何休曰謂之秦者晉先昧以師奔秦可以足矣
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孫復曰晉自令狐之戰不出
師者三年其厭戰之心可見而秦又起此役故曰秦以狄之
孫覺曰以其易世相讐但曰秦以狄之程子曰秦唯以報復
爲事夷狄之道也文烝案四說大概得之但以師奔秦非穀
梁之義令狐後晉不出師又與左傳不合耳傳稱秦之爲狄
自殽之戰如而此文狄秦仍爲變例者彼傳秦爲狄惟於書
君卒見其義自餘猶從中國例秦君狄也秦國非狄也秦君
以有狄道而狄之秦國本周
舊都也其取義與滕相似

楚殺其大夫宜申僖四年傳楚本祝融之後季連之胄也而國近南蠻遂
漸其俗故棄而夷之今知內附中國亦轉強大故進之補曰
前已書殺其大夫得臣矣非自此始進楚也內附中國亦不
始此荆人來聘宜申獻捷彼時何嘗不與中國親亦何嘗不
強大乎文之時晉衰而楚益強於諸書楚子見其義不得說
之於此范之疏
而不檢甚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補曰汪克寬曰正月上不繫王者歲首書王所以著一歲十二月皆承天子之正朔故此年及十三年總書不雨但紀月數而已非歲首比也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補曰重發傳者此專在本年嫌異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某地蘇子周卿士補曰女栗當云地闕下句本杜預王卿之執政者左傳謂之卿士故杜以卿士言之是天子之上大夫也杜又曰僖十年狄滅温蘇子奔衛今復見蒸王復之傳例曰及者何內卑者也趙匡劉敞葉夢得以爲公及之諱而不與蒸非左傳曰頃王立故也案此奉王命當在喪畢後未必蒙月左氏以爲秋七月特據經測之不月者以卑者與王臣特盟故略而異之同諸盟齊不從痛例自此周復微○撰異曰女栗某地蘇子本誤作粟今依音義唐石經改正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某地也補曰亦當云地闕左傳曰將以伐宋孫覺曰此次遂稱楚子下伐麇又以爵書自是楚益强○撰異曰厥公羊作屈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撰異曰麇公羊作圈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宋地補曰叔彭生公子牙孫叔仲會伯張大亨曰文之篇六卿並見文烝案成篇亦有六卿○撰異曰唐石經初刻叔下有仲字磨改去之左氏音義云叔彭生本或作叔仲彭生仲字板本左氏有仲字匡作筐唐石經皆不誤滇化本他宋本同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補曰左傳曰鄋瞞侵齊遂伐我謂卽下長狄此日者蓋大得臣之功公羊鹹此日者蓋大得臣之功公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補曰敗夷狄雖非疑戰不日以爲其言敗其日其地皆大之也鹹魯地

不言帥師而言帥師而言敗何也據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政莒師于麗獲莒挐稱帥師補曰前伐沈救鄭乃稱將不稱帥師之例此言敗則當言帥師矣內事言敗非公也不直言師則言某帥

直敗一人之辭也補曰人故不以衆辭加之一人而曰敗何

也補曰據敗亦衆辭以衆爲言之也言其力足以敵衆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補曰何休以爲相類如兄弟非親兄弟與左傳異弟兄唐石經初刻及各本皆作兄弟誤涉公羊文今依石經磨改及十行本俞皐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乙正佚害中國佚猶更也補曰佚卽迭字鎰所見本或作佚宋本大戴禮禮三本情文迭與元本作迭音義曰害本又作宧案各本皆同音義一本作宧如是宧字范應有注楊疏言更害中國所據本亦作迭依害今依音義正本楊疏唐石經改正瓦石不能害肌膚堅强瓦石打擲不能虧損補曰打當从木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一廣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尺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補曰軾者車前曲木左右曲向後接兩輢何休說長狄蓋長三丈何據考異郵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杜預以爲蓋長三丈四尺國欲爲君又據闕中記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杜據魯語云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長者不過十之其長短皆與傳小異也此長狄公羊以爲記異蓋如臨洮之見偶然之事左傳則鄋瞞國也孔穎達說左傳曰如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允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國語仲尼之言以爲自虞以來命守封隅之山賜以涑姓則是世爲國主絲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文孫案孔氏特發此疑今姑存而不論左傳有可信者論於下

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據莒拏言獲補曰此非所據也如上所云在獲例不在敗例何爲以敗言之不言獲邪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不重創恤病也不禽二毛敬老也仁者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故爲內諱也既射其目又斷其首爲重傷宋襄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察創鄭君曰創之淺者曰傷此對創鬢髮白爲二毛補曰左傳宋毛傷卽創也月令曰瞻傷察創文也散文則通故說文廣雅云傷創也廣雅又云創傷也說文亦云刃傷也或作創此並王念孫廣雅疏證說也重創禽二毛皆爲不仁獲之爲言也亦重創禽二毛之屬也故變文言敗而不言獲所以爲內諱曁傳意本汎論事理非指射目斷首爲重創注失其解於理不通矣傳先言直敗一人以衆言之卽引舊傳記其事以明此敗異於他敗非敗獨得言敗者大之也又解不言獲之義以明此獲通於他獲實獲皆不言獲者諱之也疏曰長狄兄弟更害中國禍害爲深得臣能立功於一時而標名於萬代其庸大矣若其不諱何以不書且晉獲潞子尚書於經魯獲長狄棄而不錄詳內略外之義

豈其然哉知內不言獲之例不施於此也案疏說迂曲此卽內不言獲之例耳公子友敗狄菆棄師則言獲以惡之得臣殺敵致果則不言獲以諱之惡者變文諱者常文諱輕於惡凡內所以不言獲者正是諱耳此傳曰諱莒挐傳曰諱華元夏趙傳曰不與非與義皆相通○射禮以中爲獲鄭君鄉射注曰射講武田之類也因是見爲國之思患而防也春秋以獲爲敗傳曰爲內諱也因是見用兵以不殺爲武也

其之晉者也補曰公羊與此同據左傳魯所獲者僑如齊王子成父所獲者榮如在齊惠公之二年傳誤作齊襄公當依史記正之晉所獲者焚如在滅路時又宋獲緣斯者僑如斯在春秋前宋武公時衛獲簡如在齊獲之後緣斯者僑如之先僑如弟曰焚如焚如弟曰榮如季弟曰簡如襄三十年晉師曠言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左傳人名事迹當非虛妄大氏左氏考史博采而尚詳聖門解經核實而舉要

千有二年春王正月郰伯來奔補曰公羊曰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左傳郰文之昭也何休曰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猶當加意厚遇之文案魯前與齊共圍郰非滅也或至此始失國耳左傳以爲郰世子趙匡劉敞疑之月者以是同姓兄弟故仍史文錄月舊史小國君奔皆月君子略之從時例○撰異曰郰公羊作盛

紀伯來朝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同母姊妹補曰公羊曰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與傳意同傳以父爲男子之美稱於子則直曰貴之尊之不言男子明女子亦得通稱故大夫以上稱子貴故舉其貴者猶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皆以同母爲貴也何休曰不稱母妹而繫先君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非也孔廣森又引詩齊侯之子東宮之妹以爲君之母妹貴有殊矣補曰稱其一傳曰者蓋引舊傳爲更端之辭或其一二字衍也疏曰上傳曰母姊妹貴非許嫁不書上下足成非乖也似上下意乖者傳欲見雖貴之漸故也徐邈云上傳云子叔姬許嫁乃書卒者以其卽貴者杞夫人見出故不言杞下傳云許嫁者言是別女非杞叔姬也理亦足通文烝案疏說及徐皆非也貴釋書子義許嫁釋書卒義不泥其一二字則文意甚明僖九年伯姬卒已發傳重起例者此稱子嫌有異故舉舊傳重明之公羊亦正如

是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禮二十而冠而在丈夫之列譙周曰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若必差十年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有未嫁者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甯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補曰引譙周者五經然否論文也見通典所引說成王冠疏曰往言此又士大夫之禮諒士大夫之禮猶不待二十明諸侯以上者謂喪服所言多陳士早娶禮在不疑文烝案三十二十之文周禮內則大戴禮本命書大傳毛詩傳皆同五經異義從左氏說人君早娶以三十二十爲庶人禮王肅聖證論謂三十二十者男女嫁娶之限禮言其極不是過耳男十六精通二十而冠女十四血化

十五而許嫁於此以往皆可嫁娶以爲此家語孔子對哀公之言也并官聖妃家語記其娶謂孔子年十九凡此並可與譙范說相證矣白虎通引穀梁傳曰男二十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通典引同今傳無此文亦是爲穀梁學者說傳語在外傳及章句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術秦大夫補曰術不氏從楚吳例也秦非楚吳比有師則亦得有大夫但觀溫之會秦人序莒郠君下翟泉之盟秦人序陳蔡大夫下皆在最末秦雖親晉當時猶以遠國視之也是乎狄秦既遠且狄不可與敕札異例莊二十六年徐邈說有未盡者○攝異曰術公羊作遂徐彥曰左氏穀梁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君謂郎周禮遂字誤案月令經術學記術有序鄭注遂荅張逸云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遂遂字近術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曲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河曲晉地補曰公羊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夫戰必有曲直亟數也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鬬

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晉人及秦人戰補曰亟訓數者頻數也爾雅曰屢亟也又曰亟屢數疾也曲直之說與戰麾傳注引鄭君說異非也及者以主及客晉秦之戰則必以晉爲主此略之不言晉及者爲其亟數也若然罪晉爲其亟戰明十年罪秦亦同傳於此發之舉一隅使人以三隅反也鄭伐許亦爲其一歲再伐亦足包其義傳文至簡至密細心則知葉夢得程端學妄譏此傳何哉趙鵬飛曰夫有血氣者莫不有忿心人之所以異於豺狼者以其忿而能懲耳今秦晉忿而不懲俱斃而後已與豺狼何異故以麋鬬目焉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撰異曰鄆公羊作運此字後皆同稱帥師言有難也補曰疏曰凡城之志皆譏此傳不解譏與不譏直釋其帥師之意耳但此城得時又畏莒爭鄆書雖是譏情義通許故傳以有難釋之不言譏之文烝案城直言城者其常也卿親帥師則有難矣傳發通例也此城鄆汪克寬以爲莒魯之爭實始此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補曰陳共公也不葬者蓋魯不會

邾子邊傑卒補曰邾文公○撰異曰唐石經左氏初刻作邊蔡後並磨去艸頭板本同初刻唐石經公羊初刻並从竹後並改从艸板本則上字从艸下字从竹惟穀梁石經皆並从竹爲得其正段玉裁曰二字並當从竹邊傑竹席也此以器爲名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屋者主於覆蓋明廟不都壞補曰何休曰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案爾雅曰壞毀也說文曰毀缺也此當蒙月謹之左傳曰秋七月○撰異曰大公羊作世漢書五行志曰大室屋壞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案穀梁以世釋大志因謂經同公羊也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補曰疏曰高者有崩道下者有壞道既有壞道而書之者譏魯久不繕脩文烝案公羊曰久不脩杜預釋例曰大室之屋國之所尊朽而不繕久旱遇雨乃遂傾頹不共之甚故特書之中庸曰春秋脩其祖廟相近孔穎達論世子世叔皆爲大明古世大義通公羊曰世世不毀范用其意周公曰大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室謂之宮然則其

周魯同制也魯自魏公之世以大廟大室爲周公廟厲公之世以大廟爲魯公廟至五廟廟中別有大祖廟乃是文王廟卽左傳之周廟絕非大廟其在周則懿王之世以文王爲文世室孝王之世以武王爲武世室世室卽路寢之大廟大室雖並稱世室而前堂大廟則爲文王廟中央大室則爲武王廟凡陳氏所說新奇繆盭學者宜辨之矣一經之義羣藉所關固須參會而通亦不可牽合爲說得則爲康成氏之括囊大典網羅衆家不得則爲夏侯建之章句小儒破碎大道二百年來之經術當以是權之方東樹欲一概抹倒則亦過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沓地也補曰當云地闕○撰異曰公羊無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撰異曰左氏還上有公字還者事未畢也補曰疏曰莊八年師還傳曰遯也嫌不得如彼例故復發傳春秋還例有四范別例云三者蓋直據內爲三不數晉自晉事畢也補曰疏曰以其與致文同也文烝案事畢者返至國也事未畢者返而在路也本但

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補曰伯禽周公子魯公也三句通釋經例與公羊同周之后稷廟稱大廟文武稱世室親廟稱某宮是天子亦同禮宗廟之事君親割牲夫人親舂春粢盛補曰疏曰君執鸞刀而割牲彼據初殺牲之時非是割牲之事徐言非也文烝案國語觀射父曰天子之事必自射牛封羊擊豕夫人必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有射自舂其盛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鄭君曰烝嘗之禮有射則贊射牲鄭君曰烝嘗之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豕者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補曰社稷之主謂君也禮運孔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明諸侯所祭社稷最重故以稱之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之壇同堂別壇俱在未位條牒論曰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壇北五經異義今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極稱言屋壞不復其配食者鄭君從其說極稱之志不敬也依違其文補曰所謂盡而不汙也漢書五行志載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賈逵服虔杜預注皆以爲大廟之室此不可通於穀梁公羊而陳奐作詩傳疏合以爲一以爲大廟者路寢大廟卽明堂月令左右介中央之大廟實爲明堂大廟鄭君所謂大廟天子明堂此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位曰大廟者也明堂此明堂爲路寢明堂

當爲至國之辭以有他事加在路之辭不可沒其本辭也

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補曰兩書會公者公爲主也謝湜得之兩會皆不盟故書之如此邾子來會亦同若會而復盟則當書曰公及衛侯盟于沓公及鄭伯盟于棐公邾子盟于比蒲從凡內爲志之文矣是故會戍于潛會齊侯于防戎爲主齊爲主也會公于沓會公于棐來會公公爲主也○撰異曰棐公羊作斐亦或作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補曰此亦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文燮案公一出三爲諸侯所榮於事無危故劉敞據以駁卮致之例必如孔說乃通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補曰齊昭公也不葬者或是齊亂魯不會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補曰七年略不序此從常文此盟同外楚事較善也不於會上日者趙匡以爲既行會禮別日又盟

不地會與溴梁異者以同外楚爲重雞澤並同義也盟不復舉諸侯者無中事故馬陵柯陵雞澤戲京城北平臣六者皆同義也惟首戴別欲見義張洽曰許自晉文襄圍伐後始與盟會文燮案左傳七年盟扈已有許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補曰齊霸同盟同外楚晉盟同尊周晉霸同盟同外楚晉之君皆至此言同者時楚強盛晉不能制非若文襄之世不疑不同外之不須言同及此後晉盟不言同者皆本無外楚之事也七年之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蒋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弒其君補曰漢書五行志劉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簒弒之表也星傳曰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齊再弒焉文燮案左傳載叔服言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死亂劉所本也月者慼日也

孛之爲言猶蒋也補曰言猶者義相近也案說文孛蒋字朱部字與孛字同義朱部多艸是二字之本義相近也就本義引申之則孛爲凡盛之偁蒋爲凡多之偁以蒋釋孛猶以多釋盛也孛星光芒四出

蓬蓬孛孛然以其光盛故謂之孛以其光多故釋以莽也又誖悖字从孛拂字从弗皆有亂義凡物盛多則易亂董仲舒以孛星爲闇亂之貌何休以爲邪亂之氣孛之爲莽兼取亂義也孛莽古又同音凡字義相類者聲多相同或相近似也此訓詁之理也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左傳載申須語謂之彗五行志向歆說及杜預依之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何休曰彗星爲欃槍郭璞曰亦謂之孛而左傳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晏子春秋史記齊世家並載晏子語以爲孛甚於彗是孛與彗異矣今案齊魯至近不應魯不見彗星竊疑孛大而彗小故書孛不書彗漢書文穎注分別彗孛長三星未知古法如何但對文則孛彗有別散文則通言故經書孛而左氏公羊以爲彗爾雅同又引荊州占經引尸子與爾雅同又引荊州占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者皆爲彗天棓天槍天欃芮星四者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也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者環域環域者營域也入魁中郎解環域營域也入魁中也補曰注規郭入魁中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開元占經引河圖曰北斗第一星開樞受第二星提旋序第三星機燿緒第四星權拾取第五星玉衡矩第六星開陽紀第七星搖光吐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撰異曰捷公羊作接是邾克也補曰左傳曰邾缺疑克字誤其曰入何也師猶當稱將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長轂兵車四馬曰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補曰轂在輪中央兵車之輪高六尺六寸轂長三尺二寸以其長五分之輿下得一輿外得三於內外閒留一以置輻曰長轂者指輿外所見之尺九寸二分以爲名也注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金鼓曰法而司馬法又有一說一乘亦二十五人杜牧孫子注所謂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是其說是也一乘三十人戰士用二十五人以步卒五人將重車重車者每兵車五乘而一乘一乘亦二十五人杜牧孫子也金說合周禮五伍爲兩兩之文確不可易此之五百乘凡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之制古禮大國二軍此已得其半故爲多也左傳曰以諸侯之八百乘公羊曰革車八百乘之國欲變人之主繇猶彌漫夐猶遠也變人之主謂時邾立貜且邾小國而言千乘者大邾克

之事補曰夏與迥洞通韓詩曰于嗟夏兮此干永就大國之賦言耳賦與軍異法說見隱元年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征不願算正其得失勞師遠涉乃至城下邾以義拒然後方悟貶之曰人不亦宜乎補曰注言邾以義拒依左氏公羊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補曰納師師言師師知無伐事故曰未伐克能也勝也弗克其義也非力不足義不可勝補曰公羊邾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貫不爾克也傳例曰弗內辭也趙匡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姊妹之子曰出補曰公羊同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正適補曰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一正一不正故其義弗克四句申上意也不正則當言邾捷菑見嫌直名者孽於邾克也捷菑不正非君故可以霸國大夫孽之糾正本不當繫國宜言公子或言子亦孽者內君納之故也孔穎達以為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又引劉炫云已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菑也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補曰案左傳敖奔而復復而又適莒至是又求復許之將來及齊而卒齊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據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後不言卒補曰不言卒者經例因史例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補曰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其地於外也成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蜃傳曰其地未踰竟宣八年仲遂卒于垂垂齊地然則地或踰竟或未踰竟凡大夫卒在常所則不地地者皆非其常所隨其所在而書其地耳不係於踰竟與不踰竟補曰注殊費辭踰竟者竟外也未踰竟者國都之外亦外也內君內夫人內大夫外君苟死於外無不地者無二例也疏曰垂不發傳者此及貍蜃既發傳而垂非他國都又非魯竟內在兩端之間故不復釋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音試本又作弒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補曰據弒奚齊稱君之子弒卓子其正例當直稱子此當言弒齊子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弒也補曰注言弒者非弒奚齊亦在二十六弒君之內注非也傳意在重字卽公羊所云成死者而賤生者也禮雜記曰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之理但春秋不成奚齊庶而奪之以舍之正而君也鄭君曰謂未踰年也明凡未成為君者皆有可成之為衡直曲之繩墨也董仲舒曰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成奚齊獨成舍者張治曰以獻公殺適立庶而與之是也此類王通所謂輕重之權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

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
春秋傷痛而懃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予齊子成君之號
詳見之也董言已立之已殺之公羊文懃惡也今繁露本作敦
四年衛呎弒其君完不言公子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補曰
案左傳記齊桓之子曰武孟無虧也惠公元也孝公昭也昭公潘也懿公商人也公子雍也皆異母兄弟內嬖如夫人者
所生孝公昭公曰卒爲正皆時事之宜也今昭公卒而舍立左傳但言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不
言舍不宜立明舍非不正范注失之傳言嫌者謂舍未踰年
有未成君之嫌耳舍之不曰何也未成爲君也補曰疏曰若舍不正
而云未成君者春秋不正見者雖庶亦得書曰鄭伯突齊侯
小白是也今商人爲不欲以嫌代嫌故不去公子則舍不正
之嫌前已著見不正已見例當書曰爲未成君故不曰耳文
丞案疏說甚辯實曲說也一
實未成君
故不曰
宋子哀來奔其曰子哀失之也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補曰疏
曰舊解失之者謂未達稱子之意非范意文丞案范以失其氏族解失字疏引舊解以未達
稱子意解失字其意皆是其解皆非也失之者謂子哀不氏
而稱子師說失其傳也傳云失之即公羊云無聞焉爾公羊
言無聞者三紀子伯也夏五也宋子哀也傳於紀子伯備或
曰之文於夏五發傳疑之義公羊皆以爲無所考後儒不
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義惟此與公羊同家鉉翁曰穀梁
位見君之危委而去之爲臣不必強爲之說左傳高哀爲卿不
不名以苟免爲臣不忠罪莫大焉乃謂春秋貴而
見幾有傷名教
冬單伯如齊單伯魯大夫補曰莊元年十四年之單伯葢其祖
父也孫復張洽嘗言之通皆不卒者與柔溺同若
是王臣不得言如公羊言王
無外何休以爲言如則有外
齊人執單伯補曰若是王臣
又不可言執私罪也補曰解經不言行人也公
羊曰稱行人而執者以其
事執也不稱行人
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補曰淫于齊是私
罪此言淫于齊是謂單伯至齊與子叔姬淫矣然則傳
亦如左傳以子叔姬爲舍之母與公羊道淫之說異
齊人執子叔姬補曰稱子者亦母姊妹母姊妹有兩叔姬者質
家字積於仲文家字積於叔男女所同也前當
穀梁補注十四

是妹此當是姊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前無歸齊文者蓋與鄰伯姬同**叔姬同罪也**補曰與單伯同罪言涇也同罪則同執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者男女之際非夫婦不可言及也劉敞雖不用同罪之說亦曰此一事也曷爲再言齊人嫌也程端學亦曰不可以臣及君夫人也公羊曰使若異罪然未得其義不直言遂執子叔姬者當用公羊此語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泰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因曰無君上司馬司城皆不名而此獨名者以華孫奉使出盟爲好於我故書官以見專錄名以存善補曰案華孫無君而必稱司馬以著之者義與司城同左傳云其官皆從之此得其實官屬皆從故不得不稱官也盟會之事卿行旅從而已今乃空其官屬無留治政者非專擅無君之人安得若是故傳曰無君之辭也左氏服虔說以爲華耦侈而不度空官廢職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可與傳義相證也此與奔異故又發傳也左傳華孫名耦而注以謂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今考厚孫皆時當時呼之如此春秋宋司馬爲孫非也胡安國謂厚孫或作后孫氏亦稱厚孫氏之論破繩約之見也愚之說杜揣測之私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

祖之位不可言其名故但謂之華孫此非被殺亦不可言其名者以其既著司馬之文故不欲名之來盟是善事非來奔比故彼直云司城而此不直云司馬也不稱使者方欲爲無君之辭故不言使異於孫良夫傳其以二字各本誤作以其今以唐石經十行本俞皐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乙正○蘇軾嘗言春秋自有妙用惟上明識其用微見端兆愚於司城司馬二條得之蘇氏之論破繩約之見也愚之說杜揣測之私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不稱使嫌異常故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補曰歸從卒例也不言來歸者魯因孟氏之請乃受其喪孔穎達謂非有專使特來是也無專使則不接公矣案左傳齊人或爲孟敖之子難猶毀以爲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補曰若是王臣又不得言至陸淳劉敞已言之**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

不名何也據昭十四年意如至自晉稱名天子之命大夫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補曰疏曰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趙匡以爲伐之不服而後入所以兼惡蔡許翰高閌張洽以爲言伐言入甚晉也文烝案與哀公伐邾入邾同

秋齊人侵我西鄙○撰異曰阮本左氏或脫秋字唐石經及諸宋本有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介猶近也補曰王引之曰介當爲尒尒古邇字形與介相似故又作介彼兩介字亦尒之譌爲介莊十八年傳不使戎邇於我也注曰邇猶近也音義云邇本亦作介一本作介十九年傳曰重發傳者以莊十九年三國伐我今齊人獨來嫌異故重明之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皆會而公獨不與故恥而略之補曰疏曰舊解公獨不與謂七年時今以爲正謂此年文烝案案注云不與者指此文言之其意則承七年傳略之爲說於彼誤以爲諱故此以爲恥其實非也

此不國別序者亦從散辭例而略之左傳曰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也左氏得之公自以有齊難不會耳諸侯者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補曰何休曰月者閔錄之從無罪例其曰子叔姬貴之也補曰重發傳者前是卒此是出嫌異也

子叔姬來歸而言齊人來歸之也傳省齊人二字凱曰書來歸是見出之辭荔父母之恩欲免罪也補曰凱注非也此釋稱齊人來歸之義文意甚明前稱齊人執人來歸之是見與單伯同罪之辭此稱齊而書之不從諸直言來歸者例也何休說公羊曰叔姬於文公爲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通典引董仲舒春秋決獄曰春秋之義父爲子隱謂此事也范凱不審傳意乃以稱子爲言子是母姊妹之貴稱豈論其有罪無罪乎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補曰郭外城也疏曰公羊云郛者何恢郭也此不發傳者

春秋惟有此事而已非例所及故略之文烝案此亦上代入兩舉之例言鄒以別於都張大亨說是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弗及者內辭也

補曰言是言弗通例及與也唐石經初刻直云弗者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行父出會失辭義無可納故齊侯以正道拒而弗受不盟由齊故得內辭曰注非也行父之會左傳以為公使請盟齊侯不肯則行父為失命矣行父非別有失命之事齊不肯盟即是行父失命臣失君命君臣交恥故不言齊侯不肯及盟而得從內辭例若曰行父已去齊弗與盟非不肯也其實會陽穀下加言弗及盟則其不肯及盟足見特立文微而婉耳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補曰言不者可以然而不然之例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而納之于禰廟禮也

每月天子以朔政班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禰廟每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補曰范注辭不別白諸侯每月朔以特羊祭告禰廟乃北面受朔政受之即是視之亦曰聽朔莊十八年傳又謂之朝朔其實一也自是遂行朝廟禮則禰廟王考廟皇考廟三廟皆祭此言受乎禰廟而玉藻云聽朔於大廟所聞異說殆難强同或者大廟最尊禰廟最親禮所通許乎又觀禮侯氏釋幣于禰文王世子其在軍則守於公禰鄭君據會子問文知是遷廟主載以行者以為親之故言禰而書甘誓則謂之祖或者祖禰同義苟非對文皆得通稱乎疑不能決也注末二句之誤論於下

厥政以甚矣

天子班朔云周衰天子不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補曰疏曰三朝記表天子不班朔於天下彼據周末全不能班之此時尚或班或不班文烝案楊引三朝記即大戴禮用朱商紂不告朔於諸侯楊誤記也傳言經公失受朔禰廟之禮是不臣也不臣之惡甚於厥政所致厥倦也直書其事以為公之倦政至此甚也甚云者不視朔而至四連曠大典是為已甚厥政甚即不臣甚史記其事而君子取其義也不舉不朝廟者何休曰受朔政乃朝故以不視朔為重何氏是也或時公猶朝廟亦未可知也左氏公羊解經皆以為公有疾大失經旨趙匡曰十二公除文之外無書不視朔者豈皆無病足知病不視朔常事不書文烝以為君不視朔或因疾或因有事皆非過惡史皆不書不須書且不勝書也公羊又曰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易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夫使公自此遂不視朔則當書曰二月公初不視朔或直言初不視朔以見魯自此遂廢視朔之禮春秋文有隱諱而事皆從實何不可言之有不當以有疾見後之無疾乃欲見其所必不能

見也公自二月至五月不視朔則六月後還復視朔可知宣公以後亦皆視朔可知經文甚明公羊自擾之耳若然論語記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夫子有愛羊愛禮之論彼文當定哀時既不告禰豈復視朔乎蓋自文四不視朔而宣成襄昭或踵其失至定哀時加數故子貢感而傷之其實未嘗全廢不行故雖廢禮之月有司猶供餼羊而夫子言我愛其禮也范上注用公羊義又以論語證成之倍經反傳而於論語亦失事實焉自此後至定哀無故不視朔皆不書者文始廢禮後乃效尤積習生常悟不知怪史既不記經遂無文要以從此一譏亦足見義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 師丘齊地○撰異曰師丘左氏作鄟丘公羊作犀丘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蔕丘故賈氏云公羊曰蔕丘穀梁曰師丘是也今左氏經作鄟字復行父之盟也曰蔕丘穀梁曰師丘是也

春齊侯不與行父盟故復使遂脩之補曰此盟為納賂故得盟志前命行父請盟明矣左傳以為納賂故得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曰據左傳泉宮之臺也公羊謂即莊公所築郎臺何休曰築毀譏同知例皆時

毀泉臺 補曰

王制有此文鄭君曰貳之言二也 貳事緩喪也 喪不貳事補曰喪事主哀而復毀泉臺是以喪為緩補曰李光地曰緩喪猶云不專意於喪 以文為多失道矣 緩作主躋僖公四不視朔毀泉臺之類補曰緩喪則失道注專解多字也疏曰春秋為尊親者諱而舉其多失道者仲尼之脩春秋所以示法若罪皆諱何以見其褒貶故桓公弒逆之主罪無遺漏亦其比也至於書經文辭委曲則亦是諱何者文實逆祀而云躋僖文從後多不視朔直言四不視朔而已文稱毀泉臺則似嫌其奢泰是亦臣子為尊親諱之義也然取二邑大室屋壞不與扈盟亦是失道注不言之者云云之類足以包之也文丞案疏論不視朔之事非也不與扈盟又非失道說皆見前 自古為之今毀之曰既是緩喪又是毀先祖之所為皆為失道 不如勿處而已矣 若以夫人居之而薨者但當莫處補曰公羊同范兼用左氏說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補曰戴溪曰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秦繞出周晉之後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案此蓋在時例由巴蜀以通道趙鵬飛曰楚至是西連巴

冬十有一月宋人紓其君杵臼 泰曰傳稱人者衆辭衆之所同君君惡甚矣然則舉國重於書人也補曰朱昭公也賈逵以為稱人者君惡及國人其說得之稱人之例不必定因魯史

之舊左氏載續經哀十四年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或據彼文以爲史有稱人之例非也彼上文書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弒文蒙執故略稱人不可引以爲證也此弒不日史記說可信前已論之陳恆之弒左傳曰六月甲午史文承月下無日知舊史弒亦有不日者諸弒不日似名取舊史成例但齊簡公非不正又難相通或者諸弒皆日特因陳恆略稱人故亦略不日歟疑不能明也○撰異曰杵公羊作處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衛序陳上蓋主會者降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與范異范非也案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皆大夫也稱人者或欲示討賊之義故爲眾辭國語桓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乃發令于大廟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鐃鼓以至于宋是知晉本以討賊興師特不成討耳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撰異曰聲公羊作聖案白虎通曰聖者聲也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補曰母喪十一月而盟不去日也與莊同

諸侯會于扈言諸侯者義與上十五年同補曰案此亦略之爲散辭左傳曰晉侯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平宋者宋鮑新立會以定之與北杏同杜預謂傳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明宋亦在矣上伐不成討故此會爲無功於此略之則言伐不嫌也公亦以有齊難不與會

秋公至自穀補曰離會致者齊方虐我危之也危之故以致也曰見扈之會公弗與也高閱同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補曰疏曰此則臺下嫌異故重發之

秦伯罃卒補曰秦康公也秦始與中夏會盟至康公歸禔來聘情好漸親故彼赴卒而我錄以名也文之六年穆公卒不應彼不赴我錄君子削之矣所以削之者益敗殽後以秦爲狄故從夷狄不卒之例至康公書卒少進之至惠公書日又少進之皆從夷狄例也夷狄有少進之例不言正不正故康公實是

秦世子可以不日也至若桓公以後不書名者又別有義於彼論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爲繆公葬殉以人從死者曰不言卒此必用公羊家舊說與傳夷狄七十人君子譏之故不言卒之例少異而以爲狄之則同不卒之例少異而以爲狄之則同以人殉亦狄道也何休以爲狄者蓋亦君子去之以爲夷狄故也○撰異曰公羊昭五年注秦伯嬰稻名徐彥疏曰文十八年經作罃字今此作嬰字者誤也寧知非彼誤者正以文十八年秦伯罃卒之下賈氏云穀梁傳云秦伯偃不道公羊曰嬰知公羊與左氏同皆作罃字矣今穀梁亦作罃不作偃蓋誤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補曰齊懿公也不以爲討賊而以爲弒君者本非討賊張洽所謂三年事之一旦弒之程端學以爲與晉殺大夫里克意同春秋正名之義也曰者大惡不正前已見非未成君可以曰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補曰左傳曰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是時公子遂見宣公於齊侯而請立之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上客聘主也補曰介者助也副也左右也古者主有擯客有介士匄侵齊傳稱歸命乎介會于向叔老爲介宋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叔弓如滕子服椒爲介則言介者非獨聘矣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禮大夫爲卿介遂與得臣俱爲卿是以同倫爲副使故兩言之明無差降補曰說文曰倫輩也此爲凡書如及會盟用兵諸列數者發例王臣亦從此例惟列國則略之徐彥引穀梁相下有爲字○此弒立始謀也叔孫得臣如齊兩卿如齊雖爲賀惠公立宣公之地原其事情自二卿如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凡十三事而八事皆爲齊而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卽位皆遂之爲之間書卿聘齊者六此果何爲哉如此推尋則知是公子遂殺適立庶急欲求齊以定公位故冒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此所謂事情黃略本孫覺呂本中胡安國葵家鉉翁說

冬十月子卒子赤也諸侯公羊也據左傳則名惡又左傳公子遂殺惡及視并殺叔彭生公羊亦載殺彭生事而彭生不書刺不書卒者何休曰舉弒君爲重案何義固是但當是魯史本弒君之也何氏以春秋爲夫子博采諸國書而作不以爲據魯史故其說柔溺之不卒爲無服彭生之不卒爲舉重其義未嘗不是而不知皆策書之本然

子卒不日故也故殺也不

稱殺諱也補曰觀其不日則知有變故矣此故固是弒不得訓故爲弒

夫人姜氏歸于齊 補曰左傳謂之出姜又曰魯人謂之哀姜其說曰大歸也惡宣公也姜氏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奉姜氏補曰疏曰注并言敬嬴惡不非惡敬嬴也舊解宣公亦文公之子其母敬嬴惡不故言之理亦通也文烝案敬嬴當作堉熊公不使其母奉養姜氏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 黎曰直書姜氏歸補曰貶絕或貶絕也罪惡顯則直文可也見有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 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 言其一人有子則共養補曰或姪或娣有子遍之公羊曰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 一人有子三人共之是不孤子之意也

待貶絕而惡從之者 齊小白以國氏之類是也補曰罪惡隱而直文未可也二句爲全經大例不特出春秋於上者省文也公羊於昭元年傳亦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孔廣森曰此類皆讀經之要法

三人緩帶 共望其祿補曰疏曰上文直云姪娣者所以分別爲此類皆讀經之要法尊卑明夫人須勝妾之意下文總言三人緩帶者欲見有子則喜樂之情均貴賤之意等令宣公爲人君不尊養姜氏非緩帶之謂也緩帶者優游之稱文烝案傳言三人及其姪娣也頃熊非姜氏姪娣據左傳是文公二妃春秋時諸侯娶女不合九女之制又有違禮再娶者傳特依正禮言耳右媵左媵班次在適姪娣上與夫人亦爲三人又右媵亦有姪娣左媵亦有姪娣合之亦各爲三人者略言之足相包也何休公羊注曰必以姪娣從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孔廣森曰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雖無子媵有子適得不去重尊也易曰得妾以其子此之謂也 一曰就賢也 哀姜非子篡立非關就賢范言宣不能奉養哀姜則是非賢之事故云非此之謂文烝案范云並有子者謂夫人無子而姪娣等並有子也左傳論天子諸侯立子之法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據此文則凡無太子適子者皆準此制年鈞擇賢卽傳之就賢故注依以爲說此論適子並已被殺故傳既明緩帶之義又援就賢之文以見宣之可惡

季孫行父如齊

莒紇其君庶其 傳例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補曰莒紀公也疏曰注引傳例者嫌小國無大夫例不稱臣

名明弒逆事重不從凡常無大夫之例也舊解稱國者謂惡於國人并虐及卿大夫稱人者謂失心於民庶此乃涉於賈逵之說文烝案賈逵及劉歆許淑穎容說左氏皆言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其說得之蓋卽穀梁家舊義也注引例在成十八年傳不日者莒從夷狄例皆不日不論其正不正與吳悉同也夷狄惟子弒父必書日元年傳所云是也○左氏以爲莒大子僕弒君襄三十一年以夢得曰左氏謂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犁比公虐其言是也以爲僕與展輿之弒則炎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文烝案左氏謂大子僕以寶玉來奔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亦是也杜預以爲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奔不書國語則謂公使僕人以書命文子而里革更其書流之於夷大意不異而上文亦謂僕弒紀公又左氏文子之對國語宣公里革之書並有弒君之語是則魯人皆知莒世子弒君史必書之大子必不革之矣而豈可信哉左氏浮誇

國語誣注洵韓柳之特見

眉注坿列

第六葉一行涞卽釐字誤第八葉一行并官聖如四字見漢碑又廣韻引魯先賢傳孔

作漆者誤

子妻并官氏明刻家語始誤并爲开第九葉廿二行介个正俗字第十六葉一行二行能爲下本有故字干念孫云衍

元和管禮昌 新陽李文楷 校

穀梁補注十五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宣公經傳第六補注第十五宣公文公子史記名倭母頃熊以匡王五年卽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故而言卽位與聞乎故也補曰疏曰桓篡成君宣篡未踰年君嫌異故發之文烝案宣不去王故重發傳者元年之王亦爲平文宣與桓少異篡成君與未成君既如疏說而桓與暈共行弒宣但爲遂所立趙鵬飛嘗言之要以春秋既稱王治桓則不嫌宣元之王無治宣之義特立文有輕重之差耳張洽曰宣十八年開皆書王者法已舉於前矣天理不可以常亾王法不可以久廢

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桓三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補曰疏曰引彼傳例者嫌譏喪娶故引例以明之責親迎故引例以明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補曰以者不以者也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夫人不能以禮遲速由於夫家陽侯陰和固是其禮而責

夫人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夫人姜氏若其不行公得無喪娶之譏夫人無苟從之咎故責之文烝案公羊謂譏公喪娶故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注依文四年傳夫人與有貶而疏申之與公羊微異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補曰疏曰重言此者嫌喪娶辭略并明不與陳人之婦同文烝案何休說公羊曰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高閟曰見頃熊妾也而姑之也

為舉舉非也文烝案挈實遂之挈補曰疏曰挈者謂去氏族而直書名徐邈以挈是舉舉而直言之耳由上致之也上謂宣公補曰謂君稱類是史官臣名以告廟朱子疑此所書如此

夏季孫行父如齊補曰左傳曰如齊納賂以請耆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猶屏也屏除補曰放者棄置於此以異於弃者杜預釋例曰弃者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不得他適與屏義相近所無罪也補曰君放之也與殺同例

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他離會故不致補曰左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公子遂如齊補曰左傳曰如齊成杜預曰謝得會以賂婁子益內不言取言取授之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內甚於以賂齊拜

也補曰明亦易辭以是為賂齊也宣書齊取補曰注謂諱賂言取用何休說非也經著授之之辭者以是為賂齊故也凡受賂則言取取鄆大鼎宋賂魯也取濟西田魯賂齊也程子以為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是也張洽曰桓誘鄭以許田宣賂齊以濟西田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自立矣故春秋曰假說顧奎光以為鄭假齊取與魯取鼎同亂賊所畏不在強大而在無欲也趙汸曰禮國以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此取田邑所以必書於策趙本葉夢得說僖取濟西田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撰異曰楚子鄂本公羊作楚人誤也遂繼事也補曰重楚是夷狄又有與國嫌義例有異故也發傳者

晉趙盾帥師救陳補曰此即下棐林之師也實未救陳言救者致其志說見下善救陳也補曰重發傳者疏曰陳近楚屬晉嫌救非善故釋之又救之者爲善所以駁鄭之過也

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林鄭地○撰異列曰棐公羊作斐

數諸侯而會晉趙盾之事也大其衞中國攘夷狄其曰師何也

據言會晉師不言會晉趙盾以其大之也以諸侯大趙盾之事故言師師者衆大之辭補曰疏曰齊侯救邢惡不及事楚子滅蔡滅非其罪晉宋侵鄭失匍匐之義故皆貶之而稱師今此稱師以大之者所謂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也文烝案傳言以其大之者謂以此文欲大趙盾之事承上言之也注言諸侯大之非也疏論救邢亦非也公羊以爲不言趙盾者君不會大夫之義既稱師以大之則公羊所云之義亦在其中趙鵬飛曰據用而春秋之法存乎其閒非聖人不能脩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林然後伐鄭狀似伐鄭有疑須會乃定曰非泰曰夫救災恤患其道宜速而方云會于棐也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錄其會地補曰傳義泰未得之王引之曰鄭字衍文桓十五年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即承前傳言之伐下不當有鄭字文烝案王說是也傳先言于棐林者出經文也又言地而後伐疑辭者泛論春秋之例也又言此其地何則著其美者言此之以棐林地則非疑辭乃特助救陳之師所至之地所以著其美與上善救陳之義相爲終始也孔穎達曰陳在宋南楚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陳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比至於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棐林同共伐鄭棐林鄭地明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陳者致其意耳孔說足與此傳相發趙匡駁傳誤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補曰崇者附秦小國當從左傳○撰異曰崇左氏字亦作宗公羊作柳趙坦曰周禮縫人注柳之言聚倘書大傳注柳聚也此必齊人語廣雅崇聚也此必齊人讀崇爲柳

晉人宋人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時楚鄭侵宋補曰疏曰經不言救宋者以上有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之文今云晉人宋人伐鄭明救宋可知文烝案楚鄭侵宋之師早已去矣以是時晉與宋共伐鄭故言所以救宋也經自不得有救文與狄人伐衞所以救齊相類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

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撰異曰孔穎達左氏正義曰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者皆是將尊帥眾故並帥師之字脫耳獲者不與之辭也其文或於歸生之下無帥字華元得眾甚賢故不與鄭獲之補曰疏曰注言得眾故不與獲者晉侯雖失眾諸侯無相獲之道故亦不與之辭與者當稱得也定九年得寶玉大弓是也弓玉與人不類徐言非也文烝案不然獲然則晉侯失民亦言獲者云獲是不與秦獲也徐邈云獲與之辭施於兵獲則為通例凡書獲蓋多因史文之舊而其義則或以不與獲為義或以引取之為義傳於此發不與之例謂書獲即見不與之義不可更求與之之文以解傳猶於麟言引取之亦謂書獲即見引取之之義不須更求直取非引之文以解傳也戰所得俘本當言獲言獲即是不與麟至既以狩為文狩所得獸亦本當言獲言獲即是引取之寶玉大弓國之重器器物之類本當言得訓釋雖同而用字各不相假皆史例之舊也左傳例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姚鼐以為器用者其器可用用焉者謂人民走獸之屬能自動用其身異於器之待人而為用也陸淳纂例用力禽之曰獲非用力禽之曰得與左氏亦兼通也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獲得連文而各別又曰干用出征獲匪其醜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田獲三品得金矢得黃金君子得輿或繫之牛行人之得失得勿恤无

喪无得億喪貝七日得或得其柄得其資斧婦喪其茀七日得此類皆與春秋相符足知古人用字之例矣隨有求得隨有獲得其大首獲明夷之心皆兩交相承而異其文得其王朋得女妻得士夫得友得臣得妾得童僕得敵此類又自為一例難以俘獲此之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華元得眾心軍敗而後見獲補曰敵當為救轉寫誤也

晉與秦戰于韓未言敗績而君以三軍敵華元已獲知晉侯不得眾心明矣

此承救其將言之三軍謂宋師宋鬬椒公得準元侯方伯之制故言三軍也或云三軍者當時言軍之通稱故子曰三軍可奪帥子路曰子行三軍華元雖獲不病矣

何休曰書獲皆生獲也如欲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鄭君釋未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柰不勝敵耳華元有賢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行得眾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也凡師敗者或兩書常例也非變文如何補曰敗獲兩書君將或大夫將君傷言君敗重君也大夫傷則於師敗中包之別於君也若被獲則無論君大夫皆書敗書獲獲既重於傷而敗亦不可不書也韓戰師敗君獲而不言敗傳云失民意有不病華元之意比類相明特為變文矣既有彼變文故此文有盡其眾以救其將之常例乎鄭說無以折何氏而劉敞疑之抑殊不察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補曰晉靈公○撰異曰皋公羊作獋穿弒也穿趙盾從父昆弟

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補曰朝者公羊以爲使諸大夫皆內朝也其下文云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則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也此如已孤暴貴外朝而暴彈之暴殘暴補曰廣雅曰暴猝也此如已孤暴貴矣濵水暴益之暴謂出其不意猝彈之也左氏公羊皆謂從臺上彈之觀其辟丸也補曰說文丸圜也傾側而轉者公羊曰是樂而已矣謂以是爲笑樂趙盾入諫不聽補曰左氏公羊又有殺出亾至於郊禮三諫去待放於竟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必三年者古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繼用徽纆示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補曰左氏公羊謂靈公召盾飲食將殺之盾乃出也注首四句疏謂本公羊荀卿書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招還使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史國史掌書記事狐其名補曰董狐也晉史所書如是左傳乃曰趙盾弒其君公羊則直同經文皆誤趙汸言之矣趙又云此與魯史諱內惡不同劉敞論此事則以諱惡爲仲尼新意文烝以爲列國之史諸侯制也魯史王禮也隱閔子般子惡之弒舊史本書薨卒君子從而立不地不日之法也以吾說求之乃可解劉知幾之惑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告天言己無弒君之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迴己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弒君者乎補曰王念孫曰注非也爲猶謂也言誰謂盾而忍弒其君也公羊曰誰謂吾弒君者乎是其證古書爲字或與謂同義二字可互用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亾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盾是正卿又賢故言重補曰傳明晉本以盾弒赴不以穿弒也志同志同穿也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盾是正卿又賢故言重補曰傳明晉本以盾弒赴不以穿弒夢得曰左氏傳史不傳經故雖得於三言而莫知春秋之義正在於志同則書重乃略而不言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鄭嗣曰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傳曰稱國以弒其君惡甚矣然則稱臣以弒罪在臣下也趙盾弒其君不言罪而曰過者言非盾親弒之者明史從赴書盾弒而君子仍之上言以罪盾此言過在下互辭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

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卽曰盾以亾不出竟反不討賊受弒
嘗藥受弒父之罪孝不至故也止以父病不知
秋必加弒於此二人者目經意也疏曰春
加惡名欲使忠臣覩之不敢惜力孝子見之所以盡心是將
來之遠防也盾與止加弒是同而許悼書葬晉靈不書葬者
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
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文忞案晉從弒君不葬之例許仍
存史文蘇轍曰言忠臣之至孝子之至者所以爲教也非以
爲法也孟子言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充類至義之盡
也充類至義之盡而名之曰禦則可以禦誅之
則不可故春秋以弒君責之非以弒君誅之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也補曰史記襄王子頃王壬臣世本
名臣頃王子匡王班范注贅王室事自女
栗後文十四年春頃
王崩不志至此乃志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牛自傷
口非偏
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之補曰公羊亦云緩疏曰舊解
范別例云言之凡三十五范既總爲例則言之者並是緩辭
傳於執衞侯云言之緩也則其餘不發者亦緩可知耳文
忞案下句申上緩意也傷自牛作非人所能不得責人不敬

故爲緩辭與成七年緩辭同
意此牛不須免見成七年注

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牛無故自傷其口易牛改卜復
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變異補曰

後牛又自死非人
所能謂之變而已乃者亾乎人之辭也譏宣公不恭致天變
補曰注解亾乎人非
也說見僖三十一年疏曰重發傳者嫌牛死于卜郊不從異
也不言免牛而云不郊者牛死不行免牛之禮故直言不郊
也文忞案所改卜之牛卽公羊及郊特牲所謂稷牲牛也
此牛又死若傷不得又有牛則不郊矣公羊曰曷爲不復卜
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
於稷者唯具是視公羊之意以初時十月繫牲於滌宮帝牲
稷牲並繫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共有三月今因帝牲有災謂
之不吉則改卜稷牲爲帝牲帝牲還是在滌之牲其稷牲但
須視其體具所以爲可若再有牲變則無復有牛可爲帝牲
當止不郊故再變不復卜也但改卜之稷牲何以決其必吉
啖助以爲不吉則亦不郊或恐此卜但示有其事不復細論
益因前此十月繫牲時二牲已皆卜而得吉故歟郊特牲曰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孔穎達曰
爲猶用也用稷牛而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用此皆
與公羊同知穀梁意亦不異

猶三望補曰前牛傷後牛死並在正月皆不可知其在某日三望是上辛與否抑或非用辛無以言之屬上天王崩而書郊之變同於他文不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紼而行事又曰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杜預曰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又引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與舊異者謂君薨既祔作主以後宗廟四時常祭亦得行不用三年不祭之說杜非也

葬匡王補曰蒙上月

楚子伐陸渾戎○撰異曰左氏戎上有之字公羊作伐賁渾戎音義賁音奔案古陸字與睦通說文齒古文睦與賁相似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補曰自此赤狄四見白狄三見孔穎達曰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文烝案以左傳國語呂氏春秋杜氏後序引汲冢紀年考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皆白狄也閔二年狄入衛僖二十四年狄伐鄭文七年狄侵我西鄙皆赤狄也經皆通言不別至此別之者亦北燕從史文之例何休以爲進稱赤非也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補曰蓋不蒙月在時葬正例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補曰莒大於郯故以莒及王葆說是爾雅曰肯可也月者從平例及者內爲志焉爾補曰重發傳者嫌平不入例也平者成也補曰重發傳者以內平外嫌有異也不肯者可以肯也凱曰君子不念舊惡況爲大國所和平補曰平例稱人故不肯平者亦稱人與輸平同

公伐莒取向向莒邑伐猶可取向甚矣以義兵討不平未若不用兵以義使平者也故曰猶

可也補曰注非也直言伐者容有義兵所以爲可今加言取向言伐又言取則貪其利而已所以爲甚隱四年引舊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傳以凡諸義兵爲可而曰猶者諸侯未賜弓矢不專征伐雖較善已非大平法 **莒人辭不受治也** 乘義取邑所以不服補曰治討也不受治卽上不肯平也言平人國而取其邑則不肯平者轉有辭 **伐莒義兵也** 討不釋怨補曰義兵者假義以爲兵名是亦義也案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趙岐注曰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章指又曰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然則孟子所謂義非卽傳所謂義又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善則傳所謂義耳 **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 補曰義利渾言則通析言則別易文言傳左傳並曰利者義之和也國語曰義者利之足也墨子經曰義利也二者通也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大學言以義爲利孟荀並言先義後利則二者別也董仲舒言義養心利養體至朱子以天理人欲爲說意尤切至天理字本樂記乃程伯子所以得不傳之學者矣齊桓伐楚韓非謂其義於名而利於實宣公乘義爲利并其所假之義而失之與凡伐取者同故還從所惡常例不致者從例也

秦伯稻卒 補曰秦共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補曰鄭幽公後改爲靈公生從之者耳李廉據後十年鄭改葬論晴斯子家之棺而逐其族疑實歸生弒左傳以爲公子宋弒君歸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補曰上年侵下年又伐明此非討賊矣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補曰月者爲下卒○撰異曰左氏安刪經字耳其實傳是省文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 婚禮主人設几筵于廟以待迎者諸侯大夫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之主 **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

與夫婦之稱也來者謂高固高固齊之大夫而今與君接婚詳來者一句誤疏曰之禮故不言逆女補曰此注視莒慶傳爲尊卿而娶公之同母姊妹嫌待之禮殊故發傳明其不異也徐邈云傳言吾子是宣公女也理亦通耳文丞案徐非也孔穎達據公孫茲如牟知高固亦因來聘而自逆叔孫得臣卒補曰疏曰不日則惡可知矣何休云知公子遂欲弒君而匿情不言未審范意亦然以否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高固受使來聘而與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禮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僖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補曰疏曰經既言及子叔姬傳何須更言及吾子叔姬也以方欲解及爲非禮故上張其文也樂之會去及爲非禮此書次爲非禮者公與夫人之行須言及以別尊卑陽穀之會公及夫人姜氏而樂之會以夫人之伉不言及故知去及爲非禮今叔姬歸寧當以獨來爲文高固奉命宜云來聘經總之言來故知書及爲非禮文丞案凡內女書來者皆不使得歸者彼皆是諸侯夫人直來則非禮可知子叔姬爲大夫妻大夫妻有歲一歸宗之禮直言來嫌使得歸故總言之以見義本以其隨夫偕來譏其非禮故傳順經意釋之也其實大夫妻歲歸宗惟同國則可嫁他國者亦不得無事歸宗與夫人同就使叔姬獨來經直書曰齊高叔姬來亦是不使得歸之意傳例所謂婦人既嫁不踰竟也特此處未暇論耳范注失之○左傳曰反馬也杜預曰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聘親自反馬也說亦可通於傳反馬不親行此因廟見遣使反馬孔穎達曰謙不敢自安者若被出棄將乘之以歸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據元年趙盾帥師救陳言帥師也補曰元年稱帥師救陳此亦帥師可知疏得之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元年救而今更侵之補曰元年救陳下四國君會晉帥師也趙盾變文書曰會晉師是與趙盾以帥師之明文也前變文與帥師此變文不與帥師其文相對明經意不正其敗前事矣

夏四月

秋八月癸酉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來盟者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宋華孫不稱使此則稱使嫌異故重發之言不日者據及荀庚盟之屬有日也文燕案不言其人二句億三年成三年傳俱有之乃釋成三年及荀庚盟之屬注詳成三年此不日又不月者左傳曰始通且謀會晉益以公得會晉自此始故不月以異之歟首句者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及余仁仲萬卷堂經注本呂本中集解本俞皐集傳釋義本補正余本存者自宣公起何煌校出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補曰竟九月雩不得雨故不言大雩爲災故不言不雨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某地補曰當云晉地即昭二十五年

之黃父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盍乞乎人之辭也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乞乎人言魯使不得其人也補曰注羊曰有疾也注當去盍字乃十一年重發傳者前是天災此是有疾其事異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遂以疾反而加事畢之文者是不使遂專命還補曰事畢謂至國下云反命是也此與公孫敖同義上注以尸將事之義宜說於此

辛巳有事于大廟補曰此蓋論也諸侯禴祠烝嘗于大廟去樂張本鄭君禘祫志本故略之言有事耳何彼傳無禘文言禘非也何鄭意皆得之鄭所引說者謂左氏說曰有事故言有事也日者不去樂失禮例當日下又有壬午繹須此起之此祭雖無失禮亦當日仲遂本不卒者卒之不當日明矣仲遂卒于垂祭于大廟之日而知

仲遂卒垂齊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先書復後言卒使若遂已反命于君而後卒于垂補曰垂是齊地遂卒在辛巳前今以君聞卒之日爲其卒日者見臣子之義與公孫嬰齊同意又因遂卒本不當日也不移卒文於辛巳祭前者本不當卒若先出卒文雖疏之未足見意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

六年傳曰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補曰疏曰遂見疏而去公子經不可單稱遂卒以遂於後以仲爲氏故稱仲遂卒也文烝案大夫卒不可直名者嫌是不命大夫若無侯俠之等也遂之身已以仲爲氏劉炫以爲受賜得之疏言遂於後以仲爲氏非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

是不卒者也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同故去公子以見之則其卒之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據公子翬以讒乎宣也其讒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不書卒

去樂卒事去籥萬卒聲之屬悉去之也今不去樂卒事故卒仲遂以讒宣但宣雖去樂卒事而壬午猶繹非禮當先書去樂卒事以明正繼書壬午猶繹以示讒仍不得不卒仲遂其理易見故傳不具言耳何休曰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文烝案傳言是不卒者也以讒乎宣何也昭十四年傳曰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兩傳意同李光地說下猶繹曰檀弓載仲尼言卿卒不繹則遂之功罪姑無論矣韓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是也文烝案劉敞亦云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

壬午猶繹補曰各本此經下衍萬入去籥四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猶者可以已之辭也補曰疏曰旦日猶明日也謂之繹者繹陳昨日之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文烝案傳言是不卒者也以讒乎宣何也昭十四年傳曰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兩傳意同李光地說下猶繹曰檀弓載仲尼言卿卒不繹則遂之功罪姑無論矣韓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是也文烝案劉敞亦云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

壬午猶繹補曰各本此經下衍萬入去籥四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猶者可以已之辭也補曰疏曰旦日猶明日交六年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補曰疏曰旦日祭之明日也謂之繹者繹陳昨日之禮文烝案公羊曰祭之明日也爾雅曰又祭也何休以爲繹繼昨日事孫炎以爲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享賓者賓尸謂以尸爲賓而享之天下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繹亦是賓尸異其名耳故傳以享賓解繹也何休曰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據今日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

萬入去籥萬舞名籥管也補曰此本杜預萬入籥入與諸書入者異也去徹也藏也訓藏字或作弆後人別之耳鄭君周禮注曰去樂藏之也又引此而曰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鄭言藏是也言不入非也籥即在萬中昭十五年梁補注十五

籥入去樂不可言樂不入明矣以其爲之變譏之也 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不可而爲之補曰公羊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已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何休曰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去其有聲者不欲令人聞之也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文丞案傳文簡略須以公羊證明之何氏解萬字不合古義詩曰方將萬舞毛傳曰以干羽爲萬舞陳奐曰樂記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干舞有干與戚羽舞有羽與籥羽舞亦曰籥舞干舞爲武舞以舞大武羽籥舞爲文舞以舞大夏曰萬者又兼二舞以爲名也韓詩傳萬大舞也以干羽舞故爲大舞逸周書世俘籥人奏武王入進萬孔晁注曰武以干羽爲萬舞春秋言萬入去籥明萬必有籥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明萬必有羽孔穎達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又引韓詩說以東水大鳥羽則萬舞有羽古無異說萬舞或可省言于故公羊謂萬爲干舞雖專言干舞不謂萬無羽籥故異義所載公羊說以萬爲羽王與傳相補備何休以爲萬取武王以萬人之兼號鄭君詩箋以萬爲干舞籥服天下之義不爲羽籥舞之翟方爲籥舞誤矣夏小正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益亦誤陳

疏申明毛義詳確可據自呂祖謙發其端矣夏小正商頌皆有萬而何休以爲起武王者本春秋說文益以小正未足據商頌則宋襄公時詩也郊特牲以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爲諸侯之僭禮則侯國之祭本無干舞祭統稱成王康王賜魯大嘗禘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明魯不與他國同郝懿行爾雅義疏說籥據詩傳說文禮注風俗通廣雅詩音義諸文以爲吹籥短於笛而三孔舞籥長於笛而六孔或七孔趙汸曰禮樂者先王大典其節文之未皆精義所存諸侯不得妄有不從者君流故猶繹之失去樂之得史皆書之以謹亾失之漸文丞案此所謂周禮在魯之禮樂益兢兢焉入大廟則每事問告顏淵爲邦則述魯之舊法斯春秋之志也皇侃說論語行夏之時謂祭祀田獵播種也乘殷之路謂郊乘素車也服周之冕謂郊禘大賓備樂則韶舞謂郊禘大嘗備四代之樂從虞氏始也

戊子夫人熊氏薨宣公妾母補曰何休以爲卽僖所娶楚女宣氏芈爲姓或其公族屈氏鬬更以熊爲姓○撰異曰熊左氏作嬴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鄝 補曰羣舒也左傳曰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洪容齋曰循江而下以及於淮與吳越接壤也

案此在時例○撰異曰鄝本又作參左氏公羊作參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 文夫人姜氏大歸于齊故宣公立之故主書者不得不以再貶自外妾母不譏者從一譏故也文烝案注首二語本鄭君駁異義說見通典凡適母被廢則妾母得爲夫人也此不可通於穀梁前論之左傳曰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莆○撰異曰頃熊左氏作敬嬴案頃敬古通用說苑以南宮敬叔爲頃叔趙匡謂頃是惡謚追尊不應加惡謚非也

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徐邈曰案經文是已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已丑而卻期無爲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於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補曰疏曰舊解案禮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天子諸侯不爲雨而行傳言不爲雨止者謂不得止葬事而更小

遠日喪不以制者謂不得臨雨而制喪事豈有諸侯執紼者五百人觸雨而行哉是徐邈之說理之不通今案傳文云喪不以制是喪事不以禮非禮可知安得云傳意葬爲雨止禮也明爲雨止則非何爲述范義而違之未及已丑之日也若未及已丑之日而遇雨其葬期有卻者何爲逆書已丑日葬也孔廣森曰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於壙不可四雨而乖有進無退之義又非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遣柩猶未行雨霑服失容自當却改期日此孔氏因徐注揚疏而加詳又知改期日此孔氏因徐注揚疏而加詳又略本王制正義之說以通合左傳王制之文也今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鄭君曰縣封當爲縣窆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孔穎達正義又引許慎異義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左氏說則與王制同以爲此皆謂已發在路及葬也又引鄭君釋廢疾雖庶人葬爲雨止以爲此謂在廟未發也其人君無論在廟在路及葬皆爲雨止故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惟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許慎以爲非也正義又云鄭無駁與許同許引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爲以雨而葬是不行禮何休注亦同孔廣森欲通之於穀梁乃取徐邈說指已發在路不別人君人臣又據王制文謂士以上皆爲雨止則庶人雖未發亦不

止皆不合先儒所論孔又別爲說曰昔魏葬惠王雪及牛目有司請弛期襄王弗許而惠子託爲樂水齧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爲禮是則以大雪比甚雨亦先儒所未言竊嘗論之王制左氏說庶人不爲雨止公羊說兼及卿大夫其言已岐異矣王制下文言喪不貳事亦屬庶人而穀梁此年傳不爲雨止文十六年傳喪不貳事皆言人君之禮則知王制爲記述之疏謬而左氏公羊皆未可用許愼何休鄭君孔穎達及穀梁舊解皆天之也雨有甚不甚葬有未發已發之別傳但大概言之謂葬既小得日於無禮止止則以爲非制耳徐注楊疏孔廣森亦皆失之也

庚寅日中而克葬補曰何休曰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文烝案日中者時加午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補曰疏曰與定十五年日下稷乃克葬二文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公羊曰而者何難也乃時加於午視日下稷爲緩急文烝案公羊意與傳同是難視彼爲緩耳

城平陽補曰杜預釋例曰此東平陽也杜以左氏哀二十七年傳之平陽爲西平陽

楚師伐陳補曰僖之篇楚以之一以敗也自此後始有師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文烝案疏引往月危往之例以爲此朝書月卽是非禮之異文不知正月書月者非必在危例襄公毋以四年七月薨其冬公如晉不月明書月不以其非禮易見無假於月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今以爲夫人則不用此制禮服問有近臣從服唯君所服之語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補曰仲孫蔑公孫敖孫孟獻子也蔑父文伯名穀其叔父惠叔名難左傳是春王使來徵聘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補曰疏曰當爲國名案杜預以爲東夷國故疏從之滅夷狄例時說亦可通但穀梁此處無傳則非國也取邑例時當是取邑諸微者取之如孔說則皆是內稱人之文與入杞伐邾同與取濟西田異未敢定也

八月滕子卒 補曰滕昭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補曰月者爲下卒日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補曰晉成公也公羊曰扈諸有晉之邑也案扈本鄭地不知何時入晉 其地於外也 外謂國都之外及竟外皆外也注專指此文但以國都之外解外字非傳意也地以地名不地以會者成十三年傳曰公大夫在會曰會徐邈謂內君大夫在焉者也此會公不在故不言卒于會傳雖無說以彼傳推之或當然也公羊以爲未出其地故不言會未出其地卽傳所謂未踰竟孫覺從之說亦可通 其曰未踰竟也 傳例曰諸侯正卒則日不正則不日舊說踰竟亦不日然則諸侯不正而與己踰竟無以別之矣案襄七年鄭伯卒于楚同恐後人謂操扈是國故文正與襄二十六年許男卒于楚恐後人謂操扈是竟外故於疑似之際每爲發傳曰未踰竟也補曰此注甚錯謬傳言在外未踰竟者當書日與在竟外者不同明書日爲未踰竟之通例不以正不正論也在竟外而卒苟非明書其所卒之國則正不正悉不日傳舉此以見彼而舊說因謂踰竟不日

大概得之說詳成十三年 此不葬者疏曰蓋魯不會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補曰衛成公也不葬者殺其母弟叔武德亦簒立之比也前無見文故去葬以明之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撰異曰子各本誤作人今依唐石經宋本改正

衣或衰其襦衰者襦在衰也補曰在衰或作在裏說之曰衰襦杜預曰裏衰衣襦短衣也釋名有反閉襦有單襦有要衰懷也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補曰仁人愛君者也公卿宣淫可令聞乎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補曰孔子稱比干爲仁泄冶庶幾近之王肅家語載孔子語謂泄冶不得同比干引詩板篇與左傳文同皆不足據也何休說公羊言泄冶有是似用左傳其作膏肯則以爲無罪蓋以左傳究不可用

眉注坿列

第十一葉十九行左傳四語陳疏所

增訂

郊禘大

以意裨足之

第十二葉六行賓四字

吳縣吳大彬
新陽李文楷 校

穀梁補注十六

南菁書院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宣公經傳第六補注第十六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撰異曰公羊唐石經磨改及鄂本西下有之字誤衍也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齊由以婚族故還魯田爾雅釋親曰婦之黨爲之閎名結婚姻爲兄弟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黨爲姻兄弟郭璞注曰四曰宗族曰母黨曰妻夏侯說禮戴說九族者謂父族四父之姓五屬之內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也身女子子適人有子也母之昆弟也母之女昆弟適人有

子也妻族二妻之父也妻之母也竊以司徒族黨之名皆取聚義小雅兄弟昏姻之何並顯親情各得通稱非無意矣

不言來補曰據鄆讙龜陰田言來公如齊受之也補曰受者受於齊侯也諸言來者皆專使接公之文此田公如齊受之公至自齊而齊人歸之其歸或無專使接公不得言來或雖有專使而以公之親受爲重於此可略亦不須言來趙匡難此傳非也齊西田上加言我者亦以公如齊受之則齊人未歸之前此田已屬我故特加我於歸時以與不言來之義相爲接足傳釋不言來則此意亦兼見公羊以爲言我者未絕於我齊已言取之其實未之齊何休曰齊已言語許取之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如公羊何氏之義則書取既爲虛文書歸亦非實事劉敞駁之是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傳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則此丙辰晦之日也己巳在晦日之下五月之上推尋義例當是閏月矣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言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蓋史策常法文有定例閏有常體無嫌不明故不復每月發傳哀五年公羊傳曰閏月不書此何以書推此言之則春秋固有在閏月而不冠以閏者矣至於閏不告月猶朝于廟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無以言其事故書見變禮補曰徐邈謂日食是三月晦日經冠以四月耳見隱三年范非其論書閏不書閏之義則得之也

齊崔氏出奔衛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何休曰氏者譏世卿也即稱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豈可復以爲舉族死乎鄭君釋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補曰舉盡也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傳傳無譏世卿義直謂舉族出耳益崔氏在位者不止一人今並去國經辭尚簡不可悉書則書崔氏而已此自不得以尹氏爲比左傳以爲崔杼趙鵬飛考校時代疑其非杼爲附會之說家鉉翁亦云

公如齊補曰左傳曰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趙汸曰宣之事公如齊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杜預曰公親奔喪齊恭矣而莫甚於奔其喪黃仲炎曰宣以不義得國舉干乘之魯唯齊是聽孟子所謂人役者也文烝案此蒙上月所以危之非但爲下弒日危之與成十年同

五月公至自齊補曰致亦月者亦危之非但爲下弒日成十一年亦同此往月致月有懼之例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月者蓋爲下齊惠公葬速起補曰疏曰宋師伐滕外事也歸父如齊又不當月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今上有齊逐崔氏之文又非五月而葬明書月爲葬惠公文烝案注速字可刪去疏又非句亦當刪

公孫歸父如齊補曰歸父遂之于于家

葬齊惠公補曰上年不會晉葬於齊則卿往以事晉者事齊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曰王季王子也補曰王子已爲大夫而未受采邑無氏又不得以季繫於王王季猶言周季也左傳謂之劉康公杜預曰其後食采於劉其曰子尊之也于者人之貴稱補曰公羊曰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公羊說是也貴卽尊也爲大夫故尊之加言子尊之言弟也一言弟者天子之尊其弟兄尤不得以屬通也聘問也補曰重釋聘者故備文又王聘終於此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撰異曰繹公羊作嶧案左傳文十三年邾遷于繹此所取孔穎達以爲別有繹邑近在邾都旁或當作嶧爲是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補曰左傳曰初聘于齊杜預曰齊侯初卽位也傳曰伐邾故也杜預曰冬公孫歸父如齊補曰左傳曰侵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齊侯使國佐來聘補曰孔廣森曰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卽悉因其廢禮之實以刺譏當世矣

饑補曰傳例二穀不升謂之饑大水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冬不至饑故彼冬無饑文上不至於無或偶無一穀冬皆不至饑也饑例時○撰異曰本或作飢案飢者假借字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夷陵齊地補曰杜預曰辰陵陳地文丞案陳未葬而稱侯陳靈蔡靈之葬與他例不同則陳成蔡平之稱侯亦與他例不同也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以楚遂主盟故略之甚猶盟齊盟鹿上之意也○撰異曰夷左氏公羊作辰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狄地補曰左傳言郤成子求成於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會于欑函乃晉所以翦赤狄之地不言及外狄也所以異之於諸夏補曰杜預曰欑函在上黨泫氏縣東北文丞案狄服也蓋此會乃預狄服之年滅之之辭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變楚于言人者弒君之賊若曰人人得殺之補曰人人得殺也其刀謹之

者即是眾辭從殺有罪例也孔穎達曰不稱大夫者諸放殺及執他國之臣皆不言某國大夫以人陋卑賤故也文丞案凡殺他國君亦不稱君稍楚之力禍害必深故書月為謹之文丞案下有丁亥此亦稍君皆例耳疏曰其月謹之者不能自討當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據入國乃得殺補曰繫陳而月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不地明是殺之於陳左傳亦曰入陳殺外徵舒於陳也補曰晉人執衛侯不言入衛曰不夏徵舒外徵舒於陳也補曰晉人執衛侯不言入衛曰不先言入陳曰外徵舒於陳觀此兩義信所謂師受而知非以其心意議矣故春秋之徵也惟傳顯之春秋約而不速惟傳使人優柔求之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據徵舒陳大夫不應外雍曰經若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者則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悖逆楚子之得正補曰討得其罪不可不明其義此即論語請討齊陳恆之意與下各自為義也公羊以為貶楚子稱人不與外討又以為雖內討亦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實與而文不與是不達事理之言當以下傳所云猶可者為定論也傳於城楚臣云不與齊侯專封解經書城而不書衛遷之意書城仍非譏也文既不與何由知其實與趙匡曰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文以許之乃是文與何得云不與乎

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討賊無罪也

何用弗受也補曰據討賊可受不使夷狄爲中國也楚子入陳納涅柄制其君臣僎倒上下錯亂邪正是以夷狄爲中國補曰注非也夷狄謂楚也爲治也治亦討也以夷狄治中國而討罪不可以訓故於此還從弗受常例若不使得然苟非夷狄則須有特異之文以當入文矣此與下事又不相涉下事下自見義六經奧論曰穀梁解經大氐在於尊王室抑外夷明賞罰此三條備之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撰異曰寧納者內弗受也補曰重發傳者彼納公羊作齊

君此納大夫嫌異故也大夫之不能民而討猶可雍曰輔相鄰國有不能治民者而討其罪人則可而曰猶可者明鄰國之君無輔相之道補曰注言不能治民其理是其說非也能讀爲柔遠能邇之能鄭君詩箋曰能猶伽也伽與如通謂伽順也不能民者不順民也王念孫曰書言不能厥家人左傳言不能其民不能其民不能其民者也言爲他國討賊之道若但大夫不能外內公羊言不能乎每事問義文烝案人之不順民者謂繼世之君未順乎民以之輔人則猶可若如下所云入人以制人則不可也猶字義當如注說孔穎達王制正義曰魯無弓矢之賜陳恆弒君

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簒逆亦得專征伐此足與傳相證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制人者與君臣上下補曰上下卽君臣制之則不得其道矣疏曰麋信云二人之上下補曰上下卽君臣制之是也或當上有入陳之文下云二子不繫陳者以其涅亂明絕下云于陳故省文耳無義例文烝案麋氏非也疏是也陸淳間於師曰討徵舒正也故書曰人許其行義也入人之國又納涅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非正也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介無遺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張洽曰聖人予善之宏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游夏不能與者也程端學以爲視其所以者當觀其所由書殺於前書入與納於後其由來者顯矣○案莊王入陳縣陳因申叔時言復封陳此事左傳所載也史記陳世家曰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王肅家語因之夫使此言果夫子之言何以經文絕無所見經但言入不言滅於縣陳封陳之曲折無以言之也司馬遷所謂孔子讀史記者乃當時公羊家謬說所謂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者也以爲春秋不專據魯史記者也卽此以觀益知其言不足信大氐秦穆楚莊春秋以爲夷狄而略之皆未嘗賢之亦不以霸待之自二國曰強競相追美左氏之論稱秦穆之霸而於百里奚孫叔敖皆樂道焉遂滋後人

之紛紜矣風俗通及趙鵬飛家鉉翁趙汸皆嘗論之學者當據穀梁二伯之文以明春秋專家之學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傳例曰失德不葬君弑賊不討不葬以罪下也日卒時葬正也靈公淫夏姬殺泄冶臣子不能討賊踰三年然後葬而日卒時葬何邪泰曰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故君子卽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稱國以殺大夫則靈公之惡不嫌不明書葬以表討賊不言靈公無罪也踰三年而後葬則國亂居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卻則書時不嫌補曰注楚已討之三句本公羊疏曰未五月謂之卻言葬有前卻則書月以見故今三年始葬非是小有前卻故書時不嫌也文烝案書月見故者雖適五月亦書疏非也此注踰三年而以下當改云文承上事則有故居可知矣故書時不嫌亦鄭莊公不日之例也劉敞曰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之後則葬得書陳靈公是已凡君弑賊不討不敢葬父弑讐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苫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補曰韓非淮南子並曰楚莊王勝晉於河雍卽灘也疏曰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文烝案此晉荀林父救鄭之師也左氏公羊同左氏以爲晉得以救鄭書高渾然曰若書救鄭及楚戰似楚圍未撤鄭守未下晉以戰爲救皆非事實矣績功也補曰功利民也孔廣森曰敗績猶周禮言師功事也補曰轉相訓爾不功曰績事也

曰其事敗也補曰疏曰舊解此戰事書曰者爲敗之故也特於此發之者二國兵衆不同小國之戰故特發之徐邈云於此發傳者深閔中國大敗於彊楚也今以曰爲語辭亦足通也但舊解爲曰月之日疑不敢質故皆存耳文烝案徐說是也曰當音聿左傳例曰大崩曰敗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補曰傳以蕭爲微國滅例中國曰宋之國楚莊夷狄之盛故進卑國月此在月例日者蓋以蕭近德故書日文烝案徐說以晉滅潞氏推之但此無以其君歸之文未必於君身取義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衛地補曰案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皆大夫也

稱人者蓋以晉師新敗霸業已衰故略之既著同外楚文則無嫌爲卑者

宋師伐陳○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宋師伐陳者案諸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

衛人救陳補曰疏曰此不言善者衛宋同盟外楚今反救陳不足可善故傳不釋文烝案此是傳略不具耳經論其大義不屑屑諭之衛人救陳楚人救衛楚公子貞帥師救鄭皆善也趙孟何曰讀春秋者不可於細事上求是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覬曰前後無齊衛交怨之事

夏楚子伐宋補曰自九年以來連書楚子凡八事莊王會盟征伐皆身親之李光地曰見中國政在大夫宜其不競於楚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撰異曰穀一本作穀唐石經磨改作穀左氏公羊作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補曰疏曰徐邈云圍例時此圍久故書月以惡之文烝案月或爲下葬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補曰地以宋者與僖二十七年同說高澍然曰僖會盟于薄復會盟于宋歸父會于宋宋東北與魯接壤懼楚師及已故先納款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補曰月者例也平之正例內外皆月○撰異曰陳岳春秋折衷曰左穀宋人及楚平公羊作及楚人平陳氏說案左穀皆作及此無內文嫌有異平者成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外內異也案當云善其量力而反義也各自知力不能相制反共和之義補曰小國事大國大國不以小國嫌有異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補曰上下謂君及臣民左氏賈逵注曰宋見圍凡九月外無隻輪匹馬之援內有析骸易子之變宋人知怨之不可以結也故請和於

楚以求平楚人知忿之不可以恃也故受之不可以恃也故受外平不道補曰不宋之和而與之平二國之平眾所同欲也外平不道者經例因史例也吾人謂大夫歸父補曰此猶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外釋不志以公之與之盟目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撰異曰潞字國語或無水滅國有三術術猶道也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卑國謂附庸之屬襄六年傳曰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此謂三術補曰疏曰中國日者衛滅邢之類是卑國月者無侯人極齊侯滅萊之類是夷狄不日者楚滅江黃吳滅州來之類是此不云夷狄時而云不日者方釋潞子嬰兒書日之意故云不日文烝案傳特發例於此者因變例以明正例此論經例耳舊史則皆日也疏論滅萊非也萊本夷狄非正例滅州來當改爲滅巢其曰潞子當爲日月之日謂以賢故進書日也許頴胡例也既日之故亦名之與四君同若夔滅在時例則夔子不名矣若然書名者與書日之文相足書日爲賢則書名非絕之乃與常例異賢書名以見滅國所謂善惡兩舉其說未是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補曰兩下者兩臣相殺也辭不得稱人故亦不得言其言其則不辭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補曰詐稱曰矯以非兩下忿怒故志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謂言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知以王命而殺之補曰以王命殺則何志焉補曰以王命殺則是王殺也左王命殺是之謂當上傳記晉殺胥童齊殺高厚莒殺意恢楚殺郤宛之等未嘗非矯君命而經概從君殺之文是其比也但春秋多記列國殺大夫而王殺此外不見或以列國之殺爲天下主者天也曰爲專殺而王殺則異蚡改又據以問

萬物本乎天繼天者君也補曰天之子取尊稱於人以言受命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苑子夏曰君臣皆惡至於矯殺故不可不志劉向說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之事也有漸以至焉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補曰則國家從之申足上意也沈棐曰見天子之柄非獨不行於諸侯而且不行於卿士矣上下相夷王室益衰不可救止文政亾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杞邑補曰依公羊字卽隱四年昭五年之牟婁也當云莒邑○撰異曰無公羊作牟

初稅畝補曰急就篇種樹收斂賦稅顏師古曰斂財曰賦斂穀曰稅田稅曰租王應麟曰漢志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文烝案依巨甲三軍例此亦當月但國以民爲本今改舊法厚斂於民內之大惡較彼二事爲甚故略不爲謹月文若是國之常事哀用田賦亦同此也初者始也補曰亦始也著爲令古者什一百畝以其五口田十畝以爲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婦佃田一夫一婦爲耕百一十畝補曰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何休曰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姚鼐曰一在什之外凡傳記言十一而稅則一在十中言什一而藉及徹則一在十外文烝案漢高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以後常三十而稅一以爲定制蓋郡縣之天下其用較古爲儉古者千里之畿五等之國其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饔餼百官有司委曲煩多必什一然後足用自堯舜已然矣藉而不稅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邊曰藉借也謂借民力以藉爲賦藉理亦通文烝案王制孟子皆有此語初稅畝非正也補曰言穀出過藉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補曰六尺爲步三百步者謂廣與長也九章方田術依秦漢之制畝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周制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廣

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九百畝大戴禮王言亦曰三百步而里里者謂方里故孟子曰方里而井以上韓詩外傳盡同也開方之數即積其里之方之數而乘之如王制云州方千里則其積百萬里矣四海之內九州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則其積九百萬里矣書皐陶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則其積二千五百萬里矣至於自此至彼如傳云緜地若干里某去某若干里者但據一邊袤長不計積方又但據人跡屈曲非計鳥路徑直當分別觀之也井田二字於文皆象形井謂之畫畫字下亦象田四界古者畫九州畫井其始也八卦六書皆取畫名又轉爲繪畫九數之序則先方田明井田爲萬法本故易說曰井法也下文井竈之井蓋因井田得名易卦有井指其物言之易說訓法本其始有井象構韓形巒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豈唐虞前言之說文字作井云八家一井許氏以井竈爲本義殆失之伯益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餘二十畝家各二畝半爲廬舍補曰孟子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何休曰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其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

公田居一

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

私田稼不善則非吏

秀實爲稼莖節爲禾毛詩傳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此稼謂禾稼也田畯者爾雅曰農夫也毛詩傳曰田大夫也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補曰說文曰禾之

田稼不善則非民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私也補曰孟子曰初稅畝者非公之民民不肯盡力治公田故公無恩信於民也

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

補曰疏曰何休云宣公無恩信於公家履畝者稅取之故曰履畝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十之一也傳稱與民已悉則徐言是文烝案徐說以爲什二杜預亦以爲然漢書五行志劉向云是時初稅畝畝稅就民田畝十取一是與民已悉孔廣森曰去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畝稅就民田畝十取其什之一近貢法也或以爲什二於公田同與杜徐說異姚鼐曰謂去公田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用田賦以後耳案趙鵬飛呂大

圭說並同此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悉謂盡其力補曰自古有者公田爲居八家共居補曰中田有廬何休曰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案上文去公田句當如劉趙呂姚孔之說若不知公田實耕八十畝則其義不明故傳復言此井竈葱韭盡取焉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補曰疏曰損謂減損也五菜者世所謂五辛之菜文炊皆養生所重居之所急葱韭之屬當如注說何休曰種穀不得種一穀宜種者多舉以該其餘當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尚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此二句又以發上未盡之意故三稱古者○何休又論在邑之事曰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閒求詩鄉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

冬蝝生補曰爾雅曰蝝螟蜮蜀說文董仲舒說蝗子也劉向亦謂蝗始生何休曰始生曰蝝大曰螽蝝非災也補曰此非字是非之非也言蝝不足爲災例所不志也公羊曰蝝生不書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凡春秋記災未有言生者蝝之言緣也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補曰注說失之言今所以志蝝者責其以稅畝貪利之惡而致此蝝則足爲災故志之也責者經責之公羊曰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公羊意與傳合傳上言非災下言非稅畝之災文意與襄六年傳上言非滅下言非立異姓云云正同許翰曰觀乎災異則見政事觀乎政事以知災異是謂念用庶徵數語可與傳相發

饑補曰此饑由秋螽螽不甚而饑矣○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羊無此經案今公羊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邑也滅夷狄時賢嬰兒故滅其餘邑猶月補曰疏曰非國而云滅者甲氏留吁國之大邑而晉盡有之重其事故云滅留吁言及者蓋小於甲氏文丞案滅國獲君既日之故滅邑月之

夏成周宣榭災成周東周今之洛陽宣榭宣王之榭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傳例曰國曰大邑曰火補曰疏曰不言京師者爾時成周非京師故也公羊傳云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之故范亦同之文丞案何休曰宣王之廟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孔廣森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成周者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爾雅郭璞注曰榭即今堂隍○撰異曰榭本或作謝公羊作謝災左氏作火

周災不志也補曰疏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文丞案疏至字乃怨之誤謂徐本無不字耳徐本是也外災不志而宋為王者後則志周災則志皆是經例因史例也徐云重王室其義允當蓋范本誤衍猶志況不字也劉敞曰宋災猶周災乎所駁雖是失之不考其曰宣榭何也補曰據外災之例皆不別所燒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故貴其器補曰公羊曰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

爾何休曰宣王中興所作樂器文丞案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宣王承亂更作之今存石鼓十形如鼓耳非樂器然亦宣王作器之證矣陳倉石鼓始見於劉昭引三秦記或謂秦文公物亦近之然鼓文鼐剛昌卓圍五字固籀文也

秋郯伯姬來歸為夫家所遣補曰傳例反曰來歸在成五年左傳曰出也公羊曰大歸曰來歸何休曰嫁不書者為媵也來歸書者後道或時為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文丞案何氏於紀叔姬實媵不得為嫡也鄭君復立為夫人杜預說左氏亦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繼室者攝治內事酒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也啖助曰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為君也此即賈逵適世子之說劉敞亦云

冬大有年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補曰莊侯甲午之子甲午卒不書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補曰徐彥引顏安樂公羊說以爲十四日日食孔廣森曰案史記漢文帝二年亦十二月望日食陰陽之異意測者但傳無明文未知顏氏所本容有非可理度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己未亦閏月之日閏也說見隱三年日食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斷道晉地補曰非不會故重舉於此以包之幷包下蟲牢馬陵蒲城柯陵虛打之類補曰重發傳也疏曰不於清丘發傳者清丘魯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補曰叔肸諡曰惠伯見杜預釋例世族譜蓋據世本凡公子不爲大夫者不卒時重肸賢隆其恩禮比之大夫爲之諡遂立叔氏故史得記卒也不言公之弟者以賢舉不從緩辭例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補曰賢之故稱弟又不爲緩辭又加字其賢之何也宣公殺子赤叔肸非責之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言無所至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宣公與之財物則言自足以距之補曰室家治生之道亾求有有求多今曰我足雖是距斷亦所謂古之沈冥常內足於懷織屨而食織屨賣終身以易食非之則同不食宣公之食補曰下食謂祿也秩也江永曰食與祿通言之則同分言之有田者爲祿無田者授之粟爲食周禮司士以功詔祿以久奠食是也食亦名秩左傳惠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明散宮無田詹父有秩也文烝案叔肸不食宣公祿秩又合於伯夷叔齊之用心何休引論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劉敞引論語作者七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秦繆公亦賢君也以取貴乎春秋秦曰宣公弒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補曰以是爲通恩者謂不去也疏曰衛侯之弟專去君傳云合於春秋此不去君云取貴於春秋者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專以衛侯惡而難親恐罪及己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恣故得合於春秋此叔肸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祿食又是孔懷之親不忍奮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

俱暢故取貴於春秋叔脂書字專直稱名者叔脂內可以明親親外足以厲不軌比專也賢乎遠矣故貴之稱字專雖合於春秋無大善可應故直書名而已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補曰不致者惡事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繒子于繒補曰賈逵曰邾使大夫往殘賊之文柔案稱人者亦從眾辭例言戕則見邾惡非見繒罪可知眾辭無所嫌也執用曰戕月非必為下卒日○撰異曰此二繒字或作鄫戕猶殘也椓殺也椓謂捶打殘賊而殺之也地于繒者義相近詩鄭箋直言戕殘也是以為本訓公羊言猶舊從手今改從木說文曰椓擊也椓字舊雅曰椓椓杙也顏師古急就篇注曰殘賊而殺之也椓杖也字林亦云木杖廣雅曰椓小椓也今俗呼為神椓言可藏於懷袖之中也後漢書禰衡傳曰手持三尺椓杖說文木部或作大杖蓋誤也杖為椓杖之亦為椓猶言言授之繫以繫其馬其義相因邾人杖殺繒子此殘之實音義曰椓或作撰普木反亦通注打字亦

當从木說文曰撞也宅耕切椓椓打皆正俗字地于繒者明在國都楚子虔誘蔡侯般虔之于申則不於國都也不名者趙汸以為繒子卒不志於魯此特以戕死錄故不名

甲戌楚子呂卒商臣子莊王補曰楚始書卒楚卒皆日皆不葬不名義見成十四年注○撰異曰呂左氏公羊作旅案書律厤志曰呂以旅陽宣氣又曰呂夷狄不卒補曰疏自此以前莒之聲與呂為一字旅也說文从肉旅聲之類十四年注○撰異曰呂左氏公羊作旅此以前吳楚君也文烝案自此以前莒君亦不卒秦穆公亦不卒疑惟吳為史所本無卒少進也明莒吳皆同例秦亦然也卒而不日補曰疏曰據吳諸君也文烝案莒卒亦皆不日滕始亦不日秦始亦不日皆夷狄之莒卒因史之日少進也補曰明滕與秦皆同例也滕秦舊疑其餘不然始終日此其異也夷狄所以有少進例者能脩政刑行事中夏不得不漸進之日而不言正不正簡始不日終日莒吳始終不日楚之也中國君日卒正也不日不正也今進夷狄直舉其日而不論正之與不正補曰簡略也亦明滕與秦皆同例也略之者既別於中國亦因其政俗異宜難以周禮責如楚國之舉恆在少者晉叔向以棄疾為居常矣此傳為滕秦楚莒吳五國書卒者發通例亦向以棄疾為居常矣此傳為滕秦楚莒傳文之簡而有條如此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莊嫌成承所嫌之下故各發傳文烝案路寢唯此三文故傳備釋成篇較略此最略傳路寢二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補正

歸父還自晉補曰疏曰大夫執則致歸父非執而書其還者爲出奔張本也直名不氏者凡致者由上致之故例名今不書歸父之氏明有致命之義也文烝案遂卒以言仲爲疏慶父來以直言仲孫爲疏知此還非以直名爲疏者此還爲奔而書事在奔例無取疏義明當從常文言公孫特以文在還自晉之上事未畢而若畢得有致命之義而去氏也各本此經下衍至檉遂奔齊五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

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補曰疏曰異也文烝案事畢者至國之辭而中路被逐傳重發以起下也范於事未畢也下注曰莊八年秋師還是也八字與人之子守其父之贅甚滯甚今刪注唯此一處

人之子謂歸父子也言成公與歸父子共守宣公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捐棄也奔猶逐也言成公棄父之殯逐父之使使謂歸父也父命未反而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補曰喪不貳事況於逐父之使乎緩喪不孝謂之奔父春秋之意也亦各本誤作以今依唐石經余本胡安國傳俞皐本程端學本義李廉會通本改正

至檉遂奔齊杜預曰檉魯竟外故不言出補曰疏曰重發遂例云在外也○撰異曰檉左氏作筮

遂繼事也補曰疏曰異於歸父奔不謹曰異於歸父奔不得同於繼事也文烝案并見此意也必從繼事例者嫌出奔不得同於繼事例則不得曰傳其不惡歸父左傳臧宣叔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此定論矣高澍然曰書遂著聞亂而奔之迹非若敖奔莒之前定也

眉注坿列

第九葉十四行五服即是九州而方五千里較之方三千里幾三倍何歟故謂要荒二服夷蠻之地甚寬而周之楊荆二州悉爲要荒也州亦時有之終無以知其審也孟子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與王制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三十六終

吳縣吳大彬 太倉畢長慶 校